

●奇零草（三）

明鄞张煌言玄着撰

己亥元旦（己亥）

海上观灯，限「十五删」、「十五咸」二韵（己亥）

闰元宵（限「十四盐」）（己亥）

闰元宵排律十四韵（己亥）

泊马蹄巖戏成（己亥）

泉穴鱼（己亥）

代内人狱中有寄（己亥）

拟答内人狱中有寄（己亥）

闻贵阳失守（己亥）

得徐闇公信，以「交行诗刻」见寄二首（己亥）

会师东瓯漫成（己亥）

江上闻笛（己亥）

师次观音门（己亥）

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己亥）

师入太平府（己亥）

姑孰既下，和州、无为州及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庐江、舒城、含山、巢县诸邑相继来归（己亥）

驿书至，偏师已复池州府（己亥）

师入宁国，时徽郡来降，留都尚未克复（己亥）

间行杂感二首（己亥）

经乌江二首（己亥）

枞阳谣二首（己亥）

黄湓谣二首（己亥）

新安溪行（己亥）

寄宿石塘庵，与居人道定西侯往事（己亥）

生还四首（己亥）

海滨居民闻予生还，咸为手额；且以壶浆相饷。余自惭无似，何以得仆还（己亥）

月夜，同陈文生过黄粹伯留酌（己亥）

赠陈文生侍御返命闽峤（己亥）

苦饥（己亥）
庖焚（己亥）
萍踪同邱含山感赋（己亥）
送邱含山还长亭山房（己亥）
得姚兴公书，以「舫音集」见寄（法号独耀公）（己亥）
卜居（己亥）
溪行二首（己亥）
岛居八首（己亥）
索居岛上，童子折梅来献，喜而有赋；限「十三元」二首（己亥）
赋得「相逢俱是岁寒人」（己亥）
立春用杜韵（己亥）
己亥除夕
庚子元旦驻师林门（庚子）
庚子新正二日，坐雨岛上（庚子）
游小罍草庵（庚子）
得朱子成书（庚子）
寒山（庚子）
闻监国鲁王以盗警奔金门所（庚子）
赠张书绅还钱塘（庚子）
上巳书怀（庚子）
春晚（庚子）
重过桃渚（在台州临海县）（庚子）
复屯林门（庚子）
中秋有怀（庚子）
步韵和曹云霖「浯岛秋怀」二首（庚子）
秋夜舟中听雨（庚子）
新河口雨泊二首（庚子）
愁泊（庚子）
长鲸行（庚子）
次韵酬林荔堂（庚子）
岁暮得蒋馭鸿信，兼见其新制「寄赠」二首（蒋旧授御史，今入道）（庚子）
岛上祀灶（庚子）
辛丑元旦，伪虏僭号已十八年矣（辛丑）

见友人「咏怀」诗有感，遂依韵和之二首（辛丑）
春岛雾雨，次壁间旧韵（辛丑）
雨中寒甚，再叠前韵（辛丑）
送黎大行，濒行以途穷为恨，赋诗见示；仍用前韵答之（辛丑）
维扬姜、张二友浮海来晤，赋赠（辛丑）
伪庭小汗天亡，复以六岁余孽僭号擅位（辛丑）
春暮，怅然有作（辛丑）
三月十九，有感甲申之变三首（辛丑）
得徐闇公书，为之喟然（辛丑）
促织（辛丑）
寄张书绅，时闻在越（辛丑）
送黎大行南访行在（辛丑）
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郟阳（辛丑）
秋日传蜀郡克复、琼海反正，喜而有赋（辛丑）
感事四首（辛丑）
三过沙关（辛丑）
沙关感怀（辛丑）
送罗子木往台湾二首（辛丑）
愁心（辛丑）
莫指（辛丑）
南国（辛丑）
杂感三首（辛丑）
挽董天监孝廉（辛丑）
梅花，和中峰大师韵四首（辛丑）
辛丑长至，舟次祝圣二首
辛丑除夕，行营沙关
壬寅元旦，军次仍行祝圣礼（壬寅）
元夕金乡道中（壬寅）
元宵舟次，步宾从韵「鱼」字（壬寅）
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春燕来巢于舟，有感而作（壬寅）
春心（壬寅）
北回示将吏（壬寅）
○己亥元旦（己亥）

海云冉冉曙光催，百穀新□旭日开。筮得革来原遇己，春从腊至似方孩。
声灵共识尊中夏，气象初惊动上台。自笑封侯安有骨，为言强仕更徘徊！

○海上观灯，限「十五删」、「十五咸」二韵（己亥）

岛屿微茫午夜闲，鱼龙漫衍出尘寰。兰缸射水翻星汉，莲幕传烽破玉山。
香拥虹桥千里外，芒寒蜃市九霄间。遥怜歌舞长安地，银钥今霄自不关。

极目沧波明镜函，火珠独见烛龙衔。蛟人夜贡珊瑚树，云母春开锦绣帆。
金谷未须夸富贵，瑶池应不隔仙凡。自来三五传柑胜，莫惜霞觞付酒监！

○闰元宵（限「十四盐」）（己亥）

每惜春宵未可淹，天留倒景上元添。灯球前度何时再？箫鼓平分此夜兼。
灵雨故迟桃李候，春风仍入柳梅占。不愁晓箭相催急，只恐金吾令已严。

○闰元宵排律十四韵（己亥）

献岁杓频指，良宵箭独稠；东皇添玉历，南陌驻银钩。萸荚应双吐，椒花
已两浮；小年灯市永，午夜漏声悠。月令初中节，风光第几筹？蟾辉看倍皎
，莺语听全流。复拟传柑会，偏宜秉烛游；流黄连夕怨，拾翠隔旬愁。柳弱先
披拂，梅寒故逗遛；乾坤分正闰，夷夏辨春秋。只此尊天统，因之念帝忧；耗
磨何足论，伏腊岂相谋！金钥方重辟，银缸可再篝？香尘还冉冉，歌吹几时收
！

○泊马蹄畧戏成（己亥）

问马蹄，春风陌上走铜鞮；误被秦皇驱入海，玉勒金鞍不敢嘶。龙媒自是
波间种，何用天闲锦障泥！

笑马蹄，骨亦千金志千里；追风逐电何处来，却与鲸鲵斗江水。安得飞腾
去渥洼，依然负图献天子！

○泉穴鱼（己亥）

南有鲋鱼，实生泉穴；臣于鼃君，鳖行仰沫。水族失欢，暴腮勿活；岂其
攫鳞，贪饵故绝。

○代内人狱中有寄（己亥）

国破已饮泣，家破复问关；自君之出矣，妾嫠君亦鳏。儿女虽有情，不在
别离间；上堂洁脯脰，下堂代斑斲。知君驱汗马，岂敢怨红颜！夷官张罗网
，忠义委草菅；奄忽大椿谢，君滞沧海湾。兀然生死魂，并作蛟珠潜。君行宝
肤发，奔跣安所还；妾自感百罹，飞蓬任双鬟。衰门既零落，空闺谁贞艰？哀
哉井臼妇，终年困狴犴。非不轻微生，将雏实且孱；圜扉滋味恶，磷青碧血殷
。古称东海妇，严霜暑路班。胡天尝梦梦，莫辨罹与环；如何贯索星，独照望
夫山！视彼磨笄峰，高名良可攀；难将妾巾幗，往佐君羽纶。报君还祝君，旗
常树人寰！

○拟答内人狱中有寄（己亥）

盛年不惜别，客久始怀惭。我非蓬蒿人，江湖遂屡淹；况复避豺虎，谁能解征衫！孤雁自西来，仿佛堕书函；书中寄珍重，书外泪重缄。恍中秀，吞声写素缣；卿今陷虎穴，双鱼何从探！珊珊魂魄来，关河谅非谖。棘林魑，骨肉各生嫌；瘠子亦囊头，狼狈形影兼。忆我初行役，兵戈未戒严；驱驰悲九折，辗转岁华添。白云空缭绕，长此伤乌衔；水鸥虽忘机，安得比鸛鹑！名教自束躬，柔情非所耽；怜卿持门户，鼎俎心已甘！丰狱有埋剑，紫气若烟炎。莫邪独掩抑，干将惨不銛。神物庶终合，造化焉能歼！生当挽鹿车，死当驾云骖。

○闻贵阳失守（己亥）

百粤河山已自愁，播迁此日更堪忧！方传檄杙从南甯岂意櫜枪自北流！险阻莫能关象郡，炎荒何处割鸿沟！一成赖有滇云在，卷土谁为借！

○得徐闇公信，以「交行诗刻」见寄二首（己亥）

天南消息近成虚，一卷新诗当尺书。谁看坠鸢偏击擢，似闻鸣犊竟回车。蛮夷总在天威外，越嶠应非王会初！读罢瑶篇还涕泪，行吟何独有三闾！

瘴海谁堪汗漫行，知君五月在舟程。鯤人鼓鬣惊涛暗，乌鬼含沙宿雾生。温峤已乖归阙望，张骞徒负泛槎名！武陵溪畔桃源客，故节依然苏子卿。

○会师东瓯漫成（己亥）

瓯越江声动鼓鼙，霸图南北似鸡栖；谁为揖客称司马，独将游兵是水犀。箸借自来非为汉，瑟操犹恐未工齐。十年种、蠡成何事，敢向人前说会稽！

○江上闻笛（己亥）

江涛日夜堆云屋，有酒难向江濑漉。忽闻笛韵横江来，金山数峰爱青簇。笛声不似水声幽，声惨潮生响飞瀑；月痕淡洗天为空，一曲潇湘醒倦目。亦有羈人青雀舫，稳载客愁二千斛；起舞鸚鹄江影底，四顾茫苍复恸哭。独汲江心水一盂，活火烹来涤烦燠；余情嫋嫋笛转清，拍手长吟和孤竹。歌者有意吹无心，嘈然那分竹与肉。嗟嗟江上听笛人，独抱琵琶就人宿。知音若我世所稀，邻舟逋客眠初熟。

○师次观音门（己亥）

楼船十万石头城，钟阜依然拱旧京。弓剑秋藏云五色，旌旗夜度月三更。中原父老还扶杖，绝塞河山自寝兵。不信封侯皆上将，前茅独让弃繻生。

○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己亥）

元戎小队压江关，面缚长鲸敢逆颜。吴楚衣冠左衽后，萧梁城郭暮笳间。王师未必皆无战，胡马相传已不还。寄语壶浆休怨望，悬军端欲慰民艰。

○师入太平府（己亥）

天骄取次奉冠裳，畿辅长驱铁裊裆。王业昔谁开采石，霸图古亦起丹阳。
百年礼乐还丰、镐，一路云霓载酒浆。此去神京原咫尺，龙蟠虎踞待重光！

○姑孰既下，和州、无为州及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庐江、舒城、含山、巢县诸邑相继来归（己亥）

干将一试已芒寒，赤县神州次第安；建业山川吴帝阙，皖城戈甲魏军坛。
东来玉帛空胡虏，北望铜符尽汉官。犹忆高皇初定鼎，和阳草昧正艰难。

○驿书至，偏师已复池州府（己亥）

赤羽飞驰露布譱，铜陵西去断胡笳。横流锦缆空三楚，出峡霓旌接九华。
歌吹已知来泽国，樵苏莫遣向田家！前驱要识王师意，剑跃弓鸣亦漫夸。

○师入宁国，时徽郡来降，留都尚未克复（己亥）

千骑东方出上游，天声今喜到宣州。威仪此日惊司隶，勳业何人愧彻侯！
旧阙烽烟须早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遗民莫道来苏好，讲恐疮痍未可瘳！

○间行杂感二首（己亥）

铁幢才解又芒鞋，姓氏逢人且自埋。夜踏巉岩惊伏虎，朝披雾露避群豺。
乾坤苍莽投金濑，径路萧凉阻玉阶。赢得风衣兼雨帽，相看不是旧形骸！

一椎可奈误秦车，萧瑟秋风圯上书。伏匿那能忘铁马，潜游犹觉负银鱼。
荒村云扰难敲枕，单衲霜深已敝裾。总是姓名随地变，任呼牛马亦何如！

○经乌江二首（己亥）

楚歌声里霸图空，匹马归来势自雄；四百年余炎火断，谁知隆准一重瞳！
旌旗垓下亦堪翻，战士其如忆故园；纵向江东收烬去，应无子弟到中原。

○枞阳谣二首（己亥）

八尺风帆百丈牵，枞阳湖里去如烟；江南米价秋来长，喜杀桐槽卖稻船。
沿湖下网荡湖船，网内纤鳞锦样鲜；灯火湖边儿女笑，鱼秧种得不须田。

○黄湓谣二首（己亥）

妾家生小住黄湓，乱挽乌云铲着禪；九月鱼腥湖上熟，自摇兰桨过前村。
黄湓贾客百金装，湓口长年醉索郎；闻说江干烽火急，停桡一曲「古襄阳」。

○新安溪行（己亥）

曲曲溪流面面山，青峰千折水千湾；山亭拥雾遥疑塔，水碓舂云巧作关。
越榜下滩双桨疾，吴盐到界一帆闲。却看两岸枫林晚，似送离愁照客颜！

○寄宿石塘庵，与居人道定西侯往事（己亥）

汉腊谁留十五年，琴亡岛屿尚苍然；野人偏爱甘棠树，义士犹吟「华屋篇」。
海有浮鸥怜后死，村无眠犊忆前贤。请看缙岭今宵月，可得将军勒马还！

○生还四首（己亥）

落魄须眉在，招魂部曲稀。生还非众望，死战有谁归！蹈险身谋拙，包羞心事违。江东父老见，一一问重围。

痛定悲畴昔，江皋望阵云。飞熊先失律，骑虎竟孤军。卤莽焚舟计，虺隤汗马勳。至今频扼腕，野哭不堪闻！

本以扬旌去，胡为弃甲旋！名城空绣错，故老尽株连。百折终何补，千秋倘复怜！亦知收烬易，萧索愧金钱。

奔北谁能殿，图南我亦迷；翻令百步笑，未得一枝栖。孤岛摇烽燧，登坛恃鼓鞞。风云蹉跌后，无计展霜蹄！

○海滨居民闻予生还，咸为手额；且以壶浆相饷。余自惭无似，何以得此于輿情也（己亥）

虚名浪说逐群雄，垂翅何心得楚弓。每把金鱼羞父老，岂应竹马笑儿童！衣冠不改秦时俗，鸡黍相遗晋代风。正觉渔樵多厚道，不将白眼看途穷。

○仆还（己亥）

仆贞良不易，旅琐更为难。已任辞鞿去，还同恋栈看。敝帷原有待，堕履未应拚；自是无银鹿，犹胜形影单。

○月夜，同陈文生过黄粹伯留酌（己亥）

为妒秋容爱晚行，明河如练月初更。当关忽报双筇过，入座先惊一榻横。此夜冰壶堪濯魄，谁家纨扇独关情！风流笑杀黄山谷，厨传居然阮步兵。

○赠陈文生侍御返命闽峤（己亥）

益部今何似，孤悬一使星。满思匡汉室，虚拟乞秦庭。鹤立孤臣泪，龙潜旧主灵。倡予还和汝，天梦倘然醒。

恨别还如昔，忧危较独多。孤槎偏局踣，故节已蹉跎。羽翼犹吾否？须眉奈尔何！南阳雄虽在，努力向溱沔！

○苦饥（己亥）

登彼三神山，慨焉思遐举。芦荻风萧萧，白石不可煮。绝粒固所宜，踣踣伤徒侣。骧首视乌鸢，青天吓腐鼠。不念山中人，餠罄亦壘耻，岂乏稻粱谋，卑栖因铍羽。安得有蕨薇，疗饥待明主！

○庖焚（己亥）

已自伤余烬，何劳厨传灾！早应防厝火，空复冀燃灰。鼎俎浑轻掷，盘盂且尽隤。明朝添菜色，那得爨烟开！

○萍踪同邱含山感赋（己亥）

萧瑟干戈事，浮踪已似萍。半床留破席，一室欠疏棂。霜月窥人白，渔灯入夜青。天涯知己在，犹自叹零丁！

〔人物考略〕

邱含山：名子章，一字梅仙；浙江鄞县人。九岁，即援笔成文。寻为诸生，而卒不得一第。及鲁王监国，以荐，授中书舍人。江上师溃，从亡入舟山，复从至厦门。已而转辗迁徙，难一二记。最后，教授东洞庭山中。归则年已七十矣，未几卒于家（「鄞县志」有传）。

○送邱含山还长亭山房（己亥）

投老犹垂橐，忘归未拂衣。江山双泪迸，家国寸心违。作客悲王粲，为郎忆紫薇。入林还怅望，吾道已全非（邱旧任中书舍人）！

○得姚兴公书，以「舫音集」见寄（法号独耀公）（己亥）

何处纤鳞至，琼云落满函？虎溪闻卓锡，鹭岛忆归帆。诗律随人老，禅锋已不凡；惭予尘梦在，兀兀趁征衫。

救世嗟无具，为僧亦自嘉。只愁新旧雨，总属暮朝霞。枫落江烟淡，梅横溪月斜。何时双舄下，相对饭胡麻！

○卜居（己亥）

荒洲小筑笑焚余，结构新茆再卜居。性僻故贪鸥鹭侣，地偏犹偈虎狼墟。寒芦瑟瑟秋张乐，宿火荧荧夜读书。正忆普天方左衽，此身那得混樵渔！

○溪行二首（己亥）

扶筇到处见山晴，峰色溪光次第迎；满径莓苔人语静，画眉宛转两三声。小立寒林意独醒，清泉石窦自泠泠；拨云更望前溪去，树底飞来一片青。

○岛居八首（己亥）

天地劳何甚，空山足息机；玄黄悲鼎沸，苍莽看帆飞。误世芙蓉剑，撩人薜荔衣；迷途知未远，还复卧皃矶？

岛事几沧桑，何劳更辨亡！人能扶日毂，我且挟云囊。傲骨甘鸥鹭，雄心怯虎狼。诛茅还辟土，海外有封疆。

古贤多大隐，岂必尽攀龙！所惜辜三辅，其如碍两雄。计疏凭铸错，道废漫书空！仰止羊裘客，千秋一冥鸿。

山中仍逐鹿，却喜小雄雌。蟹户供新错，蜃楼献秘嬉。凿坏聊偃蹇，拜石故支离。试问门前雀，何如翟尉时？

阆阖不可极，投荒「小有天」。行藏疑橘叟，变化媿梅仙。野火渔灯外，樵风雁字前。到来生百感，太息理诗篇。

浮槎非我好，恋恋为衣冠。豫让桥应近，田横岛正宽。芦中长磬折，圯上独盘桓。虽未成嘉遁，人呼管幼安。

十洲曾卜筑，师过化为薪；荆棘任公宅，蓬蒿夸父津。老麋避客去，旧犬逐人亲。不忍乖初服，茅檐又日新。

鳩工严部勒，治屋亦犹兵；据水轩辕法，依山壁垒横。短垣缭却月，中溜

贯长庚。只此扶桑国，居然细柳营。

○索居岛上，童子折梅来献，喜而有赋；限「十三元」二首（己亥）

芳信天涯谁过存？一枝瞥见慰离魂。寄来庾岭应无驿，疑到罗浮别有村。
仙史轻华宜淡墨，故人萧散足清尊。巡檐为弄阳春曲，羌笛何须恼故园！

绝岛凝寒气未温，忽传春信到蓬门。苍寒犹带烟霞韵，素魄时留冰雪痕。
欲探陇头愁远树，却看墙角喜孤根。疏枝冷蕊仍堪把，何逊扬州且莫论！

○赋得「相逢俱是岁寒人」（己亥）

相逢俱是岁寒人，迟暮偏惊摇落辰。鸿雁接天关塞影，渔樵满地雪霜身。
论交四海惭兄弟，抗迹千秋泣鬼神。此日炎趋应不少，道旁裘马正纷纶。

○立春用杜韵（己亥）

腊残海峤悬桃日，正是山家爆竹时。寂寞两京寒玉琯，萧疏双鬓点银丝。
干戈回首成都梦，杖履随身那免悲！不饮也应春酒笑，强邀石冻助新诗。

○己亥除夕

湖海椒觞十五星，故园咫尺却扬舲。流年与日相将去，归梦兼愁总未醒。
腊鼓何如鞞鼓急，闽船犹并越船停。春来消息茫无据，起把菱花仔细听。

○庚子元旦驻师林门（庚子）

中华正朔古相传，永历于今十四年。玉几南荒新日月（闻乘舆播迁缅甸），
金戈北道旧山川。春来水逐桃花长，老去人憎柏叶先。犹幸此身仍健在，
拟随斗柄独回天。

○庚子新正二日，坐雨岛上（庚子）

才望晴云布岁朝，渐来仙峤雨潇潇。山烟缭绕苍堪滴，海气模糊白欲飘。
拨闷屠苏随意醉，滞寒楫柁逐时烧。故人天际谁相问，总为春风尚寂寥。

○游小罍草庵（庚子）

春郊弥望尽苍烟，选胜还探「小有天」。笋乱新篁饶玉版，花迷野菜似金钿。
客来渐与山麋狎，僧去惟留海鹤眠。堪笑阮生几两屐，桃源总在万峰前。

○得朱子成书（庚子）

书来惜分手，正忆皖城秋。入海仍精卫，还山尚蒯缞；参差非恨事，仓卒
少良谋。异日传「心史」，孤忠冀见收！

○寒山（庚子）

寒山一息影，岐路总忘机。敢望充藜藿，其如断蕨薇！徘徊贪有发，惆怅
赋无衣。此地兼烽火，孤踪何所依！

○闻监国鲁王以盗警奔金门所（庚子）

挥泪东南信，初闻群盗狂；扁舟哀望帝，匹马类康王。流彘终何限，依斟
倘不妨！只今谋税驾，天地已沧桑。

○赠张书绅还钱塘（庚子）

归棹萧然入虎林，论兵十载怆知音！千金散尽仍弹铗，四海交空且碎琴。
户牖阴谋天地忌，夷门奇计古今深。风尘何处躬耕好，垂老还为梁父吟！

○上巳书怀（庚子）

九月春光强半空，今朝禊事媚东风。乱红过雨应千点，新绿含烟自一丛。
曲水无觴娱岛上，远山似笏拱帘中。子规岁岁啼成血，不道劳人太转蓬。

○春晚（庚子）

芳洲春晚遍蘼芜，一抹烟光挂绿图。好鸟弄晴声剧赋，野花吹暖气流苏。
中年豪举还多少，来日往游定有无！可惜艳阳闲谢却，只应吾道在江湖。

○重过桃渚（在台州临海县）（庚子）

一棹天台依旧迷，重来秋爽足攀跻；苔衣粦粦髯偏美，石磴鳞鳞齿未齐。
梦到赤城霞气近，感深沧海水声低。临流空作桃花想，愧杀仙源是武夷。

○复屯林门（庚子）

十年兵甲满沧洲，此日回戈又上游。人去鹿场仍旧迹，秋高蟹脯足晨羞。
空山饿犬声如豹，失路穷黎状似鸠。自笑经营何太拙，误将岛屿作并州！

○中秋有怀（庚子）

去年拾桂英山里，今夕浮槎涨海东；关塞每怜鸿雁影，江湖应怅鲤鱼风。
金飙玉露原无异，跃马乘舟已不同。明月当前人在侧，持螯把醖莫辞从！

○步韵和曹云霖「浯岛秋怀」二首（庚子）

荒烟残烧越王台，忆昔雄图今倍哀。丹叶三秋何事老，翠华六诏几时回？
才从鹭岛怀人远，忽得鱼书对客开。诗律迩来知渐细，高吟低唱且徘徊。

天长地阔总伤秋，闽峤寒云路更悠。戴汉节旄空自脱，沼吴薪胆向谁谋！
百年形胜留天堑，一望风烟达帝沟。堪笑鱼龙还寂寂，祇应陵树锁江流。

○秋夜舟中听雨（庚子）

不尽萧萧意，还从子夜生；草枯沙碛气，木落洞庭声。敲枕闻疏密，敲篷
辨浊清。浑疑刁斗静，铁骑暗纵横。

○新河口雨泊二首（庚子）

一水真衣带，金行报几签。回飙何震荡，飞沫更廉纤。啮岸潮声壮，胶舟
风势严。丛祠堪蔽雨，分旅向山尖。

四时冬不用，况乃问舟程。自与泅人伍，还令飓母轻。枯槎粘水骨，虚枕
挂鱼睛。珍重阳侯意，毋劳费送迎！

○愁泊（庚子）

萧风苦雨逐潮来，惨淡危舟倍足哀。身比伛偻长似曲，心疑混沌不知开。
海翁蜃蛤还相饷，山鬼揶揄且莫猜！往事分明堪击筑，浮生那得数衔杯！

○长鲸行（庚子）

南海长鲸何横绝，吞吐波涛喷日月；鼓鬣俄成赤羽旗，披鳞都变黄金穴。初依海市现楼台，旋上天关守宫阙。天狼忽从西北来，旌为蚩尤鞭为孛。长鲸稽首称波臣，玉皇香案皆羶羯；希恩岂望凤凰池，论功敢乞蛟螭窟。那识狼心最不仁，组系长鲸离溟渤；跳梁宁复昔睚眦，涸辙应怜旧饔餐。长鲸有子类龙种，起代灵鼉震列缺；银河朝犯织女机，珠浦夜泣蛟人血。天狼跋扈还叱吒，金谓鲸鲵本遗孽；疏属山头贰负尸，钟离村内专车骨。残魂几处听蒲牢，遗醢何年化彭越！嗟嗟长鲸尔何愚，如彼异类终屈节；神龙不臣臣贪狼，抉自涂肠坐自灭。昨夜星躔弧矢明，欲喜櫓枪影欲没；天狼、天狼莫漫骄！海宇会有真龙出。

○次韵酬林荔堂（庚子）

日日天南望五云，家亡国破友朋分！廿年血泪枯崖岛，三度孤师哭宋文。力竭臣靡难复夏，声哀望帝痛思君。西台幸有同心侣，愧杀投繯终子军！

〔人物考略〕

林荔堂：名时跃，字霞举；鄞县人。特进保之后私谥「孝介」、名文燮子。生而颖异，于书无所不读。与华、王辈为讲社，所称鹤山七子者也。乙酉入太学，钱忠介荐为大理左评事，直制诰。晋御史，未上而江上师溃，遁入桓溪山中，犹恒豫时事。晚年，辑甲申以来死事诸公各为小传，而取其平生着述之有系于名节者附之，曰「正气录」。及卒，同志私谥曰「端节」（「鄞县志」有传）。着有「朋鹤草堂集」十二卷（寿鏞补）。

○岁暮得蒋驭鸿信，兼见其新制「寄赠」二首（蒋旧授御史，今入道）（庚子）

海峤玄云入岁除，远从茗水下双鱼。少微惨淡愁无奈，中散萧疏调有余。仙舄不妨神武外，法冠何似惠文初！监湖珠树今何在？黄鹤摩天未卜居。

梅花一寄起相思，闻向江湖学采芝。吴市尚留仙尉迹，青门何限故侯悲！鸿冥岂为飞扬倦，骀瘦还应行步奇。独怪槎来十二载，只传柱下五千辞。

〔人物考略〕

蒋驭鸿：当是渐逵字，或一字渐逵。考徐公「交行诗稿」有赠蒋渐逵诗云：『我入交州何所得，君来相访若有覩；不巾不履神貌殊，自言混迹无人识。一从去国几何年，往日冠簪今渺然。姓氏直同梅尉隐，方书多自葛洪传。知君夙昔有兼才，笔墨纷纭入手裁。且莫佯狂长避世，遥闻天廐选龙媒』。张公二律，语意与此相似。

○岛上祀灶（庚子）

绝岛寒宵亦荐阴，聊从越俗祀非淫。曾闻五祭尊盆盎，却忆西归赋釜鬻。

老妇倘能来绦节，少君空说致黄金。只怜汉腊无多地，柏叶梅花自古今！

○辛丑元旦，伪虜僭号已十八年矣（辛丑）

春回岛屿海天波，紫闰其如赤伏何！晋室新书题甲子，周家旧历纪共和。金沙日暖朝回辇，玉垒云开夜止戈（闻王师出滇克蜀）。闻说今年莽腊尽，椒花颂里杂饶歌。

○见友人「咏怀」诗有感，遂依韵和之二首（辛丑）

梨花春雨半含秋，太息当年桑下谋！国事几番真似弈，人情到处尽如钩。金鸡云树空瞻阙，石马风榛自满邱。未必策勳先上赏，绵山一过汗应流！

漫从季野定阳秋，霸业谁堪孙仲谋！末路行藏关汉鼎，中朝兴废仗吴钩。杜鹃影重迷荒径，谢豹声多恨故邱。此日河山犹破碎，敢言江左有名流？

○春岛雾雨，次壁间旧韵（辛丑）

轻寒三月恰春阴，苍雾青岚苦滞淫。客至梅花初满瓮，官贫柏子尚充鬻。樱桃红晕枝枝玉，杨柳黄疏树树金。笑语东风何恶薄，独迟芳信到于今？

○雨中寒甚，再叠前韵（辛丑）

浮云何意结层阴，海气朝来越浸淫。谁解催花能节鼓，岂逢寒食欲悬鬻！春衣襤褸还如铁，岛树槎枒转似金。可是大荒犹杀运，难将燮理佐当今？

○送黎大行，濒行以途穷为恨，赋诗见示；仍用前韵答之（辛丑）

柳色河桥弄晚阴，临歧攀折思偏淫。乍来紫气原干斗，此去皇华为溉鬻。殿上未归和氏璧，橐中谁赐陆生金？飘零莫漫愁书剑，六传平驱正在今！

〔人物考略〕

黎大行：濒行，以途穷为恨。南访行在。

○维扬姜、张二友浮海来晤，赋赠（辛丑）

广陵春拥雪涛来，万里江声亦壮哉！忽讶龙文临越峤，何须骏价起燕台！阴符欲卷沧溟阔，借箸能令瘴疠开！帝室至今还卜猎，飞熊好待后车回。

○伪庭小汗天亡，复以六岁余孽僭号擅位（辛丑）

频年长狄扫黄图，此日狼星敛角无？石矢未曾宾肃慎，金人犹自祭休屠。虽然下殿当天象，可复穹庐满帝都！独笑中华皆妇孺，几回膜拜捧胡雏！

○春暮，怅然有作（辛丑）

萧条春事又今年，岛树江蓠最可怜！悲至泪因孤燕下，闲来魂在杜鹃前。雄图谁复能窥足，雌节何如且息肩！记得古人曾化杖，邓林孤影亦参天。

○三月十九，有感甲申之变三首（辛丑）

燕山春老泣啼鹃，屈指号弓十八年。阙里麟游书莫载，桥陵龙逝鼎仍迁。玉衣晨举黄尘染，铜狄秋眠碧血捐。欲赋「黍离」无限恨，依稀风雨故宫前。

当年群盗满长安，仓猝宫车弃百官。旗散黄龙争解甲，桁虚朱雀罢鸣銮。

攀髯犹惜须眉少，压纽空悲羽翼单！独使至尊殉社稷，千秋青史未曾宽。

汉家天仗肃仙班，一掷金椎不复还。苜蓿祇肥秦塞外，樱桃谁荐晋陵间！魂招蜀望花同碧，泪染姚华竹尽斑。何处旌旗皆缟素，好传露布到阴山？

○得徐闇公书，为之喟然（辛丑）

长看北极望南阳，倾日依风总渺茫。愁过魏牟还恋阙，病同庄舄肯投荒。应怜牛酒迟江左，莫道鱼盐擅海王！倘去三山须问讯，君家大药在何方？

○促织（辛丑）

促织促织，微吟闺夕。纬妇惊秋，停机太息：织缣苦短，织纻苦密；万缕千丝，织不成疋。

○寄张书绅，时闻在越（辛丑）

雁到寒沙一片秋，闻君犹作下邳游。江山雄视浑绵蕞，湖海轻装只蒯缜。醉后谏书多逐客，愁中诗史尽离忧。赤城霞气今依旧，何必衣冠禹穴求！

○送黎大行南访行在（辛丑）

谁登仙峤问皇舆，十载惊传典象胥。英簜难归万里节，輶轩徒积百蛮书。越人翡翠应无恙，汉使葡萄总不如！惆怅五云横■〈棘上火下〉道，看君却上指南车。

○秋日传蜀郡克复、琼海反正，喜而有赋（辛丑）

商声八月愁，万木尽凋秋；空谷音初到，同袍赋足酬。珠崖仍复汉，玉垒亦宗周。从此投天隙，群雄好兆谋。

○感事四首（辛丑）

箕子明夷后，还从徼外居；端然殊宋恪，终莫挽殷墟！青海浮天阔，黄山裂地虚。岂应千载下，摹拟到扶余！

闻说扶桑国，依稀弱水东；人皆传燕语，地亦辟蚕丛。萆路曾无异，桃源恐不同。鲸波万里外，倘是大王风！

田横尝避汉，徐福亦逃秦；试问三千女，何如五百人！槎归应有恨，剑在岂无嗔！惭愧荆蛮长，空文采药身。

古曾称白狄，今乃纪红夷；蛮触谁相斗，雌雄未可知！鸠居粗得计，蜃市转生疑。独惜炎洲路，春来断子规。

○三过沙关（辛丑）

五载真如梦，秦川恨旧游。地分山闽越，天阔水沈浮。鸿鹄难羁绁，蛟龙空负舟！包胥洵国土，复郢便辞侯。

○沙关感怀（辛丑）

瓢泊终何济，萧然一抚襟。呼童删白发，结客链黄金。击水垂天翅，依风缩地心。得闲聊把卷，非敢学书淫！

○送罗子木往台湾二首（辛丑）

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欲揽南溟胜，聊随北雁翔。蜃帆天外落，虾岛水中央。应笑清河客，输君是望洋！

羽书经岁杳，犹说袞衣东。此莫非王土，胡为用远攻？围师原将略，墨守亦夷风。别有刍蕘见，回戈定犬戎！

○愁心（辛丑）

一片秋明遶万山，愁心似水转相关；虬髯空拟浮家去，雁足虚传属国还。声入鼓鼙龙自斗，梦回砧杵鹤难攀。平原一旅真孤掌，可有天戈灵武间？

○莫指（辛丑）

莫指招摇望泰阶，小戎同泽已难谐；三山波浪卢敖迹，半壁烽烟祖逖怀。纪事可能无铁匣？班师岂复有金牌！皇天倘识匡扶义，万古臣靡独我侪。

○南国（辛丑）

云肥大泽正高秋，南国旌旄何处留！良会偶逢偏易失，好音频致恐终浮！海中似有金银阙，域外曾无麟凤洲。祇惜汉家悬异数，每将白马誓王侯！

○杂感三首（辛丑）

越国年年教习流，朱旗玄甲总沈浮；岁星不识今何在，依旧欃枪挂斗牛！即看江鸟尽流离，精卫何从借一枝；最恨蹠林秋祭后，天骄犹自灼羊脾。平陵畴昔富梧桐，闻说樵苏树已童；华表亦含千载恨，空传鹤梦到江东。

○挽董天监孝廉（辛丑）

三策天人罢董山，谁怜日驭已西倾！游从麋鹿身将隐，讖应龙蛇意未平。晋代犹留靖节谥，汉家原重孝廉名。即看墓石封题处，尚有贤书是「大明」。

入洛衣冠江左余，逋臣肯复待公车！风云早冷三鱣兆，日月长悬五马居。结客黄金良不易，修文白玉竟何如！茂陵今日皆禾黍，遗草空留封禅书。

〔人物考略〕

董天监：名德偁，字平之（「鄞志」引「墓表」之作子），一字铭存；鄞县人，同知应圭子，诸生。少负气节，与族兄守谕齐名；世称守谕曰「北董」，称天监曰「南董」。乙酉画江之役，破家输饷，鲁王授以户部主事；时适居忧，故不受官。事败后，而山寨、海槎时通消息。晚年目疾，犹终日手钞书不倦。为诗感慨身世，原本忠孝云（「宁波府志」有传）。

○梅花，和中峰大师韵四首（辛丑）

间从寂寞露精神，绝世风流换玉真；梦入梨花浑一色，看来松雪成三人。等闲标格成凡种，多少芳菲步后尘。最是枝头元腊破，莺声还报上林春。

自是天工巧入神，不将醋醋混真真。开从岭外谁为主，折与江南第几人？铁骨珊珊疑有韵，玉鳞寂寂迥无尘。醉余好弄柯亭竹，吹彻扬州万树春。

野鹤仙姿别有神，僊昭端的礼群真。已开香国堪称圣，若贮瑶台便可人。
淡月模糊檀作晕，清霜窈窕玉生尘。相探莫漫轻攀折，元赏应浇竹叶春。

一泓秋水翦瞳神，绀发纁须看逼真；冰雪聪明林下客，烟霞色相画中人。
骚魂取次宜呵冻，道貌由来欲辟尘。却笑化工难免俗，半留绮语到阳春。

〔人物考略〕

中峰大师：元时钱塘人（或作朱氏子、或作孙氏子、或作李氏子），释名明本（一作本惠）。年十五，祝发于天目山。尝至鄞之海会寺开法，仁宗赐号「广慧」。至治三年，歿；英宗赐谥「智觉」（「鄞县志」「仙释」有传。顾嗣立「元诗选」二集有「明本中峰广录梅花百咏」）。

○辛丑长至，舟次祝圣二首

朔气行将尽，今来复一阳。书云存珥笔，挽日仗冠裳。社稷千帆影，乾坤一剑芒。微臣无限恨，稽首俨天王！

岁华方剥极，何意泰重来！国脉真如线，天心亦似灰。山呼愁节脱，海宴待槎回！赖有黄钟动，梅花雪自开。

○辛丑除夕，行营沙关

十年三度到闽关，风急星回客未还。汉腊总来殊越俗，屠苏那得破愁颜！
春符竞贴黄龙榜，新历虚衔丹凤班。怅望故山云物改，归心不断岁时间。

○壬寅元旦，军次仍行祝圣礼（壬寅）

苍辂青旗不可望，海隅犹得奉冠裳。吹尘梦逐条风远，思汉情随旭日长。
万里越人迷贡朔（时滇、黔陷已二年），百年真主阙当阳。也知报国心无补，
愿续「春王正月」章。

○元夕金乡道中（壬寅）

海若波俱恶，春阴意倍寒。征帆浑出没，窥镜尽阑珊。镫谜凭谁赌，棋声让客弹。
劳生兼浪迹，节物肯为欢！

最是蹉跎恨，都从此夕来。几年春烂熳，共月影徘徊。每拟银钩满，当看玉历开。
逢时还寂寂，辜负夜光杯。

○元宵舟次，步宾从韵「鱼」字（壬寅）

春涛拥舰俨宸居，雪舞风回寒满裾。箫鼓浮空停晓箭，楼台幻境隐仙舆。
帐中绝小盘龙戏，幕下偏能倚马书。共道六鳌来海上，如何照夜只鲸鱼！

○辛丑秋，虜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春燕来巢于舟，有感而作（壬寅）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燕语问主人，呢喃语盈把。
画梁不可望，画舰聊相傍；肃羽恨依栖，衔泥叹飘扬。自言昨辞秋社归，比来春社添恶况；
一片靡芜兵燹红，朱门那得还无恙。最怜寻常百姓家

，荒烟总似乌衣巷。君不见晋室中叶乱五胡，烟火萧条千里孤；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鹧鸪。只今胡马复南牧，江村古木窜鼯鼯；万户千门空四壁，燕来亦随樯上乌。海翁顾燕三太息，风帘雨幙胡为乎？

○春心（壬寅）

沧江岁月深，老去惜春心。花到辛夷候，人归杜宇音。闲眠迟独醒，繁恨寄孤吟。天骨原萧散，能消许事侵！

○北回示将吏（壬寅）

利钝宁能料，孤军又北回。同仇计左矣，遗老思深哉！破斧烝徒义，持筹参佐才。古来忠孝事，天地每相哀！

●采薇吟

明鄞张煌言玄着撰

寿鏞谨案：公自注『起甲辰六月』，而七月被执。读「入定关」诗『此去清风笑蕨薇』，可以见公志。

入山（甲辰）

清音

林中漫兴

小猿畜之久矣，以病抱树而死；为之恻然

山中初度，用子木韵

清秋忆从弟嘉言

山中七夕，限韵得「廉」字

又叠前韵

怀古

山居即景四首

山中屡空，泊如也。偶读渊明「饥驱」句，犹觉其未介；遂作反乞食诗，仍用陶韵

拟古三首

怀王愧两少司马、徐暗公、沈复斋中丞（寿鏞案：「墨蹟」作「忆友」）

闻孤鸟而有作

入定关（在悬壘。七月十七丑时被执作也）

羈恨二首

被执归故里

将入武陵二首

宿官亭（甲辰八月）

放歌（时甲辰八月七日，书于杭之狱壁）

忆西湖

墙角红梅，九月发花一朵，偶成四绝；时羁狱舍，用「盐」字

武林狱中作三首

又一首

甲辰九月感怀（在狱中作）

绝命诗

屯悬罽，猿啼有感

（附）诗余

○入山（甲辰）

大隐从兹始，悠然见古心。地非关胜览，天不碍幽寻。石发溪头长，云衣谷口深。此中有佳趣，好作「采薇吟」。

○清音

倚杖绿天中，清音自不穷：莺枝传古调，蝉叶散玄风；谷响丁丁发，溪声曲曲通。由来尘梦断，遮莫是心空。

○林中漫兴

幽栖得名理，双屐转从容。渴涧扪龙乳，荒蹊采鹿茸。振衣空翠袞，拥树蔚蓝封。不识鸿蒙外，苍岚更几重？

选胜非吾意，长林一送穷。天供青玉案，人坐碧纱笼。道貌癯人似，机心海鹤空。独嫌遗世晚，所以逊庞公。

○小猿畜之久矣，以病抱树而死；为之惻然

升木何须教，奔林岂为惊！胡然婴一疾，不复听三声？肠断巫山暗，魂归楚水明。争如孙供奉，能报主人情！

○山中初度，用子木韵

曾向洪崖乞大还，揭来烟火混人间。几回掷剑横青海，一笑携瓢挂碧山。煮石似应消壮气，斫苓尚欲壮颓颜。峰头紫气朝如盖，为问犹龙可渡关？

赋罢初衣往复还，伊人宛在翠微间。幸无白璧粉榆价，可有丹名桐柏山？种似麒麟徒掩泪，舞同鸚鹄且开颜。尊前草论浮云态，回首风烟满汉关。

日警崦嵫去不还，客星惨淡五云间。自非和、扁难医国，谁似巢、由易买山。百谷烟霞怜马齿，二陵风雨识龙颜。桑弧半老成何事，只合壶天独掩关。

倦飞玄鹤亦知还，白石苍苔咫尺间。车马自然多易水，衣冠原只在商山。云浆夜酌金人掌，黛色朝披玉女颜。已觉闲身堪羽化，何须八翼梦天关！

○清秋忆从弟嘉言

秋声萧瑟到空山，怅望惊鸿去不还！离别紫荆生死际，平安黄犬有无间。寒蛩织月思千缕，孤鹤巢云影半关。多少长林摇落态，独怜愁绪未能删！

〔人物考略〕

从弟嘉言；字未详。案「冰槎集」文称为三叔长子。又据「国史」「吴万福传」载：『嘉言为闽岛总镇林国梁所斩』。今观诗意，似未审存亡者；疑当时被擒而死，海岛隔绝，故不知确耗耳（「大云山房集」「恽逊庵先生家传」称：『张公与郑成功围江宁败走，讹传其弟鸿翼为先生门人，从师匿』云云。附注备考）。

○山中七夕，限韵得「廉」字

青山诗思入秋添，愁对双星韵漫拈。纨扇自来惊少昊，云駟何处御飞廉？七襄枉乞天孙巧，五纬虚传汉使占。要识太清尘秽净，莫将河鼓拟香奁！

清秋一晕挂凉蟾，渺渺银潢天汉淹。乌鹊桥成谁问渡？嫦娥宫近倘生嫌。冰机争似云情薄，金掌依然露气廉。却笑儿童偏解事，排瓜掷果向钩帘。

○又叠前韵

斜风斜月正纤纤，买得秋光价亦廉。绣幕何人愁远别，采车今夕喜重瞻。星前锦似千纯丽，云外香来百和兼。明日内家应看巧，蛛丝金盒共谁覘！

○怀古

伊昔东陵侯，浮沈在青门。种瓜皆五色，不肯负亡秦。故侯何足道，羞与世间群；及为文终客，教以报功勳。似得黄老术，知亡亦知存。存亡会有时，出处要有期；借问五色瓜，何如三秀芝？

○山居即景四首

结茅在山椒，面面皆丛薄；独坐微凉生，高情欲采绿。

平楚殊苍莽，众峰亦窈窕；清辉来扑人，引我发长啸。

空青不可极，俯视但云光；众妙含其中，疑为天地房。

朝光来窥床，树影缀罗帐；推枕一摩挲，天然淡墨障。

○山中屡空，泊如也。偶读渊明「饥驱」句，犹觉其未介；遂作反乞食诗，仍用陶韵

悲风变陵谷，余行将安之？浩然怀黄绮，烨烨紫芝辞。清声在金石，孤情独往来；彭泽何人斯，东篱恋酒杯？微禄已不耽，沾沾「乞食诗」。乞固自有意，可以观其才。吾则爱吾鼎，白云尚分贻。

西山有饿夫，褰裳欲从之！或言举世腴，君癯宁有辞？流水淡须眉，天真所繇来。况也朝市改，志士寡深杯。疗饥托薇藿，宁识招隐诗！今古多肉食，谁为天下才？珍重墨胎氏，灵龟幸见贻！

三旬九遇食，我闻古有之。不贪以为宝，无受故无辞。奈何饕餮者，朵颐鼎鼎来。乞哀在暮夜，余羹仅一杯。斟酌既饱满，犹吟和陶诗。缅维珠树鹤，高清未易才。芝田谅足耕，嘉穀聊自贻。

○拟古三首

萧萧岩畔竹，亭亭涧底松。植根非不高，孤峭虑难容。骨肉缘枝叶，分飞类转蓬。非关恩义薄，根株良不同。越鸟栖南枝，代马立朔风；藐焉长怆恻，道阻谁适从！

晦明本如毂，日日相推移。寒暄亦如环，岁岁迭乘除。白云自西来，告我商秋期；林皋色惨淡，蛩声哀似思。昔也苦炎威，今含摇落悲；天气始肃杀，草木讵能违！百卉欵披靡，宁复艳阳时！岂识持晚节，独有凌霜枝；寄言桃李子，慎勿恃芳菲！

百虫恒吟秋，百鸟恒吟夏；人生百岁间，炎凉倏代谢。常忧时命乖，荣名不相借；时命亦何尝，经纶贵权藉。所志岂显荣，担负容可卸；感此结中肠，揽衣起视夜。高天明月辉，烂熳繁星舍；愿言披微襟，幽怀得暂泻。

○怀王媿两少司马、徐暗公、沈复斋中丞（寿镛案：「墨蹟」作「忆友」）

昔我曾上嘉禾岛，岛上衣冠多四皓；方瞳绿发映朱颜，紫芝一曲何缥缈！年来沧海欲生尘，烽烟乱矗商山道；杖履流落似晨星，天长地阔令人老。南望铜陵又一山，风帆千尺鲸波间；不然疑乘黄鹤去，去去麟洲第几湾？

〔人物考略〕

王媿两：名忠孝；与徐公孚远辈以从亡入台，为郑氏国老。其后，并卒于岛（见「张公年谱」）。

沈复斋：名佺期；亦为郑氏国老（见「张公年谱」）。

○闻孤鸟而有作

孤鸟、孤鸟声悞忆，风雨中宵我心恻；似闻鸟言生不辰，空山寥落无颜色。在昔雄飞向九霄，金眸玉爪行胸臆；巢云曾傍万年枝，击水宁需六月息！风云蹉跌几星霜，宛转枋榆困枳棘；东门旗鼓为谁觞？北海木石徒尔塞。杜宇漫语不如归，鹧鸪疾呼行不得；予心卒瘁予尾焦，却来山阿欲避弋。一饮一啄孰将雏，双飞双宿谁比翼？寒枝独抱月黄昏，岛树苍茫林影黑。横绝四海会有时，敢告羈栖还努力！嗟乎此鸟亦非凡，鸾歌凤舞谁能识！但将孤鸟伴孤臣，悠悠苍天曷有极！

○入定关（在悬壘。七月十七丑时被执作也）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自十洲归。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羈恨二首

莫道轻生易，应怜速死难！联床皆候卒，倾座只奚官。鱼睨严宵柝，拘挛异燕衿。欧刀安得借，虎穴正漫漫！

孤竹羞周粟，余怀胡不然。暂将吞炭恨，并作茹荼怜！一匕分毡雪，三杯酌乳泉。终当从辟谷，岂羨赤松仙！

○被执归故里

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管宁客辽东，亦阅十九年。还朝千古事，归国一身全。予独生不辰，家国两荒烟；飘零近廿载，仰止愧前贤！岂意避秦人，翻作楚囚怜！蒙头来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归华表巔。有面此面目，难为父老言；智者哀我辱，愚者笑我顽。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与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将入武陵二首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宿官亭（甲辰八月）

漫道诗书债未偿，满身枷锁梦魂香；可怜今夜官亭月，无数清光委路傍！

○放歌（时甲辰八月七日，书于杭之狱壁）

吁嗟乎！沧海扬尘兮日月盲，神州陆沈兮陵谷崩！藐孤军之屹立兮，呼癸呼庚；予悯此孑遗兮，遂息机而寝兵。方壶圆峤兮，聊税驾以埋名；岂神龙鱼服兮，罹彼豫且之罟！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维彼文山兮，亦羁縻于燕京；黄冠故乡兮，非予心之所欣。欲慷慨以自裁兮，既束缚而严更；学谢公以绝粒兮，奈群啄之相并！等鸿毛于一掷兮，何难谈笑而委形！忆唐臣之嚼齿兮，视鼎镬其犹冰！念先人之浅土兮，忠孝无成；翳嗣子于牢笼兮，痛宗祀之云倾！已矣乎！荀琼、谢玉亦有时而凋零，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余之精魂兮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夫何分孰为国祚兮孰为家声！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贞；若以拟夫「正气」兮，或无愧乎先生！

○忆西湖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坟一座无？

○墙角红梅，九月发花一朵，偶成四绝；时羁狱舍，用「盐」字

秋严霜气薄于盐，谁道官梅早放尖；一点寿阳丹的笑，不须口额卧春檐。

奇葩香韵自廉纤，不压冰霜瘦转添；只恐枝头滋味贵，他年调得许多盐。

何用高吟昔昔盐，也应索笑到巡檐；独惊梅菊争先吐，东阁东篱韵两拈。

寒枝堆尽水精盐，欲卷孤山雪一帘；何事西风能点缀，先吹霞片到花尖！

○武林狱中作三首

洒血今何地，红殷罽汉冠。云台图画杳，雪窖梦魂宽。岂望黄羊乳，无劳白鹿餐。广陵有绝操，琴碎不堪弹！

曾闻古侠士，相送白衣冠。生死关原重，兴亡案肯宽！空思供橐膳，谁识报壶餐！羞杀无鱼铗，从今莫浪弹！

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黄冠；此意谁非屈，何人可自宽？羽微谁石饮，舌在任刀餐。今古纲常事，因吾好细弹。

寿镛案：「高本」作「洒血四首」，兹依「墨蹟」改正。

○又一首

乾坤竟如此，刺眼尽猴冠。射昴天方醉，骑箕地较宽。难中惭馆穀，梦里忆堂餐。一笑甘兵解，何曾有泪弹！

寿镛案：「墨蹟」无末一首；今别录之。

○甲辰九月感怀（在狱中作）

口碑载道是还非，谁识蹉跎心事违！既熟熊蹯宁复待，纵生马角竟安归。纶巾原当苏卿节，葛帔犹然晋代衣。得与墨胎相把臂，九原应不恨知希！

羈縻斗室尚何为？慷慨从容我亦疑。岂是殷顽能革面，虽然汉厄肯低眉！鞞鹰踣躅堪谁语，铄凤踣躅只自知。莫道故人多玉碎，盖棺论定未嫌迟！

棘林宛转尽针毡，便拟寒灰岂易然！空有沈湘魂黯黯，幸无入洛影翩翩。鸾刀欲下何须挽，雁帛当前不用传。惆怅寸阴真是岁，小楼争禁坐三年。

一曲铜鞮自绕梁，主宾相对不寻常。莫言箫管空悲墨，岂信圜圉是福堂！唱罢秦青谁避席，悲深凝碧且停觞。请君休讶河清啸，司马于今正断肠（寿镛案：「高本」题「坐次闻乐有感」；今依「墨蹟」）！

○绝命诗

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屯悬壘，猿啼有感

黄叶秋风落木繁，云峰日落忆寒山。横流绝渡凭班马，削壁枯藤乱叫猿。桂树千秋怀故国，铜驼卧处泣中原。鳌江南望岂为远，吾欲乘槎赴楚门！

寿镛于癸亥冬，在杭垣得先生「墨蹟」题「屯悬壘猿啼有感」诗一首，以索价太昂未购，因将原诗录出。今遍查旧钞各本无此诗，爰附于「采薇吟」。

○（附）诗余○

寿镛谨案：谢山编先生集不别立「诗余」一目，以「诗余」皆狱中作也。今附「采薇吟」。

柳梢青

长相思（中夜闻箏）

前调

前调（秋）

满江红（示同难宾从罗子慕于武陵狱邸）

前调（步岳忠武王韵）

○柳梢青

无数江山，何人断送，雨暗烟蛮；故国莺花、旧家燕子，一样阑珊。此身原是天顽，梦魂到处也间关。白发镜中、青萍匣里，和泪相看。

张美翊曰：「墨蹟」作「调蝶恋花」，自系冰槎误记。又云：当作「柳梢青」。

寿镛案：「墨蹟」：『雨暗云烟』。兹依「高本」，「云烟」改作「烟蛮」；余依「墨蹟」。

○长相思（中夜闻箏）

炙凤笙、弹鹅箏，弄入阳关第几情，铜壶滴漏明。一更更、一星星，都是商声与羽声，离人不忍听！

○前调

品瑶笙、按银箏，换羽移宫无限情，秋天不肯明。几更更、几星星，半是商声与征声，羁人和梦听。

○前调（秋）

秋山青、秋水明，午梦惊秋醒未醒？乾坤一草亭。故国盟、故国情，夜阑斜月透疏棂，孤鸿三两声。

○满江红（示同难宾从罗子慕于武陵狱邸）

萧瑟风云，埋没尽，英雄本色。最发指，酩酊羊酪，故宫旧阙。青山未筑祁连冢，沧海犹衔精卫石。又谁知，铁马也郎当，凋弓折。谁讨贼？颜卿檄；谁抗虏？苏武节。拚三台坠紫、九京藏碧。燕语呢喃新旧雨，雁声嘹唳兴亡月。怕他年，西台恸哭，人泪成血！

○前调（步岳忠武王韵）

屈指兴亡，恨南北，皇图销歇！更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畔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汉苑露，梁园雪；双龙游，一鸿灭。贖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气欲吞白凤髓，高怀肯饮黄羊血！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寿镛谨案：狱中诸作，公之手稿为多。今均入「采薇吟」，以见公之志。盖「采薇吟」，固公未竟之稿也。

●外编（遗诗）

寿镛案：先生之诗既入「奇零草」、「采薇吟」矣，曰「外编」者，二集

外之编也。

招赵友饮禅院

七夕前十日，赠少年合盃二首

寄纪侍御衷文二首

海上二首

阙题

感怀步扇头韵

湖心亭书壁

显甥奔至（壬寅）

闻家难有恸四首（壬寅）

得故人书至自台湾二首（壬寅）

惊闻行在之变，正值虏庭逮余亲属；痛念家国，心何能已（壬寅）

悲愤二首（壬寅）

传闻闽岛近事（壬寅）

感怀兼悼延平王（壬寅）

海月（壬寅）

夜泛（壬寅）

重阳偶成（壬寅）

甌行志慨三首（壬寅）

野人饷菊有感四首（壬寅）

舟行立冬（壬寅）

舟行望野烧（壬寅）

读史三首（壬寅）

和秦淮难女宋蕙湘「旅壁」韵（壬寅）

有所思二首（癸卯）

忆菊限「屏」字

复赵督台二首（癸卯）

甲辰元旦

虏庭以余倡义既久，屡复名城，遂逮及族属；旦开告密之门，波及亲朋，擄掠备至，闻之泫然（甲辰）

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甲辰）

○招赵友饮禅院

清酒今朝买百壶，拟邀佳客醉屠苏；玉山到处人争看，可有连城一璧无？

○七夕前十日，赠少年合盃二首

玉涡檀晕自生妍，绿帟青鞵正少年；恰是双星银汉渡，风流却占一旬前。
兰汤浴罢不胜衣，一曲菱歌百两归；自是合欢怜子夜，玉山对倚照罗帏。

○寄纪侍御衷文二首

忆昔同堂勉圣贤，正当国难慨沧田；桃源有路君知避，博浪无椎我欲颠。
卧雪山中坚晚节，扬波海上怒冲天。赤松游在安刘后，郭、李功名史并传。

识得深山可避秦，岂容高蹈乐天真！夏兴犹赖臣靡力，楚复还凭包胥身。
应念同仇多死友，休言有母不售人。陆沈谁向中流砥，天阙招寻链石神？

？〔人物考略〕

纪衷文；名五昌，号九峰；鄞县人。年十六，补诸生。乙酉，举乡贡。画江之役，入钱忠介幕府，多所赞画；题授行人司行人，升监察御史。忠介航海，以亲老不行，遂奉父母入太白山。卒年六十二（「宁波府志」有传）。

○海上二首

仗剑浮身几度秋，关河遍誓客孤舟。一尊酒尽千山晓，七字诗成华谷讴。
浩气填胸星月冷，壮怀裂发鬼神愁。龙池一日风云会，汉代衣冠旧是刘。

屈指蒙尘近十秋，每怀若作济川舟。公卿宁忆朝元暮，士庶空余思汉讴。
报越有君谁共难，椎秦无力独胜愁。螭龙岂是池中物，文叔当年自谓刘。

○阙题

青山叠叠晚烟迷，几点疏磷断涧西；夜雨寂寥山鬼泣，春风无主鹧鸪啼。
酒罇如故生荆棘，画栋凄凉落燕泥。开谢桃花谁过问，萋萋芳草牧群归。

○感怀步扇头韵

谁复高楼醉月筵，到来天半落青霞？葡萄宛马风尘暗，芦荻惊鸿雪影斜。
山寺磬中吟桂子，江城笛里赋梅花。可怜燕赵多游侠，不及投金一浣纱。

○湖心亭书壁

风吹野火火不灭，老鴉夜啼山鬼泣；菰蒲秋晚閤汀洲，断树残枝不堪折。
苏公堤上衰草黄，愁云惨淡锁垂杨；家家夜雨鸣砧杵，处处秋声欲断肠。
空有好花簪不得，万条弱柳垂金色；红尘埋杀合欢枝，春风自解同心结。
翡翠堂前明玉璫，佳人云散泣莲芳；至今惟有湖心月，犹自娟娟上粉墙。

○显甥奔至（壬寅）

初闻购孺子，何幸脱芦中！执手哀吾姊，囊头并若翁。死生尽一别，忠孝已双穷！
凄绝青山外，鹃啼血倍红。

寿镛案：据「高本」注：『柳堂曰：显甥，即傅蓉镜小字』。

〔人物考略〕

显甥：傅攀龙也。字蓉镜，一字容敬（据「鄞志」注：『案「奇零草」小字「阿显」，故知即此』）；鄞县人。有隽才，诸生。随父从军，洊历患难。乱

定，遨游诸幕府；后设教盐官以自晦（「鄞县志」见其父「奇遇传」。赵氏「年谱」谓『购公首者，公甥朱相玉』；或为一人）。

○闻家难有恸四首（壬寅）

仇国言终验，衰门祚亦危。痛心惟骨肉，毫及受参夷。白首青枫暗，黄肠广柳迟。百端交集处，能不碎心脾！

家破原因我，何堪玉并焚；亢宗空有子，函夏已无君。左衽兴亡决，南冠生死分。拊棺犹未得，挥泪结玄云。

孤竹行吟后，家无四壁存。更闻宗欲坠，不但族先燔。蹭蹬孤臣节，踉跄孝子魂。愿为双白鹤，飞去叩天阍。

淫威何太甚，原外鹁鸪鸣。空拟班昭疏，甘成聂政名！肝埋有处士，肠断是零丁。遥识江胥路，霜飞独满城。

○得故人书至自台湾二首（壬寅）

炎州东望伏波船，海燕衔来五色笺；闻有象耘艺术地，愁无雁渡荻芦天。息机可是逋臣意？弃杖谁应夸父怜！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

杞忧天坠属谁支，九鼎如何系一丝？鳌柱断来新气象，蜃楼留得汉威仪。故人尚感褰裳梦，老我难忘伏枥诗。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疑！

○惊闻行在之变，正值虏庭逮余亲属；痛念家国，心何能已（壬寅）

自分孤臣九死应，国仇家难转相仍；埋名恨不同梅尉，誓旅知非拟骆丞。芳草王孙归莫望，苍梧帝子去无凭。枕戈此日将何待，仰视浮云一抚膺！

○悲愤二首（壬寅）

越裳行阙复为烽，痛哭敷天左袒空；结约更无燕太子，匡扶那得窦周公！祚移云梦谁收烬！势屈微卢亦伏戎。岂是十旬还帝醉，故教三日借神丛？

汉家磐石重天宗，奕叶金枝并翦桐；入塞乌孙骄射日，开基赤帝冷歌风。虚传马渡江皋外，尚忆龙潜海峤中。却望绦衣愁不见，春陵夜夜气成虹。

○传闻闽岛近事（壬寅）

南荒烟嶂百蛮天，别有山川纪汉年；仗钺每劳纆锁钥，降幡何事闪楼船！似闻徐偃军皆散，岂忆田横客未捐！四海总凭孤剑在，紫霓应傍斗牛躔。

○感怀兼悼延平王（壬寅）

拟将威斗却居延，捧罢珠盘事渺然！龙斗几人开贝阙，鹤归何处问芝田！引弓候月争相贺，挂剑寒云转自怜。想到赤符重耀日，九原还起听钧天。

○海月（壬寅）

海峤看明月，苍茫练影多；不知乡国夜，皓魄复如何？

○夜泛（壬寅）

秋云何淡淡，影入夜波清；倒作银河看，依然星斗横。

○重阳偶成（壬寅）

九日素秋晴，霜容淡倍明。香孤知菊傲，寒逼觉衣轻。萧瑟茱萸佩，踌躇鸿雁声！不愁吹帽落，华发故多情。

○瓠行志慨三首（壬寅）

瓠水秋堪掬，频来五两轻。岂知魏胜垒，欲化李陵城。苦口吾同泽，甘心彼丧名。张陈千古恨，谁更负今盟！

不信炎灵断，还留七尺身；吹笳悲自壮，击筑和谁亲？故主呼迎莒，遗民泣避秦。所愁惟甲脆，徙倚倍沾巾！

行矣何梁别，翻为送陇西。胡天应误雁，汉地孰亡羝？冰雪危孤胆，风云怯四蹄。玉关虽咫尺，敢复望芝泥！

○野人饷菊有感四首（壬寅）

战罢秋风笑物华，野人偏自献黄花；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柴桑杯酒寄东篱，种菊书成在义熙；今日风光如昨否？殷勤且自把花枝。尝言爱菊耐霜威，晚节都甘与世违；只恐秋来容鬓改，几人插得满头归！天寒万木尽悲秋，谁殿群芳斗未休？寄与黄花应努力，须知摇落有黄州。

○舟行立冬（壬寅）

寒暄原物候，忽忽且扬舲；岁月偏如鹞，乾坤总似萍。江声浮碧落，海气混玄冥。笑问银河上，曾无犯客星？

○舟行望野烧（壬寅）

朔气偏萧瑟，千山落木声；征帆残烧外，隐隐见孤城。

○读史三首（壬寅）

秦鹿横飞六国残，狐鸣篝火亦登坛；留侯若也归强楚，更有何人解「报韩」？

清秋萧瑟井梧寒，在莒齐襄泪未干；七十二城犹在望，却无举火是田单。

○和秦淮难女宋蕙湘「旅壁」韵（壬寅）

猎火横江铁骑催，六朝锁钥一时开；玉颜空作琵琶怨，谁教明妃出塞来！

〔人物考略〕

宋蕙湘：金陵人，宏光宫女也。年十五，南京既破，为兵掠去；题诗古汲县前潞王城东旅壁云：『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颭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一）。『广陌黄尘暗鬓鸦，北风吹面落铅华；可怜夜月篋篋引，几度穹庐伴暮笳』（二）。『春花如绣柳如烟，良夜知心画阁眠；今日相思浑是梦，算来可恨是苍天』（三）。『盈盈十五及笄初，已作明妃别故庐；谁散千金同孟德，镶黄旗下赎文姬』（四）？

○有所思二首（癸卯）

尧封禹贡几沧桑，海外何当有大荒！衔烛地惟留野鹿，采香人亦类文狼。
空将汉法颁司隶，独少周原纪职方。寄语居夷诸将帅，秋风万里待归航！

天星岁岁在余皇，一去延津剑渺茫；最误文皮包甲冑，漫夸卉服奉冠裳！
望乡台上分羹冷，建业城边遗镞黄。闽峤祇今皆蔓草，不知三矢有谁囊！

○忆菊限「屏」字

秋酣寒骨自亭亭，借问东篱夜醉醒？不为严威怜晚节，正因雨色忆孤馨。
全开丹面娇堪摘，半吐金心淡欲零。想像高人清影瘦，黄鞋道服倚围屏。

○复赵督台二首（癸卯）

不堪百折吊孤臣，四望苍茫九死身；难挽龙髯空问鼎，独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罢秦庭那有人！可是天方从闰位，黄云白草未生春？

揶揄一旅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敢望臣靡兴夏祀，祇凭帝盐答商孙。
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长悬日月痕。赢得孤军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

寿鏞谨案：复赵督台一作，答赵廷臣。廷臣降北者，先生何以有此诗，意者冀其感悟乎？

○甲辰元旦

江花岛树影参差，海日晴开万象时；正朔应非尧甲子，孤军犹是汉威仪。
真人白水何年事，故老青山几处诗！云物襍祥谁定得？且凭玉历辨华夷。

○虏庭以余倡义既久，屡复名城，遂逮及族属；旦开告密之门，波及亲朋，擄掠备至，闻之泫然（甲辰）

宗国既飘摇，家门遂颠覆；感此多难心，欲泣不成哭。我生实数奇，乾坤方百六；猘豸满中原，赤灵社已屋。逋臣骨可糜，岂敢惜孥戮！所悲诸父行，班白撻三木。女兄与所天，株连遭拳梏；幸或作流人，否恐登鬼籙。傴子竟何辜？十载尚淹狱。伉离有寡妻，墨幪兼缁帼。国亡家亦亡，我固甘湛族；迩闻告密风，旧游复被录。白虹惨欲垂，黄金贫莫赎！天地岂不宽，谁念忠之属！唯应千秋名，芬芳追王蠋；洒涕慰亲朋，安知此非福！

○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甲辰）

孤情深一往，初夜扪云峰；古色空山树，玄音暮海钟。衣痕盛月淡，香迹踏花重。渐觉浮生冗，何劳来去踪！

海岸真孤绝，青青三两峰；月圆清梵塔，潮上翠微钟。鹤梦来何处？龙吟隔几重！迎门有鐙火，僧话旧时踪。

●附录一

张煌言列传

兵部左侍郎张公传

张公苍水传

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

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

张督师画像记

年谱（一）

年谱（二）

○张煌言列传光绪鄞县志

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圭章之子。母赵，感异梦，生煌言（案全祖望撰「张忠烈年谱」：『母祷汉寿亭侯祠，得异梦，生公；故小字「阿云」』）。神骨清挺，豪迈不羁。能文章，善骑射。思宗以天下多故，令诸生于试「经义」后，试射；煌言三发三中。

崇祯十五年，举于乡。常感愤国事，愿请缨。及钱肃乐起师，煌言先至；即遣之天台迎鲁王，授行人。王监国绍兴，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入典制诰，出筹军旅。闽中颁诏之役，自请为使，释二国嫌。既归，晋侍讲兼兵科左给事中；累有建白。

丙戌师溃，泛海将之舟山，道逢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入闽；从之行。招讨郑成功不奉命，乃劝名振还石浦，与威虏侯黄斌卿为犄角；加右佥都御史。明年，松江提督吴兆胜请以所部来归，斌卿不乐从。张煌言说名振应之，鲁王给印二百道，命煌言监其军。至崇明，飓风覆舟，煌言脱身走，间道归海上。

己丑，复集义旅驻上虞之平冈。诸山寨咸事钞掠，煌言独履亩劝税，相安无扰。

庚寅，王居舟山，名振当国；召煌言入卫，加兵部右侍郎。辛卯秋，舟山破，扈王再入闽，次鹭门。时成功纵横海上，奉隆武年号；于鲁王，则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军为卫，成功因之加礼。煌言极推其忠，尝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

癸巳冬，返浙，招军于天台。明年，复会名振之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烽火达江宁。以上游师失期，左次崇明。四年，再入长江；掠瓜洲、仪征，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遂乘流东下，联营浙海。是年，名振卒，遗言尽以部下归煌言；于是军容始盛。

丁酉，王去监国号，通表滇中。戊戌，桂王在云南，遣使间道赴海，封郑成功延平郡王，命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案「桂藩纪年」以为官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绎史」从之，非也）。七月，监成功军北行。抵羊山，孽龙为虐，海舶碎者百余，义阳王溺焉；乃回舟山修葺。

己亥，成功全师犯江宁，煌言以所部数千人并发；谓成功曰：『公不如先取崇明；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脱有疏虞，进退有据』。不听。以煌言

为前军，同提督罗蕴章充长江乡导使。官兵已于金、焦间以铁锁横江，所谓「滚江龙」者；谭家洲岸，皆西洋大炮。煌言出入其间，令善泅者截断滚江龙，将夺上流木城；而舟多为炮所击，不得前。乃登舵楼焚香祝天，以十七舟翦江渡；木城俱溃，直抵瓜洲。明日，成功至；官兵出御，死者千余，乘胜克其城。先是，议师所向；成功欲先江宁，煌言欲先镇江。成功曰：『吾顿兵镇江，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煌言曰：『吾以偏师由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成功然之，即请煌言往。未至仪征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成功已下镇江，水师毕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成功虞江、楚援师且至也，请煌言控扼芜湖，以制上游。乃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州，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徽州。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附：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石埭、青阳、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煌言令甚严，诸军肃然，秋毫无犯。所至城邑，考察黜陟长吏，如州牧行部事；江、楚、鲁、卫人士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起兵相应。亡何，而江宁之败闻；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芜湖。初，煌言语成功曰：『师老易生他变，宜遣诸帅分徇郡邑。金陵出援，我则首尾邀击；如其自守，我则坚壁以待。倘四向克复，收兵鳞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听。自以为江宁旦夕且下，士卒释戈而嬉，纵饮奏乐。官兵谍知之，以精骑袭破前屯，成功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官兵倾城出战；众无斗志，成功亦遂乘流出海，并撤镇江之师而去。于是横江之艘，皆属官兵。煌言归路已梗，乃引舟鄱阳。八月七日，与楚师遇而兵溃。焚舟登陆，军士尚数百人；历霍山、英山，登东溪岭。追师奄至，士皆窜，止一僮、一卒。迷失道路，赂土人为导，变服夜行。天明，而踪迹者众，导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向。念有故人卖药于安庆之高河埠，求一人导至其所；至则，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识为煌言，怜其忠义，教之由枞阳湖出江。渡黄湓，抵东流之张家滩；潜走建德、祁门两山中。煌言方病疟，力疾趋休宁，买棹入严州；恐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东阳、义乌出天台，以达海壖；树燧鸣角，散亡复集。成功闻之，遣兵来助。煌言巡视海上，有长亭乡者，多田而苦潮；乃募义民筑塘扞之，至今犹蒙其利。寻遣使告败于滇，且引咎；桂王专敕慰问（案此事误，姑依「碑书」之语）。

庚子，移师林门；旋军于桃渚。辛丑，入闽，次沙关。成功将谋台湾，已抵澎湖；煌言遣幕客罗子木以书挽成功，谓『军有寸进、无尺退；今一入台

，则将来两岛恐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听。时成功虽东下，而官兵尚惧其招煽沿海之民，遂有迁界之役；民多不愿，以威胁之，犹迟延不发。煌言顿足叹曰：『弃此十万生灵而争红夷乎』！已而滇中事急，成功方得台，不得行。煌言乃遣职方郎中吴鉏挟帛书入郟阳山中，说十三家使之挠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壬寅，滇中陷，成功亦卒；煌言大哭，还军林门。适闽南诸遗臣复谋奉鲁王监国，贻书来商。煌言喜甚，则以书约故尚书卢若腾等劝以大举，并约成功子经勉以「亚子锦囊三矢」之业；复厉兵束装以待。

是年，浙督与中朝所遣安抚使，各以书招煌言。煌言复安抚书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扞桑梓。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致民生之愈戚。十余年来海上刍茭糗糒之供、楼櫓舟航之费，敲骨吸髓，可为惕然。况复重之以迁徙，诒以流离；哀我人斯，亦已劳止！今执事既以保兵息民为言，莫若尽复滨海之民，即以滨海之赋畀我。在新朝既捐弃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暂息争端以俟天命。当与执事从容羊、陆之交，别求生聚教训之区于十洲三岛间，而沿海藉我外兵以御他盗。是珠崖虽弃，休息宜然；朝鲜自存，艰贞如故。特恐执事之疑且畏耳，则请与幕府约：但使残黎朝还故土，不佞即当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复督府书曰：『执事新朝佐命，仆明室孤臣；……区区之忱，言尽于此』。是冬十一月，鲁王薨于台（案年谱：甲辰公在舟山，监国卒于海上；年分互异）。煌言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

癸卯，遣使祭王。会故将阮春雷据闽之东蚶、长腰各岛，窥福宁；煌言率五十余船往，与之合。适总镇林国梁谋降大清机泄，煌言围之。国梁以炮碎其船，斩煌言之弟嘉言（案煌言有「忆从弟嘉言」诗，在甲辰散军以后。玩其诗意，似未审存亡者。盖嘉言必被擒而死；当时海岛隔绝，故不知殉节确耗也）；复乞援于福宁总兵吴万福，万福遣游击李应先、刘成海等毁东蚶、长腰寨。甲辰三月，煌言与春雷复集百余艘，泊三都、三山等岛。万福约水师总兵夹击，追至大洋，阵斩及溺死者甚众；春雷赴泉州，煌言回浙。

六月，乃散军居南田之悬罌。悬罌在海中，荒瘠无人烟；山南有■（义）港，可通舟楫。煌言结茅以居，从者祇罗子木、门生王居敬、侍者杨冠玉（案钮玉樵「觚贖」作罗自牧、杨宝玉；均误）、将卒数人、舟子一人。是时，闽、粤俱靖；惟煌言独存。议者谓煌言不死，海寇且复逞也；朝旨急购之，系累其妻子、族属以待。总督赵廷臣乃遣骑将徐元等诈为僧人服（案「绎史」、「南天痕」：『煌言小校降，欲致煌言为功；走普陀，伪为行脚僧』。则小校，当即徐元也），率健丁潜伏普陀山、朱家尖、芦花罌，三路伺之。值煌言余者至，急击之，获其将；使言煌言窜处，出刀胁之。其将赴水死，又杀数

人。最后者，乃告之曰：『张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觐动静，敌舟在十里外，猿辄鸣树杪，得为备矣』。乃即驾所获船，以夜半至悬壘；出山之背，攀藤上。煌言坐处置一剑，有警即欲自刎。是夜闻芦苇飒飒有声，急呼从者起；而官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缚，并执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比至杭州，廷臣劝之降；煌言正色，惟求速死。廷臣知其意不回，命寄狱中，供帐甚盛；许其旧时部曲得来慰问，官吏愿见者弗禁。杭人争赂守者求入见；或求书，煌言亦应之。九月七日，赴市；遥望凤凰山一带曰：『好山色』！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子木、冠玉、舟子，并从死（案「南天痕」作『子木、冠玉并二水手从死』）。子木名纶，以字行；溧阳人。冠玉，鄞县人（案无名氏撰「张公传」云：『冠玉临刑，当事见其幼，欲释之；冠玉曰：「司马公死于忠，某义不忍独生」！延颈就刃』）。子万祺，先三日死镇江。

煌言精于六壬，兵屯东溪岭时，占得四课空陷；方大惊，而追骑已及。余舟未返，占课大凶；徘徊假寐，梦金甲神来招，与王居敬（案原作王采薇，当系居敬之字；今据「神道碑」改正）言之，言未既而罹难（案「神道碑」：『公被执，居敬以计得脱，后为僧』）。煌言既死，故御史纪五昌、杭人张文嘉、沈璜书等殓之；而鄞人万斯大与朱锡九、锡兰、锡旗、锡昌兄弟复葬之南屏之阴（案「清波小志」：『煌言遗骸及杨、罗二骨，俱为煌言同郡释问石暨武林好义之士所葬』）。据是，朱氏兄弟当系杭人）。国朝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烈」。

○兵部左侍郎张公传阙名

明之亡也，死义者连镳接衽；若播迁穷海而之死靡他、称一代硕果者，则有宋文丞相而后，推明之张司马煌言云。

煌言字玄箸，号苍水；鄞县人。远祖当元时逃入高丽，以家世仕宋故。至明初，始归籍甬东，称高丽张氏。高祖伯祥，起家孝廉为令，列「郡志」「孝友」传。父圭璋，号两如；甲子乙榜。母赵孺人，艰于嗣，虔祷关壮繆；生时父梦五色云现，故小字云。幼善病，病辄濒死。六岁就塾，书上口，即成诵。十二，丧母。父判河东鹺、署解州篆，为壮繆故里；煌言谒词下，撰文祭告，以忠义自矢。年十六，补邑弟子员；迅笔皆惊人语。性豪宕，喜声歌、六博，兼致谈兵挟策之徒。父庭训甚严，屡杖之勿改。年二十三，中壬午乡榜；即操选政，弁其集曰「铭燕」，名大噪。

乙酉，宁绍兵起，蹶屣走台郡，迎鲁藩（讳以海，孝王第八子。癸未兖州破，孝王与世子咸殉；南渡袭封，侨居台州）；授检讨，司诰敕。时豪帅拥兵自卫，目无共主，士骄民困。虽有建白，势不得行。煌言感愤时事，恒声泪俱

咽。

丙戌六月朔，钱塘师溃；仓卒驰归，拜其父曰：『儿将随主航海』。竟去。监国驻舟山为行在，虽有城郭、人民，而弹丸地孤峙海中，诸豪帅若王之仁、方国安辈或死、或降，余皆市侩、菜佣，惟老将张名振一军独全，且拥戴无二心。煌言依名振，与之协力，希为一成一旅计。张歿，代统其兵；晋少司马。王兵道尔禄以书招之，不应；俾亲属开谕百端，又不应。令其父谕之降，终不应；最后报曰：『儿不孝，宁为赵苞，不为徐庶；大人善自为计』！闻者痛之。

舟山破，监国往依闽帅郑成功。其父芝龙，故海中剧盗；崇祯初，受招安，倚海为窟。岁以番舶通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积金钱无算。阳奉唐藩，子冒赐姓，跋扈甚；性实恇怯，无大略。丙戌仙霞关不守，芝龙投款，倏而北去。弟郑彩、子成功，踞厦门海岛。以嫌，杀阁部熊汝霖；他若名搢绅之从亡者如钱肃乐、沈宸荃，皆悒怏死。煌言决其无成，不往；独以孤军留浙海。忠信所孚，郑亦敬而爱之，不敢犯也。

既闻父亡，一恸而绝；比苏，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国，父死不葬；又妻子颠连，无以存活：故终其身不畜一姬侍。盖刻厉如此。吏议拒命，久籍其家；家属发京口养贍，冀其来归，而卒不动。初，煌言入海时，遇飓风，舟尽覆；登海岛，饥困待毙。梦神告曰：『饷君侯千年鹿，候十九年还我』！诘朝，果得一黑鹿，炙食之；人尝一膋，历旬不饥。遇他舟至，获免。

己亥，郑成功下镇江、犯金陵，煌言亦率其部下楼船，扬帆直抵安庆。未几，成功兵败宵遁。煌言闻报，势不能独留；而江路已截，舍舟从陆。入霍山县境，止一童子相随；迂回山谷间，迷失道。乃赂土人为导，日暮饭脱粟，弃足上靴，易双履，乘月而行。至黎明，走七十里，履不容足，中宵涉水，益加窄，足趾血殷，踵尽裂。腹且馁，望门谋朝餐。凡有问者，皆以「馆师避难」对；村中聚观如堵。导者尚隔水，远见村民之遮道而问也，必谓事露；遽逸去。既失道、复失导，主仆两人步履■〈彳仓〉徨，乡音又异；皆疑为逃卒，盘诘纷然，仍以「馆师」对，久方解。视其中貌厚者胡姓，复赂以金，使导行；强而后可。是日，又行三十里；宿旅店，亦胡族属也。忽胡之弟至，招兄出耳语；良久却入，而曰：『君从海上来，非馆师也』。问何以知之？曰：『顷有十数人过弟舍，予弟固问之，知君为海上人。吾兄弟意本无他，不须过虑也』！胡之老人闻之，亦具鸡黍焉。凌晨，谋所向；金云：『应从安庆问渡』。当煌言之离芜关而趋江上也，有旧时宾从朱某来谒；叩其近状，云卖药于安庆之高河埠市中。因嘱胡导往其地，令童子先问朱某药室所在；市人见童子之问朱也，觉有异，群踪迹之。市豪徐某、金某皆歿产，夙与朱善；偶从桥上过

，闻童子问朱君，市人又踪迹童子，亦觉有异。以数语解散，市人竟去。而朱适他往未返，无居停主，投宿逆旅；媪亦歙人，闻为朱君来，乃下榻。而胡姓导者将于次早别去，势不可留；益怅怅无聊。倏记安庆向有卖稻船往来江南北，必取道枞阳湖；高河之枞阳一水可通，令胡觅便帆渡江出池州，将登九华山，徐图归计。买舟既定，暂止客店。金与徐又自外至，引入空室；问曰：『君得毋姓张乎？』诡曰：『吴姓』。金曰：『不然。君固司马公也。日者与朱某同谒公江上，而军务旁午，余无从晋谒，窃于舟次窥见丰采耳』。遂不讳而告以故。金固要至其家，始通姓名。诘朝，令一何姓者为伴，由枞阳渡黄湓出江，抵张家滩；池州东流县所辖也。再历建德、祁门山中，走休宁；皆何姓所熟识，逐伴同行。惟鸟道羊肠，较霍山尤甚；又患疟，扶病走，头岑岑汗下如雨，蹒跚而前。东、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没，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岭头，凡过客，皆攫金为费，有戒心焉。将次祁门，江右有兵出屯朱桥；村舍遁逃，商旅裹足。赖同行多歙人，得无他。计程两日，抵休宁，即可买棹溪行，信宿达严陵矣。乃休邑有客兵过，闾閻昼闭；乘间得抵城中，寓徐之诸父善岐黄者家，治具相款。然实认为馆师与其犹子善，而不识其根柢也。兵过，买棹将趋严陵。过新安亭，亭长呵止之；索篙师金，始放行。达街口，有巡司靡逻卒登舟讯察，睥睨久之而去。解维过淳安，乃入浙省。会有文符捉民艇戴兵，紆道走遂安。凡两买棹，才得严郡；而晦迹益难。乃自婺之东、义出天台，以赴海壖；鸟道羊肠，视徽州为更甚。而辛苦艰难，亦复倍之。溯自霍山奔走以来，之安庆、之池、之徽、之严、之婺、之浦江、之义乌、之天台、宁海，计程二千余里；间关百折，志不少挫。归而招集散亡，寄身孤屿；在南田、临甯间，飘泊数年。恒以一剑自随，誓死不贰。

甲辰秋，逻者获二卒为导，突往执之。被执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鸣，跃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张待以客礼；角巾葛衣，舆而入。张曰：『张先生何以屡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国难无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见江东！』劝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诚诸将卒送者几千人，齐声号恸。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门，曰：『姑缓！』望北四拜，辞阙也；望郭门四拜，辞乡也。随与岸上送者拱手而别。登舟，左右翼而行，虑其赴水；笑曰：『无庸！此非我死地！』至武林，处于旧府。时总督赵劝之降甚力，始终不答。自被执，即不食；日赋诗自娱。守者叩头哀恳，煌言徐曰：『既办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复食，亦惟啖时果数枚而已。一日，督院赴馆，蹙额曰：『老先生部文到矣！』煌言即起。肩舆至官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含笑从文山，一死万事毕』。端坐于地而正命焉。会城义士朱亶生、张文嘉等葬其遗骸于西湖南屏山（杭人称为南屏先生）净慈寺左邵皇

亲坟翁仲后之左侧，遥与岳武穆、于忠肃两墓相望。煌言诗：『西子湖头有我师』；从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万祺，前三日亦被刑于京口。幕客句容罗纶、鄞人杨冠玉，与煌言同死；俱葬于左右，三冢巍然。杨冠玉者，大家后裔；与煌言比邻。父母死，从之海上。临刑，当事见其幼，欲释之；冠玉曰：『司马公死于忠，某义不忍独生』！延颈就刃。今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而部曲过其墓者，犹闻野哭云。

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林时对曰：公幕客王畏斋，黄岩诸生；今披缙，名超遯。语余云：『公被执前一日，梦金甲神持符，称奉上帝命召公。次早，告畏斋，詫其异。俄有白气一缕，直冲至所居茆厂；畏斋亲见之。夜半子时，即蒙难』。呜呼！公之生死，固非偶然也。

卢宜曰：苏子卿之使漠北也十九年，公之处海上也亦十九年。而公所历，有倍难者；其一生一死，固可勿论也。公少白晰，美丰姿；后乃高颧长髯，岳岳千仞。宜家去公宅仅三、四十武，幼时犹及亲公色笑。知之最详，亦最确当。执公时，得一篋满，中皆书札；提督张虑连染滋祸，取火焚之。适里中朱氏妇在署中为女红师，乞得公诗文名「奇零草」两帙；今与「北征记」、「祭张侯服（名振字）文」、「答王招抚、王兵道、赵督院书」并传于此。然则天地之正气，固鬼神所呵护也。公诚文山之后一人而已；尝考文文山小字云孙，而公降生之兆，适与文山同，是又一奇也（张美翊案曰：见「续表忠记」）。

○张公苍水传沈冰壶

张公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浙之鄞县人，宋相知白之裔也。父圭章，天启甲子举人，官至刑部郎。

公生而颀岸，秀眉削面。吐音如洪钟；目瞳炯炯有光，顾盼非常。轻财结客，喜陈法务。瑰玮大节，不修边幅细行，渔酒色。时时从博徒游，掷立尽，辄大噓称快为笑乐，数私斥卖其生产。刑部公恨之，不能禁也。然风骨棱棱，不可一世；识者早以国士许之。年十六，补邑诸生。庄烈帝以天下乱，欲诸生习武备；着令试文后，较射。一时诸生非素习，多仓卒应故事，观者皆匿笑不止；公引满，三发皆中，一时惊服。膺壬午乡荐。

申、酉两都之变，旧臣奉鲁王监国于绍兴，郡人钱忠介公肃乐举兵应之；公与同事，受翰林院编修。丙戌，浙东师溃，鲁王航海，公依肃虜伯黄斌卿于翁洲。次年，我松江提督吴胜兆阴与吴中士绅定谋复归明；鲁王命定西侯张公名振往援，公以侍讲兵科给事中拜右佥都御史，持节监其军。至崇明，遇颶覆舟，几被获；匿于房师故诸暨令钱公世贵所，得免，间道归海上。戊子，移

军上虞之平冈山，与四明山王少司马翊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东列城为之昼闭。

庚寅，鲁王入居翁洲，公朝见。次年，翁洲破，扈王至闽海。时延平王郑成功遥奉永明正朔，王居金门为寓公而已。癸巳冬，返浙；复监定西侯军北。擢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军皆恸哭失声；定西侯题诗山寺，公属和。一时军声大振；以上游师未至，左次崇明。甲午，复入长江；掠瓜仪、抵燕子矶，金陵震动。终以孤军无应，迄无成功；乃乘流东下，联营浙海。

戊戌，永明王自滇中遣使授公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我总督郎廷佐寓书招降，公答书曰：『夫揣摹利钝、指画兴衰，庸人听之或为色变；而忠贞之士则不然。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讎，所期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以故毡雪自甘、胆薪弥厉，而卒以成功，古今来不可胜计。如仆者，将略原非所长，祇以读书知大义，痛忿虏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区区之心，以济则赖君之灵，不济则全臣之节；岂繁词曲说足以动其心哉！乃执事俨然以书通，似仆亦庸庸者流，可以利钝、兴衰动者。譬之虎伥戒途、雁奴伺夜，既受其役，竟忘其哀；在执事固无足怪，而仆闻之，发且冲冠矣。且执事固我朝勳旧之裔，而辽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厚泽，宜何如悲伤；痛父母之深讎，宜如何报雪！稍转一关，不失中兴人物。甚为执事不取也』云云。是年七月，从成功北伐。抵羊山，复遇颶覆舟，返櫂。

踰年夏五月，成功以公练习江上形势，令率所部数千人为前驱。次崇明，公谓成功曰：『崇沙，江海门户也，且悬洲可守。盍先定之，进退可以有据』？成功不听；后卒为守将梁化凤所袭，始悔不用公策云。将取瓜步，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公扬帆逆流而上，风息行迟，炮声雷轟，洪波为沸，水军伤者甚众，且进且却。公叱舟人冒险径进，同■〈舟宗〉继之；时得入者仅十七舟，而十三舟皆公辖也。于是直薄瓜洲城下。次日，成功师始至会战，斩获我满、汉兵无算；乘胜入其城。成功即欲取金陵，公请先京口；成功曰：『奈金陵援师朝发夕至何』？公曰：『吾以偏师先捣观音门，则金陵夺魄，将谋自救不暇，岂能分援他郡』！成功然之，且以直达芜湖为约。未至仪征，吏民賣版图迎降五十里外。公纪律甚严，濒江小艇载果蓏贸易如织，若不知有兵者。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而成功于二十四日下京口矣。七月朔，公哨卒仅七人掠江浦，取之。初五日，公所遣先往芜湖别将以降书至。成功谓公曰：『芜关居江、楚下流，为江介锁钥重地；倘金陵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可虞也。非公遏之不可』！遂行。

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皆归附恐后；府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

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江浦、溧水、溧阳、建平，旬日间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当是时，公所过兵不血刃，吏民争持牛酒以献；深山穷谷中遗老来见日数辈，竟莫测所自来。公皆款颜慰劳，莫不叹息泣下。每入城，必先谒先圣庙，坐明伦堂，招诸生，勉以忠孝大义，不宜忘三百年养士之报；莫不人人思奋。而江、楚、鲁、卫豪杰亦诣军门，愿受约束为响应。公亦自以为功在旦夕，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州，以扼上流；一军据和州，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无何，而金陵之败书闻矣。初，成功之既取京口也，公谓『兵贵神速；若从水道进师，巨舰逆流，迟拙非策，使敌得为备』。而成功竟从水道进。及围金陵，复上书成功，谓『屯兵坚城，师老易生它变。宜激励将士，一鼓下之；不能，则宜分遣诸帅，尽取畿辅旁郡。若城中出援，我师首尾邀击；如其自守，我则坚垒以待。俟四面克复，乃以全力注之，蔑不济矣』。而成功狃于屡胜，士皆释兵而戏。我师谍知之，出不意，发轻骑掩击之；人不及甲，遂大败。公方在宁国受新安降，报至，乃返芜湖；时七月二十九日也。初意师即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京口。故弹压列城，无有变志。我帅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以书相招，峻词拒之。遣人至成功所，请『立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而成功竟踉跄归海矣。北艘千余截于下流；归路既梗，公计江、楚败问未至，姑引舟趋鄱阳，以为后图。八月七日，次铜陵，与楚师遇，兵溃。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陆。霍之阳山寨方就抚，拒不纳；将之英之将军寨。公精六壬，占数世应皆空，大惊；俄而追师突至，士卒皆窜去。公单骑脱走，止一僮、一卒相随。崎岖山谷迷失道，厚赂土人，得导以出。变姓易服，夜行晓伏。遇故人之友金生、徐生阴左右之，始得全。方病疟，力疾奔走，间道至安庆，之池，之徽，之严，之浦江、义乌，之婺，之天台、宁海，得达海壖，计程二千余里；足指血殷，踵尽裂。当是时，索公急；有诣军门自称曰：『我明朝张司马也，来就死』。谈笑受戮。一时啧啧，皆哄传为公已死；而不知实阴为公规脱死者也。

公既归，树纛鸣角，散亡复集。庚子，驻师林门。辛丑，入闽海。上启鲁王，陈恢复大计；劝其亲征，使天下晓然知报讎雪耻之心。时成功方经营台湾，与红夷构难，不复措意中原；公遣客罗子木寓书谏之曰：『殿下东宁之役，岂诚谓外岛可以创业开基哉！不过借以栖息文武将吏家室，使免内顾之忧。自古未闻以辘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所以识者危之。况大明之倚重于殿下，以殿下之能雪耻复讎也。区区台湾，何与于赤县、神州？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磧；生既非知、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且今日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块干净土；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故思

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能有枝叶乎？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倘寻徐福之行踪、踵卢敖之古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即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监；殿下宁不自爱乎！夫虬髯一剧，祇是传奇滥说；宁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鲜，又非可语于今日也』。成功卒取台湾，复作「感时」诗四首以讽。

迁界令下，公痛万姓流离，予我安抚书云：『但使残黎朝返，则不佞夕挂高帆。十洲三岛，莫非生聚教训之区；尝胆卧薪，别有扶危定倾之计。何忍重困此一方民也』！

明年，永明王为吴三桂所害，宗室、勳戚皆死；惟吉王自缢以殉，太后、中宫送北为尼。公复上启鲁王，乞速正大号以存正统；不果。俄而成功即世，鲁王亦薨；公愤悒不得志，复归浙海，居悬罍。悬罍在海中，荒瘠无居人。山南有■〈舟宗〉港，可通舟；其阴则峭壁千寻，林木蓊翳。公结茅其中，人莫能窥；从者惟罗子木、杨冠玉，余惟舟子、役人而已。

甲辰，我圣祖仁皇帝即位之三年，是时海宇宁谧，郑经东匿不出，八闽安澜；独公风帆浪楫，傲岸于明、台之间。议者益忌公，于是索公愈甚，械系公之妻子、族属，悬重赏购之。公之校降于我朝者，欲致公以自效，与其徒数人伪为行脚僧，投普陀山寺。会公遣余舟至，以其僧也昵之，竟为所缚；胁告公处，击杀过数人，而后肯言。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所居畜双猿，时缘木杪以候动静；船在十里之外，则猿见急号，公得为备矣』。乃从中宵绕山之背，暗中猿不及觉。遂执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时七月十七日也。方余舟未返，公占数，主有非常之变；襄■〈襄，回代非〉假寐，竟及于难，岂非命乎！十九日，公至宁波，方巾葛衣，乘肩舆而入；观者啧啧叹息，同于昼锦。入提督府顾盼，谓人曰：『此沈相国第也，我昔曾会文于此。今忽忽二十年后，不胜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恻耳』！张帅举酒属公，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八月，送至会城；作诗辞故里曰：『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属于闽！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他年青史传』！其二曰：『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既至，供帐如上宾，公南面坐。故时部曲降我朝者，虽参将、提镇，皆行庭谒礼。司道、郡县至者，公但拱手，不起；一时皆望公为天神。士民欲得睹公面为幸，赂守者络绎不绝；求翰墨者，积几案如山，公称情挥洒应之，无倦色。作歌书狱壁曰：『呜呼！沧海扬尘兮日月盲，神州陆沈兮陵谷崩。余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惟彼文山兮亦羁縻乎燕京，黄

冠故乡兮非余心之所馨！等鸿毛于一掷兮，何难谈笑而委形。念先人在浅土兮，忠与孝而无成；繫嗣子之牢笼兮，痛宗祀之云倾！已矣乎！荀琼谢玉兮亦有时而雕零，余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与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何分孰为国祚、孰为家声！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贞；若以拟夫「正气」兮，或无愧乎先生』。九月七月，公诣市；复赋绝命诗曰：『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遂死；年四十五。武林张文嘉、石门吕光轮、甬江万斯大与僧超直葬之南屏之阴，符公「三席」、「一枝」志也（公忆西湖诗亦云：『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愤武穆连忠肃，参得新祠一座无』？似非偶然。故「志铭」有『一时发言，皆同讖语』云）。公娶董氏，陷狱中，久之得解。子万祺，先公三日戮于京口；以再从子鸿福为嗣。所著有「奇零草」、「冰槎集」。

子木、冠玉、舟子皆从死。子木名纶，溧阳人。己亥之役，谒公于江宁，陈山川形势甚悉。公异而欲留之；曰：『亲在，未敢以身许人也』。既而从成功招，将徇吴会；会成功兵败欲还，子木遮说，不肯留。于是奉其父，随军浮于海。未几，父苦风涛眩晕，奉之北归；次闽之三山，猝遇我兵，子木以死卫父，斗逾时，矢集铠如蝟，坠水得出，而父竟就缚以去。子木恸哭呕血，流离跋涉，百方求出奇计以救父，卒不得父音耗，乃复投公营。膂力绝人，能诗；与公相倡和，悲歌慷慨，有古烈士风。冠玉，鄞人，年少、美姿容，谐媚谨愿。公绝爱幸之，卧起、饮食必与共居。恒邑邑，得冠玉立解。及公被难，流连不忍去；旗人有艳而欲得之者，坚不可。乃同被害。

论曰：华亭徐孚远（闇公），公同年生也；叙公「奇零草」，引「梁史」：江陵沦陷，王子珩以一州之力声义抗旌，虽兵败身执，益以复讎为事，终不北面于陈。陈庆之以兵八千北伐，乘胜下元魏数十城，直据洛阳；及势失兵燹，间行得达江南。此二人者，其行事与公绝相似，而其志与日月争光。则徐公又拟之诸葛武侯、文信国矣。夫公之才远不及武侯，望亦逊于信国；而时之艰、境之奇，则更甚于武侯、信国。自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溺，首尾十有九年；其经营为倍蹇矣。己亥之役，功在漏刻而复败之，天也！然而谈其事者，迄今犹嚮嚮有生气，何耶？

张美翊案曰：冰壶字清玉，号梅史；山阴岁贡生。性孤峭，于时寡合；熟于胜国诸老轶事。曾举乾隆鸿博，报罢（寿鏞案：蹇叟校及沈传，托其友余霖检查「山阴县志」；余书云：『沈冰壶，见「县志」卷十五「乡贤」传云：「性孤峭，喜博览。家贫无书，恒借书披阅。有所著述，以一缸贮之，往往为人取去；最熟胜国诸老轶事。著有「古调自弹集」；今原书犹在』。可想见蹇叟旁搜之勤矣）。

○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黄宗羲

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速也。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但不容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矣。

武林张文嘉、甬水万斯大与僧超直葬苍水于南屏之阴。余友李文允谓：『文山属铭于邓元荐，以元荐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无在者，苍水之铭非子而谁』？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录」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为铭。

公讳煌言，字玄箸，别号苍水；宋相张知白之裔也。曾孙集贤修撰袭，自沧州徙平江；集贤子吁，又自平江徙鄞。九传至景仁，避元末之乱，泛海至高丽；洪武初，始返乡里。又四传，而张氏以雍睦名。长伯祥，举成化癸卯贤书；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锡，锡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应斗。应斗生圭章，字两如，天启甲子举人，仕至刑部员外郎；公之父也。妣赵氏，封宜人。公幼颇跼弛不羁，好与博徒游，无以偿博进，则私斥卖其生产；刑部恨之。然风骨高华，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为诸生。时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试文之后试射。诸生从事者新，射莫能中；公执弓抽矢，三发连三中，暇豫如素习者。观者以为奇。崇祯壬午，举乡试。

东江建义，公与钱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编修；出筹军旅，入典制诰。丙戌，师溃，公泛海依肃鲁于翁洲。明年，松江吴胜兆反，公以右佥都御史持节监定西侯军以援之；至崇明，飓风覆舟，公匿于房师故诸暨令家以免，得间道归海上。又明年，移节上虞之平冈山寨，与王司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东列城为之昼闭。庚寅，翁洲为行在，公复从之。翁洲堕，扈蹕至闽海。时闽事主于延平，遥奉桂朔，监国为寓公而已；公激发藩镇，改鷓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复监定西侯军，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军皆恸哭失声；燿火通于建业，题诗兰若中。以上游师未至，左次崇明。顷之，再入长江，掠瓜、仪，抵燕子矶，南都震动；而师徒单弱，中原豪杰无响应者，亦遂乘流东下，联营浙海。

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延平北伐，公监其军；碇羊山，孽龙为祸，海舶碎者百余，义阳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岛，群羊乳其上，见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杀；杀之，则风涛立至。军士不信，执而烹之，方熟而祸作。于是返旆。

明年五月，延平全师入江，公以所部义从数千人并发。至崇明，公谓延平：『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自依』。不听。将取瓜州，延平以公为前茅。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皆西洋大炮

。炮声雷轟，波涛起立，公舟出其间。风定行迟，登舵楼，露香祝曰：『成败在此一举。天若祚国，从枕席上过师；否则，以余身为齑粉，亦始愿之所及也』！鼓棹前进，飞火夹船而堕，若有阴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议师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顿兵京口，金陵援骑早发夕至，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请公往。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延平已下京口，水师毕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延平谓：『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办』！七日，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偏新安。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馮牙相应。当是时，公师所过，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父老携杖炷香、挈壶浆以献者，终日不绝。见其衣冠，莫不垂涕。

亡何，而金陵之败闻。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芜湖。初，公语延平：『师老易生他变，宜遣诸帅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则首尾邀击；如其自守，我则坚壁以待。四面克复，收兵麇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听；自以为功在刻漏，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大兵谍知，以轻骑袭破前屯，延平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大兵倾城出战。兵无斗志，大败。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撤京口之师而去。公之闻败也，亦谓虽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退守镇江。故弹压列城，无有变志。遣人至延平，请『益百艘，天下事尚可为化』。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余艘截于下流，归路已梗；引兵趋鄱阳，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铜陵，与楚师遇，兵溃。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陆，士卒尚数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县有阳山寨，在山巅，可容万人，饶水泉，故义师所据，已受招抚。闻公至，拒之。英山有将军寨，转而至彼；渡东谿岭，追师奄至。士卒皆窜，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赂土人为导，变服夜行。天明而踪迹者众，导脱身去，踪迹者得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卖药于安庆之高河埠，求一人导至其所。至则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识公为张司马，怜其忠义，导公由枞阳湖出江，渡黄湓，抵东流之张家滩。陆行建德、祁门两山中，公方病症，力疾零丁；至休宁，买棹入严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东、义

，出天台，以达海墉。树纛鸣角，散亡复集。

庚子，驻师林门。辛丑冬，入闽海，遣客罗子木至台湾，责延平出师。时延平方与红夷构难，殊无经略中原之志。公作诗诮之云：『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明年，滇事败，延平师既不出，公复归浙海。

甲辰，散兵居于悬壘。悬壘在海中，荒瘠无居人；山南多■〈汙义〉港通舟，其阴巉岩峭壁。公结茅其间，从者为罗子木、杨冠玉，余惟舟子、役人而已。于时海内承平，滇南统绝，八闽澜安；独公风帆浪迹，傲岸于明、台之间。议者急公愈甚，系累其妻子、族属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为功；与其徒数十人，走补陀，伪行脚僧。会公告余之舟至，余人谓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胁余人，令言公处，击杀数人，而后肯言。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船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缘藤踰岭而入，暗中执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宁波。方巾葛衣，轿而入；观者如堵墙，皆叹息以为昼锦。张帅举酒属公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后数日，送公至省，供帐如上宾。公南面坐，故时部曲皆来庭谒。司道郡县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于侧，皆视公为天神。省中人赂守者得睹公面为幸。翰墨流传，视为至宝；每日求书者，堆积几案，公亦称情落笔。九月七日，幕府请公诣市。公赋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从死。子木名纶，溧阳人；冠玉，鄞人。公生于万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万祺，先公三日戮于镇江；今以再从子鸿福为后。

公精于六壬，兵屯东谿岭，占得四课空陷；方大惊，而追骑已及。余舟未返，占课大凶，主有非常之变；徘徊假寝，卒遭束缚。间尝以公与文山并提而论，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然而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则亦从而转矣。惟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北征录」，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申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经营者，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处为益难矣。

公父刑部尝教授余家，余诸父皆其门人；至余与公，则两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鲸背蛎滩之上，共此艰难；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戈戈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铭曰：庐陵之祠，四忠一节。文山自许，俎豆其列。谁冠貂蝉，增此像饰！曰惟信公，终焉是揭。西湖之阳，春香秋雾。北有岳坟，南有于墓；公亦有

言，窀穸是附。同德比义，而相旦暮。前之庐陵，后之甬水；五百余年，三千有里。一时发言，俱同讖语；天且勿违，成人之美。

○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东拒命，虽一岁遽定，而山海之间告警者尚累年。吾宁之首事者，为钱、沈二公；其间相继殉节者四十余人，而最后死者为尚书张公。

方钱忠介公之集师也，移檄会诸乡老，俱未到；独公先至。忠介相见，且喜且泣。既举事，即遣公迎监国鲁王于天台；王授公为行人。至会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诰，出筹军旅。公虽与忠介共事，而持议颇不尽同。闽中颁诏之使至，议开读礼；张公国维与熊公汝霖为一议，朱公大典与忠介为一议。公出揭，以为当如张公之言；因请自充报使入闽，以释二国之嫌。王从之。及自闽还，累有建白，不见用。

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入闽，公从之。既至，招讨使郑成功以前颁诏之隙，修寓公之敬于王，而不为用。公劝名振还石浦招散亡，以谋再举；乃偕还，王加公右佥都御史。时威虏侯黄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军与为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吴胜兆请以所部来归，斌卿心不欲往；而都御史沈公廷扬、御史冯公京第与公并劝名振应之，遂监其军。以行至崇明大风覆舟，沈公死之，公与名振等皆被执；有百夫长者识公，导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壬午房考知诸暨县钱氏。七日，间道复归舟山。

时忠介已奉王出师于闽，浙东之山寨亦群起遥应之；公乃集义从于上虞之平冈。山寨之起也，因粮于民；民始以其为故国也，共饷之。而其后遂行抄掠，民苦之。其不以横暴累民者，祇李公长祥东山寨、王公翊大兰山寨与公而三；履亩输赋，余无及焉。

庚寅，闽师溃，诸将以王保舟山，名振当国，召公以所部入卫；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总兵张杰、海道王尔禄并以书招公，公峻辞拒之。

是秋，大兵下舟山；名振奉王亲搗吴淞以牵制舟山之师，拉公同行。舟山陷，公扈王再入闽，次鹭门。时郑成功军甚盛，既不肯奉王；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独以名振之军为王卫，时时激发诸藩，使为王致贡。然公极推成功之忠，尝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闻之，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亦岂与吾异趋哉』！故成功与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

癸巳冬，复间行入吴淞。寻招军于天台，次于舟山。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烽火逮江宁。时上游故有宿约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顷之，再入长江

；掠瓜洲，侵仪真，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东下，驻舟山。是役也，诚意伯刘孔昭亦以军会；或曰：『孔昭，南都之乱臣也；公何以不绝之』？公曰：『孔昭罪与马、阮等；然马、阮再卖浙东，而孔昭以操江亲兵栖迟海上者盖累年矣，则其心尚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为马、阮浙东之续，将何补乎』！闻者服之。

是年，名振卒；遗言以所部付公。自公平冈入卫之后，部下不满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功贻书于公，谋大举。丙申，公军于天台；是冬，军于闽之秦川。丁酉，大兵迁舟山之民，公还军舟山。时王已去监国号，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督郎廷佐以书招公，公峻辞拒之。是年七月，成功以师会公北行，仍推公为监军；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见人驯扰不避，然不可杀；杀之，则风涛立至。至是，军士不信，杀而烹之；方熟而祸作，碎船百余，义阳王溺焉。复还军舟山治舟。

明年五月，成功会公于天台；悉师以行，游军至于鄞之东鄙。师次崇明，公曰：『崇沙，江海之门户也，且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为老营。倘有疏虞，进退可依也』。不听；而请公以所部为前军，向瓜洲。时大兵于金、焦间，以铁索横江；所谓「滚江龙」者也。谭家洲岸，皆西洋大炮雷鎗。而公孤军出其间，成功遣水师提督罗蕴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水者断滚江龙，而支军进夺谭家洲炮。相约滚江龙既断，则公即进踞上流，夺其木城以夹击之。滚江龙虽断，然舟多应炮而没，不得前。公登舵楼，焚香祝天，飞火夹船而堕，遂以十七舟竟渡。公渡，而谭家洲守炮者亦走，木城俱溃，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擒。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战不利，提督管效忠走；攻城，克之。议师所向，成功欲直趋江宁；公请先取镇江。成功恐江宁之来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彼将自守不暇，何援之为』！成功即请公行。未至仪征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来告镇江之捷，公兼程昼夜进。次日，抵观香门；而致书成功，请以步卒陆行赴白下。时江督郎廷佐惧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来，大兵之征黔者凯旋闻信，倍道而至，入同守城，于是严备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虚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师方至；次日，公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成功谓『芜湖为江、楚所往来之道，请公往扼之』。公颇以成功年少恃勇为忧，欲留军中，与之共下江宁而后发；辞之不得。乃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军拔和州，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东、道、休、歙诸城。大江南北相率来归，其已下者：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四府，广德、和、无为三州，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巢、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二十四县

。初公之至芜也，军不满千、船不满百，但以大义感召人心。而公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濒江小艇，载果菰来贸易者如织；公军入，以船板援之而上江滨，因呼为「船板张公之军」。公所至城邑，入谒先圣。遗臣、故老赴见者，角巾抗礼，抚慰恳至；守令则青衣待罪，考其政绩而去留之。远方豪杰，延问策画，勉以同仇；多有订师期而去者，日不暇给。于是徽州降使方上谒，而江宁之败问至。初，公贻成功书，以『师老易生他变；宜遣诸将，分取句容、丹阳诸城邑。如白下出援，则首尾夹击之；如其自守，则坚壁以待。倘四面克复，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闻江北如破竹，谓城可旦夕下；虽有遣水师提督罗蕴章招抚吴会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营牵连立屯，安设云梯、地雷，并造木栅。而苏松总兵梁化凤等以马步兵相继至，浙之驻防兵亦来援；长驱入城，莫之遏者。前锋将余新锐而轻，士卒樵苏四出，营垒一空。化凤谍知之，以轻骑袭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大兵倾城而出，诸营瓦解。成功之良将甘辉亦以马蹶被擒，死之；军遂大溃。初，议取崇沙，甘辉之言与公合；及议遏苏、常援兵，辉言亦与公合。而成功皆不听，以致败。公之闻信也，以为虽败，未必遽登舟；虽登舟，未必遽扬帆；虽扬帆，亦必入镇江以图再举。故弹压列城，秘不使诸将知；而更贻成功书，以为『胜负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撤镇江之师，竟入海。先是镇江之捷，漕督以师援江宁，中道溺死；松帅马逢知密以书请降，其自巡抚而下皆欲出走，故公劝成功持久以观变。既不得请，江督郎廷佐等复以书招公，公峻辞拒之；廷佐乃发舟师，以扼公归路，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与诸将议，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带尚未知我之败；我麾下已万余，前此豪杰来见者又多成约，不如直趋鄱阳，招集故杨、万诸家子弟以号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铜陵，与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奋击败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引而东下，炮声轰然；而公军误以为来劫营，遂溃。或劝公入焦湖，慈谿义士魏耕遮道说公，以为『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驻军；而英、霍山寨诸营尚多，耕皆识其魁，请入说之，使迎公』。乃焚舟登陆，士卒愿从者尚数百人。十七日，入霍山；寨已受抚，不纳。乃次英山；甫度东溪岭而追至，士卒纷窜。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赂土人为导，变服夜行。天明，而踪迹者多，导脱身去；又以赂，解散诸踪迹者。然而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卖药于安庆之高河，复赂一土人导以往。至则故人适他出，而其友有识公者，盖亦以观变从江上来至安庆者也。遂导公由枞阳出江，渡黄湓，抵东流之张滩，陆行建德、祁门山中。公方病疟，力疾零丁。至休宁，买棹入严陵；又恐浙人之多识之也，改而山行，自东阳、义乌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向；或曰

抗节死安庆，或曰殒英、霍山寨中，或曰为浮屠矣，父老多北向泣下者。及闻公至，妇女皆加额，壶浆迎之。人谓是役也，以视文丞相空阬之逃，其险十倍过之；而其归，则郭令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驻节天台，树纛鸣角，故部渐集。成功闻公还，亦喜；遣兵来助公。公巡视天台，海上有长亭乡者多田而苦潮，乃募诸义民筑塘以扞之；至今犹蒙其利。乃遣人告败于滇中，且引咎；滇中赐公专敕慰问，加官尚书，兼官如故。

明年，移师林门；寻军于桃渚。时大兵两道入海讨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丧败之余，虽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台湾以休士。公闻之，不喜。辛丑，引军入闽，次于沙关，成功已抵澎湖；公遣幕客罗子木以书挽成功，谓『军有进寸、无退尺；今入台，则将来两岛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听。成功虽东下，而大兵尚忌之；惧其招煽沿海之民，于是有迁界之役。沿海之民不愿迁，大兵以威胁之，犹迟迟不发；公顿足叹曰：『弃此十万生灵而争红夷乎』？乃复以书招成功，谓『可乘此机，以取闽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遗书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荃期、徐公孚远、监军曹公从龙，劝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孤军徘徊两岛，要其刘琨、祖逖之志未尝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复遣子木入台，苦口责成功以出师；成功方得台，不能行。公乃遣职方郎中吴鉏挟帛书，间道入鄖阳山中，欲说十三家之军，使之挠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师。

壬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于台；公哭曰：『已矣！吾无望矣』！复还军林门。会闽南诸遗老以成功卒，谋复奉鲁王监国，贻书来商；公又喜，即以书约尚书卢公若腾而下，劝以大举。又拟上诏书一道；又以书约成功子经，劝以「亚子锦囊三矢」之业。于是公厉兵束装，以待闽中之问。是年，浙督赵公廷臣与中朝所遣安抚使各以书招公；公复安抚书，大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社稷、下则欲保扞桑梓。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至民生之愈蹙。十余年来，海上刍茭糗糒之供、楼櫓舟航之费，敲骨吸髓，可为惕然。况复重之以迁徙，谄以流离；哀我人斯，汔可劳止！今执事既以保境息民为言，则莫若尽复滨海之民，即以滨海之赋畀我；在贵朝既捐弃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暂息争端以俟天命。当与执事从容羊、陆之交，别求生聚教训之区于十洲三岛间，而沿海藉我外兵以御他盗。是珠崖虽弃，休息宜然；朝鲜自存，艰贞如故。特恐执事之疑且畏耳，则请与幕府约：但使残黎朝还故土，不佞即当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复督府书：『执事新朝佐命，仆明室孤臣；……区区之诚，言尽于此』。闽南消息既杳，郑经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

壬寅冬十一月，鲁王薨于台；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于王。甲辰六月，遂

散军居南田之悬罍。悬罍在海中，荒瘠无人。山南有■〈汜义〉港，可通舟楫；而其北为峭壁，公诘茅焉。从者惟故参军罗子木、门生王居敬、侍者杨冠玉，将卒数人、舟子一人。

初，公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书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公父亦潜寄语曰：『汝弗以我为虑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终；鄞人李邺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书招公，公不发书，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犹令镇江将军善抚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呜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于是浙之提督张杰惧公终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诸将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补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余之舟至，以其为校，且已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舟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执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宁；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叹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为马廐乎』？杰以客礼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叹曰：『某不肖，有孤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杰遣官护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苏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动；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虽然，吾志已定，尔无虑也』。扣舷和之，声朗朗然。歌罢，酌酒慰劳之。而公之渡江也，得无名氏诗于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后身也』。浙督赵公寄公狱中，而供帐甚隆；许其故时部曲之内附者，皆得来慰问。有官吏愿见者，亦弗禁。公终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见者以为天神。杭人争赂守者入见；或求书，公亦应之。呜呼！制府之贤良，在张宏范之上。然非圣祖如天之大量，则褒忠之礼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无以邀圣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遥望凤凰山一带曰：『好山色』！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

公讳煌言，字玄箸，别号苍水；浙宁波府鄞县西北厢人也。父刑部员外郎圭章，祖应斗，曾祖尹忠。太夫人赵氏，感异梦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劲挺，生而蹻弛不羁。喜呼卢，无以偿博进，则私斥卖其生产；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中孙穆甫雅有藻盐，曰：『此异人也』！乃以己田售之，得金三百两为清其逋；而劝以折节读书。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诸生于试「经义」后，试射。诸生从

事者新，莫能中；公执弓抽矢，三发三中。举崇祯壬午乡试。感愤国事，欲请纓者累矣；而卒以此死。公初以争颁诏事，与同里杨侍御文瓚忤；遂不复面。及戊子，侍御一门死节，公哭之恸；曰：『负吾良友』！所亲有失节者，公从海上贻之书曰：『汝善自卫，勿谓鞭长不及汝；吾当以飞剑斩汝』！公之初入海也，尝遭风失维，飘至荒岛，绝食。梦一金甲神告之曰：『赠君千年鹿，迟十九年还我』！次早，果得一鹿，苍色；人食一禽，积日不饿。及被执，又梦金甲神来招之；盖十九年矣。雅精壬遁之学。己亥之渡东溪也，占得四课空陷；方大惊，而兵至。余舟未返，即以金甲之梦占之，大凶；方呼居敬告之，而兵至。生于万历庚申六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董氏，子万祺，并先公三日戮于镇江。女一，即归予族祖穆翁为子妇；予族母也。初，杭有举人朱璧者，抗词作保状，以百口保万祺母子；不得。今以再从子鸿福为公后。公之未死，尝赋诗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肃公二墓之间。于是鄞人故御史纪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购公首，而杭人张文嘉、沈横书等敛之。有朱锡九、锡兰、锡旗、锡昌兄弟者豫为公买地经纪之，而鄞人万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阴，从公志也；姚江黄公宗羲为之铭。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十七余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只鸡絮酒酹公墓下者；而吾乡亦以公忌日祭之。罗子木者，名纶，以字行；溧阳人也。己亥，公在江上，子木挟策上谒。公以其少年而负奇气，有清河李萼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辞。及公之芜关，子木之族父蕴章故在成功军中，引见成功。江宁之败也，子木涕泣顿首，固请成功无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强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参成功军事。旋奉父北行，将赴公营；卒与大兵遇，格斗。子木坠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缚去。子木展转闽南，思出奇计以救父；逾时不得音问，呕血几死。复赴公营，公勉以立功即为报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将脱之；固请从死。王居敬者，字畏斋，一字采薇；黄岩人也。公被执，居敬以计得脱。其后为僧，名超遁；颇能言公遗事，亦不负公者。而前此诱执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户；奉大帅命巡海岛，猝遇公之旧将愤其害公，执而杀之。予尝谓公解军而后，已将以悬轡为首阳；向非张杰生事徼功，公似可以无死。然是时公犹未五十，非甘心黄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祸，公决未肯晏然坐视者；而谓中土能忘情于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见保于梦炎也。且天下无惜死之忠臣，剖肝绝脰，正所以全归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无存者。今所存者：「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槎集」，其杂文也；「北征录」，己亥纪事之编也；「采薇吟」，则散军以后之作，而蒙难诸诗附焉；共八卷。公既爱防守卒史丙之义，遂日呼与语，因得藏公之集。有宜兴人徐尧章者，从丙购之；曰：『公之真迹，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尧章乃钞以归。

呜呼！吾乡死事诸公，公为最后，而所成亦最伟。然世人但知夸公之忠诚，而予更服公之经略。故涉历山海之间，且耕且屯，而民乐输赋；招抚江北三十余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缙城，而陂塘之利传之无穷。惟其深仁以成遗爱，斯在古人中，诸葛孔明渭南之师不过尔尔。诸葛有荆、益之凭藉，所以得成三分之业；而公无所资，终于賫志以死，则天也！尝有盗公之衣者，部下擒而献之公；曰：『衣在我为我煖，在尔为尔暖；其煖一也』。即以其衣赐之。其大度如此。姚江黄公之志，其叙公北征稍详；而前后多所罣漏。至于公之官阶，终尚书；浙督赵公曾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为阁学、黄氏「墓志」以为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则谓公于己丑己官尚书，亦不合。若杭人吴农祥所作公传，尤诞妄不足取信。予乃考公集中诸事蹟，合之野史所纪，并得之先族母之所传者，别为碑铭一篇。或曰：公子万祺在镇，故尝有侍婢举一子；守者怜其忠嗣，私为育之。然今无可考矣（张美翊案曰：苍水有后，详见「四月谈助」卷二十四第八叶）。嘉庆三年，浙江提督苍保，其嗣裔也。

其铭曰：天柱不可一木撑，地维不可一丝擎。岂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诚；亦复支吾十九龄，啼鹃带血归南屏。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

○张督师画像记余祖望

吾乡传张督师画像者颇多，其遗集卷首亦有之；而神气骨相各不同。先伯母自黄岩归，予以叩之；则曰：『无一肖者。尝闻先公于甲辰钱塘狱中，曾写一像，富有存者；汝盍访之』！予乃贻书访之万九沙先辈，而九沙曰：『有之』；因摹寄焉。先伯母曰：『是已』。予遂取姚江黄先生之志、杨征士遴之记及吴农祥传读于旁，先伯母曰：『惟「吴传」舛戾无可信者。然吾所记轶事，虽毫忘十九，尚有足以补黄、杨之阙；汝其识之！先公生平不执宿见。画江之役，闽中以诏书至，张公国维、熊公汝霖谓不宜开读，以阻军气；朱公大典、钱公肃乐恐启争端，相持未下。当时庶僚疏论此事者，李侍郎长祥与先公右张，而杨侍御文瓚右朱；先公即出揭力排杨。由是，相为水火。及议遣大臣入闽，先公方以翰林兼行人请，得辅行；以折闽人之诘难。已而杨之兄弟姊姒一门死义，先公在海上贻书汝诸祖，以为媿良友；今其牒尚有存也。舟山之陷也，张名振初闻大兵三道并出，自以习熟形势，谓「蛟关天险，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锐师，奉王扬声趋松江，以牵舟山之势。是时，先公亦为所拉，同在行间；不料荡胡失守，以火攻死。一夕昏雾，大兵毕渡。名振已抵上海，闻变遽还，则不及矣；谓其轻出则可，谓其奉王以逃则误也。是时名振老母、爱弟、妻子俱在城中，卒以一门殉；使其逃，则何不尽室而行乎！甲午，名振邀先公入长江，诚意伯刘孔昭亦同行。或言「孔昭先朝巨奸，岂可与共事」？先公曰

：「孔昭之乱南都，擢发不足罄其罪；然当赵之龙辈迎降恐后，独全军出海，则尚有可录者。今托同仇之义以来，疾之已甚，恐其为马士英之续也」！闻者赅焉。乙未，名振病卒，遗令以部卒来属，先公麾下始盛。郑氏遣人来通好，先公言：「监国干侯之辱，郑氏修唐藩颁诏之隙也；然郑氏不肯负唐，吾又岂敢负鲁」！故虽与郑氏合从，而终为鲁；郑氏亦谅先公之诚也，以公谊相重焉。是时，郟阳山寨有所谓十三家军者；滇事之急，先公尝遣吴职方祖锡往说之，令出兵挠楚以救滇而不克。壬寅而后，先公贻书汝诸祖，以事不可为，欲散其军；然日复一日，以王在也。直至甲辰王薨，而后决计入山。故「采薇」之吟，自此而始。先公有从弟从军海上，入山以后不知所终。闻有冒其名至钱塘者，为诸遗民所诘而去。先伯母之所传如此。是时年八十矣，牙齿俱脱。悬画像于房，喃喃然且泣且语；每语又于邑，闻者皆泣下。而督师之须眉，亦浮动纸上。予时年十八，据觚而听；听已记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几，先伯母返黄岩，踰年而卒。

雍正己酉，始重为诠次，而记之画像之首。欧公记王彦章画像，多正「旧五代史」之谬者；予文虽劣，亦不为无补也。

○年谱（一）鄞县全祖望绍衣辑

公讳煌言，字玄箸，号苍水；为宋宰相张文节公知白裔孙。文节之后，自沧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季乱，泛海至于高丽。明初，始归故里；时号为高丽张氏。张氏兄弟孝友，世所称「雍睦堂」者也。又六世，生尹忠；尹忠生应斗。应斗生圭章，公之父也；登天启甲子科，官刑部郎。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六月十九日，公生（有作四日者讹）。

太夫人赵氏，中年艰于子，祷汉寿亭侯祠，得异梦，生公；故小字阿云（是年八月以后，称泰昌）。

熹宗天启元年（辛酉），公二岁。

是年，辽左失事。

思宗崇祯元年（戊辰），公九岁。

崇祯四年（辛未），公十二岁。

太夫人赵氏卒。

崇祯八年（乙亥），公十六岁。

补邑诸生。时天下多故，朝议欲重武略；命学使者于「经义」之后，试以骑射。诸生从事者新，莫能中；公挽强弓抽矢，连三发，皆贯革，意气闲暇。学使者大奇之。

崇祯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一岁。

公少好黄白之学，尝绝粒运气，困殆几毙。已而游于椎埋拳勇之徒，扛鼎

击剑，日夜不息。忽又纵博，无以偿所负，则私斥卖其生产；刑部恨焉。

崇祯十五年（壬午），公二十三岁。

公举于乡。

大清顺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五岁。

国难报至。

顺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六岁。

江南失守。六月，同钱公肃乐起兵邑中。时浙东义旗四出，姚江则孙公嘉绩、熊公汝霖，会稽则郑公遵谦，东阳则张公国维，金华则朱公大典，临海则陈公函辉，慈谿则沈公宸荃。公奉监国至越，诏以翰林院检讨（张美翊案曰：「黄梨洲墓志铭」作编修）；掌制诰，兼行人司事。

钱公肃乐，字希声；鄞人。崇祯丁丑进士。知太仓州事，以循吏称；迁刑部郎。乙酉，起兵郡中，拜都御史督师，晋兵侍。从亡入闽，与郑彩忤，呕血而卒。谥「忠介」。年四十二。

孙公嘉绩，字硕肤；余姚人。五世祖燧，谥「忠烈」。祖如游，大学士。登崇祯丁丑进士第，授工部主事；调职方司郎中，遭谗下狱。从徐忠襄，授「易」。踰年，起为九江道僉事。乙酉，大兵东渡；闰六月九日，东浙创为即墨之守。历官左僉都御史、东阁大学士。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于海外之翁洲。

熊公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辛未进士。知福建同安县事，以考最，补户科。出督上江漕粮，敢言忤旨，谪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原官，晋吏科；复与权要不合，因奉使归。乙酉，起兵邑中。是时江上方、王诸大将皆顿兵自守，缩朒不前；公身提孤旅，从小亶径发，直抵海宁，分营别汛，浙西向应；而诸将无继之者，屯兵置守而还。公军最弱，每战多挫而气益锐，一时号为「熊兵」。累迁兵部尚书督师；扈从入福建，拜阁部。时郑建国彩专威权，与平夷侯周鹤芝交恶；公票拟恒右鹤芝，彩恨之。彩又与义兴侯郑遵谦相仇，彩之部将李茂守琅琦，与公奴子争口。盖从亡诸臣之室皆保琅琦，元夕公以休沐至琅琦，熊、郑两家同乡相馈；茂即以合谋告彩，公遂为所害，暨幼子俱投海中。

郑公遵谦，字履公；会稽人，僉事之尹之子。倜傥任侠，轻财嗜酒，与东阳许都为死友。大兵南下，奄人屈尚忠至绍；刘左都宗周曰：『凡逃官，皆可斩也』。于守道颖（字瀛长，金坛人；崇祯辛未进士）遂系尚忠以待，公即出而缚杀之。因谋起兵，尽缚降官斩之。召故所结少年三千人，与孙、熊两阁部应。杀招抚使于江上，迎监国至；挂义兴将军印，进伯。分守小亶，累捷有功。方、王争柄，公郁郁不得志。江上失守，福州遣使召之甫至。公扈监国于长垣，与郑彩争洋船交恶。熊阁部死，公不平；彩恐袭己，遂诱杀之，因赴海而

死。

张公国维，字其四，号玉笥；东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大司马，相东浙。寻死国难。

朱公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华人也。万历丙辰进士。知章邱县，治最。天启壬戌，入为兵科给事中；转工科，又转兵科。逆奄用事，出为福建副使；转参议，以病去官。崇祯三年，起山东参政，备兵天津。适有登莱之难，遂晋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晋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流贼焚中都，祸及陵寝；诏公以漕督兼淮抚，攻贼。以行军不持小节，于公私囊橐无所戒；谤大起。御史姜采等言之，下法司勘问。公以功过不相掩，请以家财募人剿寇。公之万化，募材武之士助之。而许都变作，公从京口驰归，则许都已破东阳、义乌、浦江三县，进围府城。时浙抚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知东阳县徐调挟旧郟，诬万化以交通有状。公以纵子通贼再被劾，有诏逮治；会国变而止。后江上师起，时则张公国维与公主金华，孙、熊两公主绍兴，钱公肃乐主宁波，浙东之兵首推三府。监国以张公辅政，而公以阁衔建行台督师。闽中诏至，张、熊二公议弗受；公与钱公谓：『宜受之』。两议各有所执，卒主张公议。隆武闻，亦授公阁衔；公表谢。张公与公分地治兵，公辖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张辖东阳、义乌、武康、永康。而方国安等以溃兵列江上，纵暴无状。国安卒溃，欲执监国以降；监国航海，遂引王师攻金华。公坚守三月，外无蚍蜉蚂蚁之援；于是国安以大炮攻城，城中亦以火药御之。大兵日夜济师，而城中人渐疲，纷投坑塹，城遂陷。公麾爱妾、幼女及万化妻章氏投井死，走与郡将吴邦璿、何武二人入火药库中环坐。公子万化尚巷战，力尽见执；有告者：『公子死矣』！公命从者举火，顷刻药大发如地震，王师反走。火止索公，知在灰烬中矣。

陈公函辉，字木叔；临海人。崇祯甲戌进士。越中初立，公以少宗伯从事。其后死节。

沈宸荃字友菴，慈谿人。崇祯庚辰进士，考选山西道御史。马、阮乱政，公连上十余疏，论时政安危、得失，直纠士英十二大罪。出为苏州兵备道；后蹈海死。从兄其旋，亦崇祯进士；殉难台州。时号为「二忠」。

顺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七岁。

浙东失守，富平将军张名振守石浦弃之，扈监国至舟山；威卤侯黄斌卿不纳，名振乃奉监国入闽。适永胜伯郑彩至，联■〈舟票〉而行。公留舟山。

顺治四年（丁亥），公二十八岁。

公在舟山。时定西侯张名振归，诏公以右佥都御史，监其军。

是年，松江提督吴胜兆乞师威卤侯，欲却之；右都御史沈公廷扬劝定西行

。公与冯御史京第同往；至崇明，飓风大作，全军覆焉。公间行至海上。

公有「送黄金吾、冯侍御乞师日本」诗。按日本乞师之举，始于平彝侯周鹤芝。鹤芝者，号九玄；福清榕潭人也。少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其人饶机智，侪辈皆听其指挥。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岛各有王；其所谓东京者，乃国主也。国主拥虚位，政令皆听之大将军；其三十六国王，则如诸侯之礼。撒斯玛于诸岛为最强，与大将军相首尾。鹤芝寻受抚得官，乙酉闽中诏以水军都督，副黄斌卿守舟山。其冬，遣人至撒斯玛曰：『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助军』！将军慨然许之，期以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军资、战舰、器械自备。其国之余财，足以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自长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皆大修葺，以待中国使臣之至。鹤芝大喜，益以珠玑、玩好为赂；遣参谋林禽舞将命。而斌卿止之曰：『监国命余尚书煌来言：「此三桂之续也；且不见世宗之倭患乎」』？鹤芝怒而入闽。日本待鹤芝不至，其意渐衰。丁亥，郑芝龙降，督师张肯堂乃行鹤芝之说，请安昌王恭■〈木臬〉行；鹤芝遣其义子林皋从之，不得要领而还。于是冯侍御京第自松江归，言曰：『方北都借兵时，尚有东南可乘；今我无可失之地，比之前者不伦。况世宗朝，乃海盜耳；我乞师国王，其又何害』？斌卿乃遣其弟孝卿随京第往。至则适有欧罗巴之事。初，欧罗巴欲行其教于日本；其教务排释氏，所谓天主之学也。日本佞佛，乃尽杀之，埋于土中；焚其船，置铜板于通衢，刻天主像践踏之。囊橐有欧罗巴物搜得，即杀无赦。欧罗巴精火器，发摧数十里；举国来攻日本，日本谢罪，乃退。京第至，长崎则方戒严，不得登陆；京第朝服哭于舟中。会东京遣官行部如巡方者见之，因收其书。撒斯玛王闻长崎之拒京第，谓大将军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臣哭于吾国，国之耻也』。乃议发各岛罪人以往。令孝卿待命长崎，而遣京第先还，致洪武钱数十万以助军需。舟山之行洪武钱以此。日本故多妓，居大宅，无壁，以绫幔分为私室。尝日夜各悬琉璃灯，诸妓争赛琵琶；孝卿溺焉。日本以是轻之，出师之意中辍。己丑，有僧湛微自日本来，为荡湖伯阮进述请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动之，诚得补陀山寺慈圣藏经为贄，则兵必发』。进与定西侯张名振疏请，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賚经以往。其王闻之，大喜；已知舟有湛微则恚。湛微故尝犯法于日本，日本法不杀中国僧，有犯则逐；再至，则戮及同舟。始知为其所卖，遂载经而还。

公有「和黄虎痴承制颁历韵」诗。初，闽中班诏至越，江干诸臣会议。朱相国大典首奉诏，具表称谢；钱相国肃乐言：『今日事，宜合力，不宜遽示争端』。张相国国维恐淆人心，力持不可；熊相国汝霖亦以为然。遂罢开读之礼。由是颇生嫌隙，马士英又构之。已而相继失守，诸军皆至海上。郑招讨成功

自以福州旧官，不欲推奉监国；用路相国振飞、曾相国樱计，援天佑、天复例，颁东武四元历，以文渊阁印印之。时钱相国颁鲁大统历，海上遂有二朔。

顺治五年（戊子），公二十九岁。

公在舟山。鄞故主事华夏等乞师威卤侯，请公偕行。至则事泄，谋内应者被执；不克而还。

华主事夏，别号默农；鄞人。为诸生时，即受知于倪文正公元璐、黄文忠公道周。乙酉，与董主事志宁、陆观察字■〈糸鼎〉、张职方梦锡等同起兵于邑中，所谓六狂生者也；钱相国肃乐署为监军。降绅谢三宾恶之，谋败其事不克，遂与夏深仇。夏之在江上，不受官。丙戌，遯归里中，谋再举。时冯侍御京第密连慈谿义士聚众，夏与焉。复为三宾所告，遂拘狱中，以赂得免。已而复乞师于舟山，以屠主事家营弁为应，并联李侍御、王职方军。三宾闻之大惧，阴窜得帛书，告于巡方。夏被执庭鞫，询其同谋；对曰：『大行皇帝造谋，某见询难诸忠臣共焉』。在狱神色自若，遇害。时夏夫人闻变，绝粒；夏母尚在堂，夫人奉甘旨如故。既闻行刑，即密语夏诸友，托以遗孤。时议逮及妻子，林时跃诡出瘡子以闻，而匿其子于家。夫人手杵米数斗，■〈月登〉进其姑。因从容投缳云。

公有「挽屠天生兵部」诗。屠主事献宸者，一名宸；鄞人。乙酉，弃诸生，走江上，从熊阁部汝霖、孙阁部嘉绩军；时宁波尚未起兵也。郡中师起，复归，倾家助饷。已而失守，匿于曾王父大司马之故居，与华主事等谋再举。时故居已半为营弁所踞。海道中军陈天宠、仲谟者，皆北产也；屡邀献宸过饮，醉后感慨故国事。叹曰：『勿谓吾辈异国，实皆故阁部史公旧将也。当维扬诀别时，阁部各属一印相誓曰：『异日无忘旧盟，此为左券』。即从衣领中出阁部印，以示献宸。且指天曰：『公若能招海上军以薄城，若吾辈不翻城应者，有如此日』！献宸大喜。会与华主事谋泄，为降臣谢三宾所告，而诸父相继被逮矣。已而海师入，海道孙枝秀曰：『海师不发矢，第仰视城，必有内应』。令诸营严守。凡巷口、市隘皆以马兵纷驰，有妄出者者即射杀之；天宠等不敢动。师退，献宸遇害。方庭鞫时，献宸誓死不承，天宠等得无恙。然天宠等左右献宸之力亦多。

公有「挽杨仲瑶（张美翊案曰：「海东逸史」作瑶仲）广文」诗。杨推官文琦者，鄞人；诸生。乙酉，以流寓闽中，得与隆武从龙恩，充贡。旧例，以推官用；进补监纪推官。丙戌，与弟御史文瓚间道鄞。华主事之谋举兵也，文琦实为介绍联络李侍御长祥、王职方翊两军。其后谋泄，被逮；时文琦适出城不获，遂逮其父。有劝之遁者，曰：『俱亡无益』！文琦哭曰：『天下安有倡义而陷父于理不顾而去者』！亟赴之。抗辞不屈，同华主事遇害。文琦夫人沈

氏，亦自缢。

公有「挽董若思明经」诗。董主事德钦者，鄞人；右都御史光宏之孙。大兵南下，德钦纳衣领于文庙，哭而焚之。钱阁部起兵邑中，以家财助饷。华主事慈谿之狱，德钦以千金脱之。方事之殷，德钦与屠主事皆谓华曰：『人心不可知，慎勿轻易托以肺腑』！华性坦直，卒用是致祸。其时同谋十人为首，惟董主事志宁得脱；辛卯，死于舟山之难。王评事家勤、杜秀才兆菴偕杜秀才懋俊、施秀才元爝，相继遇害。

顺治六年（己丑），公三十岁。

公募军结寨于平冈。时萧山、会稽、临海、天台、慈溪、奉化之间山师大起，惟公与李公长祥、王公翊军不事劫略，居民安之。连破新昌、上虞诸邑，浙东戒严。

公时屯兵山寨，有「劝农遇雨」诗。

顺治七年（庚寅），公三十一岁。

公年三十时，监国军溃于闽；定西侯以师迎扈，会诸勳镇讨威鹵侯杀之，而夺其地，因屯师焉。公以所部入朝，晋兵左侍兼学士。

公有「吊黄虎痴」诗。黄肃鹵斌卿，字明辅，别号虎痴；兴化卫人。甲申、乙酉间，累官镇南将军，总江北兵。福州改元，斌卿曾以向为舟山参将，上言舟山形势；即命以伯印，赐剑屯其地，便宜行事。时张定西名振驻南田，因结婚焉。请用平彝周鹤芝自引，斌卿猜忌；而平彝慷慨下士，士多归之。由是，见忌而归。尝出师窥崇明战败，以周闽安瑞救，得免。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荆监军本彻建义松江，以兵败至舟山，其将士皆骁雄；斌卿忌之，因乡民之怨率而攻之，监军遇害。江上失守，张定西名振护监国至，不纳。宁国公王之仁至，诱击，得并其众。宁国将张国柱因来争，斌卿倾师出御，势不能当；时阮荡湖进为定西将，精于水战，乃求援焉。国柱大败而去，斌卿并得其军，斌卿因说荡湖背定西。己而贺君尧等至，复击杀之。有两王子至，复杀之，而夺其贖。又劫义师将军来贡船。斌卿思仿南土司例，世有其土。令民年十五以上，即充乡兵；男子死，妻即嫁，其田入官；年六十无子者，则收田别给口食。时定西由崇明败归，斌卿颇侮之；定西积恨，复归驻南田。王平西朝先亦不得志于斌卿，别屯鹿颈。适荡湖以军饥乞余舟山，斌卿不应；荡湖怒，遂与定西、平西连营。时监国失闽地，诸将因往迎之。张相国肯堂曰：『将军不奔同官乎，而与诸雄为仇；某窃危之』！不听。斌卿标将黄大振者，海盜也；以得罪奔平西，劝令攻之。遂奉监国来讨，斌卿大惧，求援于安昌王恭■〈木臬〉；张阁部肯堂皆为上章待罪，又议和于诸营。会部将叛，出洋；荡湖纵力劫之，沈尸水中（按陆宇■〈火鼎〉所作传，盛称斌卿之才略、忠孝

，刻厉勤王，不迩声色，力以恢复为志；并辨定西、平西之事，皆以偶误之嫌，非其本心。自斌卿死，舟山遂不可守。与前所载不同。读公「吊虎痴诗」，亦甚惋惜。俟考）。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二岁。

八月闻有北师，定西侯以恃险失备；北兵悉抵城下。定西乃分军扈监国北行，直入吴淞，欲以牵舟山之势，而舟山已陷。时公从行。

公有「翁洲行」诗。大兵之下舟山也，使松江张天禄出滬关、金华马进宝出海门，而陈锦总督全师以出定海。张定西自恃习熟形势，谓诸将曰：『蛟门天险，谁能飞渡！吾坐而覆之，此易事耳』。八月，大兵试舟海口，舟山人以三舟突阵，获楼船一只、战舰十余，馘十一人而纵之。踰日，天忽大雾，咫尺不辨，大兵轻帆直下。时阮荡湖先诣海门请和，欲以缓师；大兵将诱之。荡湖适归，邀击大兵于洋，以火球投楼船；风转反焚其舟，荡湖面创甚，投水而死。遂往抵螺头门，城上方觉，定西以王踉跄而去。诸将背城力斗，大兵杀伤虽众，然众寡不敌，城遂陷。文臣则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佑、通政使郑遵俭、兵科董志宁、兵部郎朱养时、吏曹杨思任、户曹江用楫、林英、礼曹董云、兵曹李开国、朱万年、王玺、顾铉、工曹顾宗尧、戴仲明、中书苏兆人，武臣则安洋将军刘胤之、左都督张名扬、杨锦、署卫指挥王朝、参将林志灿、守备叶大俊、定西参谋顾明楫，内臣则太监刘朝，诸生则林世英，俱死之。

公有「挽张相国肯堂」诗。华亭相国在舟山时，内司文诰、外调军机，鞠躬尽瘁，刻无宁晷，而吟咏之事不辍。亭台竹木，手目葺灌；又有「寓园秋色」诗。砺滩鲸背之间，诗筒唱和，可以观所养矣。其雪交亭者，植一梨、一梅；开时，花尝时相接，覆于亭上。有寓生居，绕屋皆种续断（续断，名寓木也）；并为文记其事。

公有「挽大宗伯吴峦」诗。宗伯晚年尝曰：『吾与马文忠世奇最善，而李忠毅升升则吾弟子、钱忠介肃乐则吾门生，皆死国难；吾叔子福之，乙酉起兵，以殉难死。吾负吾君，是负吾友；吾负吾友，是负吾子』。时复告老居补陀，闻变曰：『吾从亡之臣，当死行在』。即入城中，与张相国分城而守。城陷，作绝命词曰：『只为同事催行急，故遣临行火浣衣』。遂自焚于学宫。宗伯所着有「雉幽集」。

公有「挽朱闻玄少宰」诗。朱少宰永佑，字爰启，号闻玄；华亭人（寿鏞案：「海东逸史」作上海人）。崇祯甲戌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吏部郎。闽中以太常寺卿出监平彝侯军，力劝郑芝龙无降；将遣力士刺之，已而不果。丁亥，偕张相国肯堂、徐给谏孚远至翁洲，晋侍郎，加尚书。城陷，病不能起。或

谓之曰：『菴发则生』。骂曰：『吾发可菴，何待今日』！遂遇害。仆负其尸出郭，流血不止；仆号泣曰：『主生前好洁，今无知耶』？应声而绝。

公有「挽安洋将军刘胤之」诗。刘将军胤之，名世勳；江宁人也。丁丑进士。为人奇伟倜傥，精于战阵；复好儒雅，能诗。福邸命以副将安抚浙东，因隶肃鹵麾下。累有功，监国进都督，挂安洋将军印。舟山围亟，世勳开门诈降，内伏大炮；大兵前队争入，炮发，死者千人。力竭终陷，自刎而死。

公有「挽王完勳侍郎」诗。王完勳，名翊；余姚人。初，从军西兴，无所知名。西兴师溃，翊归余姚，私求壮士；家贫授经，以馆穀量贖分给，人感其意。鲁王在海上，遣人授翊御史，使举兵。穀结壮士十余人起下管，转相号召，浹旬得千余人。发辩士至舟山，说黄斌卿同攻宁波，宁波诸生华夏以帛书来告内应。未几，夏等谋泄；斌卿至宁波后期，敛军退。翊遂入四明，与公同邵一梓、李长祥等分营互应。而翊军最强，以王江司饷。沈调伦、毛明山、孙悦领部卒两破上虞，杀摄令，得其县印；于是大师檄四明村落，结团练自为战守。大兵踰清贤岭、攻丁山，翊卒死者四百人；孙悦战歿。御史慈谿冯京第自湖州军败，间行入翊军，屯兵于杜輿，为团练所破，邵一梓亦战败于下管。翊乃自天台收兵，还击团练，破之；收散卒，随道招集，得万人。使京第乞师日本，将会兵由海道入长江；会斌卿弟孝卿败其谋，遂与斌卿绝。攻奉化不克，战于河泊所，还入四明。顺治六年，鲁王次健跳；翊往见，加佾都御史。次舟山，再见，加兵部左侍郎。时严我公为招抚使，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降之。大兵将渡海，发使者入四明山，翊部将黄中道邀杀之。翊谓京第曰：『今与我犄角，惟舟山。我破，舟山无援；舟山破，我亦孤。事未可知，然岂可孤乘桴之望哉』！明年，破新昌、越余姚，拔浒山，绍、宁道梗。大兵将取舟山，恶翊反内地，乃分兵二道：金砺自奉化、田雄自余姚，会捣大岚。翊战败，京第被获于灌顶山。翊至北溪，为团练所执；过奉化，赋绝命词。军府廷鞫之，翊不屈。总兵刘进忠射之中肩、田雄中颊、金砺中胁，不动，贯植木；绝其吭，乃仆。毛明山暨鄞人陆宇■〈火鼎〉购其首，葬之。王江及调伦俱战死于四明山。翊执后一月，舟山破；鲁王奔厦门（按顺治十一年甲午，张阁部会定西军直抵金山，遥祭孝陵；偕王御史江等题诗兰若中。此王江，岂另一人耶？抑记载误耶）。

顺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三岁。

公复扈监国入闽，延平不肯奉鲁，但以廩饩供之而已。时王去监国号，以海上诸臣皆受溘命也；惟公于王不改节。

是年，刑部公卒。

公有「读史」诗。初，延平以闽、越旧嫌，不欲臣于监国。然监国在长垣

、在健跳、在翁洲皆有诸军护卫，时亦无藉于延平；辛卯之后，延平军势日盛，遂执牛耳。定西、平彝、闽安诸公皆称邾、莒，而监国为寓公矣；故不得已而去尊号。干侯之辱，良可悼也！浙邸旧臣，惟公始终一节，不与延平附和。公有「读史」二首，盖情见乎词矣。公在海上，当事防守其家。刑部密遣人谓公曰：『吾宁为李通之父，不作姜维之母』！至是病卒，李征君邨嗣葬之城南。

公有「闽南行」诗。是年，郑成功围漳，属邑俱下；独郡城以援至，不克。成功防镇门山以水之，堤坏不浸。城中食尽，人相食，枕藉死亡者七十余万。时又遭派垛索饷之惨，夜敲瘦骨如龙瓦声。千门万户莫不洞开，落落如游墟墓。馋鼠饥鸟，白昼充斥。围解，百姓存者数而指沟中白骨，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历数告人；然气息仅相属，言虽悲、不能下一泪也。时有一人素慷慨，率妻子闭户，一恸而绝；邻舍儿窃煮噉之，见腹中累累皆故纸，字画隐然，邻舍免亦废箸死。延平陆梁海上以来，沿海居民受荼毒亦至矣，然莫暴于漳州之师。总督陈锦实死于是役焉。

顺治十年（癸巳），公三十四岁。

公在厦门。时有言思文帝未死，在五指山为僧；寻以敕书通问。公疑其伪；已而卒无可考。还浙，次于东瓯；寻入吴淞。

壬辰八月，前刑部侍郎王虞石至岛，言来自五指山，思文帝实在彼为僧。初，思文帝蒙难，有告路相国振飞者云：『被执者，非帝也』。至是，皆信其言。继而敕使至厦门，故臣皆不能决。是年二月，复遣使存问；使言思文帝今离五指驻平远，不日起兵。诸臣乃具公疏请敕验观，卒不可得。

顺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五岁。

公在吴淞，会定西侯军北行。时诸军直抵金山，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偕王御史江等题诗兰若中，南都震恐。而上游人待接应者愆期不至，诸军不敢深入；左次崇明。

顺治十二年（乙未），公三十六岁。

公在吴淞，再合定西军入江；掠瓜州、仪真，抵燕子矶。卒以师徒单弱，中原豪杰无响应者，还军于浙。

是年，延平以去年出师未尽得志，乃以正月祭旗，大演陆师；六月祭海，大演水师。遂下福之安平镇、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堕其郭。因破广之揭阳、澄海、普宁，峻揭阳城，毁澄、普。又发师下浙之舟山。国朝复遣使抚之，不听。是时延平专任闽事，朝议割漳、泉、潮、惠四郡并赐延平及其父芝龙、叔鸿逵等封爵，令岛上薙发；延平不受。世祖初遣郑、贾两汉大臣，继遣叶、阿两满大臣抚之，延平乘机登岸措饷，纵横福、兴、漳、泉之地。

世祖怒，安置芝龙于高俎；延平不顾。是冬，大发水陆诸军于揭阳，应广东李定国军。十二月，攻降泉州，漳属县十降其九、泉属邑七降其六。延平遂置六官，分理庶事。

顺治十三年（丙申），公三十七岁。

公在东瓯，间至闽中。时定西侯以前年卒，其部落无主者公尽统之，军势渐振。复还秦川。

顺治十四年（丁酉），公三十八岁。

公在舟山。初，舟山既失守，延平以兵取之；丙申复陷。是年，中朝以舟山不可守，迁其民于内；公屯兵焉。

按舟山自辛卯后，国朝以巴臣兴守之。乙未，延平遣部将督诸军围舟山，巴臣兴降。丙申八月，国朝复取舟山；部将之守城者俱赴水死。丁酉，国朝以舟山不可守，乃迁其民过海，遂空其地。

顺治十五年（戊戌），公三十九岁。

公在舟山。滇中遣使慰劳，晋阁部。会延平师北行，已陷乐清等县；碇羊山，孽龙为祸，海舶碎者百余，义阳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岛。群羊乳其上，见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杀，杀则风涛立至。军士不信，执而烹之；方熟，而祸作。复还舟山。

是年五月，滇中分道出师：李定国下湖南，冯双礼副之；刘文秀下四川，王复臣副之。以楚事急，选兵俱隶定国。六月，定国驻军武冈、双礼驻宝庆，连战皆捷。恐孔有德在广西或蹶其后，于是定国出新宁、双礼出祁阳，分趋全州；别遣一军先趋桂林。双礼先之全州，克之；与定国合军而前。桂林方发军救全州，南师毕集，遂闭城守；诸军攻入其陴，孔有德自焚死。踰时，定国军复趋湖南，蹶敬谨王于衡州，东南大震。会与孙可望构隙，遂不克终。刘文秀入川，以乘胜不备，为吴三桂所败，复臣死之：盖滇事大僨矣。

是年，永历驻蹕云南，依李定国以居；孙可望已降矣。前年已开缅甸为省，以沅江十一府为总督；不果。

是年，永历遣漳平伯周金汤航海，晋成功延平郡王、甘辉崇明伯、万礼建安伯、黄廷永安伯、郝文兴庆都伯、王秀山祥符伯，余俱拜爵有差。

公有「闻行在所遣使至营宣谕有感」诗。自注：『时予官少司马兼学士』。乃自叙其故官，非谓是年始授也。是年乃晋阁部衔，故诗中有『黄麻紫綬不须多』之句（「墓志」及诸传俱讹）。

顺治十六年（己亥），公四十岁。

公在舟山。寻会延平师北行，以失利还海上（见「北征录」）。

公有「会师东瓯漫成」诗。戊戌七月，延平全军北指，甲士一十七万、习

流五万、铁人八千、习马五千，号十万；戈船八千。相国亦以所部并发，延平推相国为监军。至浙江，攻陷乐清县，次于羊山。是年五月，复由温州而上。

公有「次观音门」诗。是时阁部为前军，合延平师取瓜洲。诸将即欲直趋留都，阁部以镇江实大江门户，若不先下，则逻舟出没，主客之势异矣；力请先取镇江。延平犹虑留都来援，阁部谓『何不遣师先捣观音门，则留都自守不暇矣』。延平因即请阁部往，并以直达芜湖为约。已而，延平果克镇江。阁部次观音门业已两日，贻书劝乘破竹之势，疾趋留都。会延平以水道进，巨舰逆流，留都遂得严为之备。

公有「师次芜湖时，予所遣前军已受降」诗。阁部待延平不至，乃发前军，先上芜湖，而以戈船继之。遣部曲七人掠江浦，大兵以不备，开门走；阁部乃扼浦口。会捷书至，前军已受芜湖降矣；阁部乃亲按之，传檄郡邑，大江南北多响应者。

公有「师入太平府」诗。太平，即古丹阳郡。

公有「姑孰既下，和州、无为州及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庐江、舒城、含山、巢县相继来归」诗。时阁部师所过，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进劳；父老扶杖炷香挈壶浆以献者，终日不绝。见其衣冠，莫不垂涕；阁部抚慰恳恻。入谒先圣，坐明伦堂，长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礼；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故事。阁部之趋芜也，军不满千、船不满百；至是声势颇盛。相度形势，一军下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绝上游；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通徽州。江、楚豪杰多诣军门，请归，襁旗以应。大帅而身往来芜湖间，实席不暇煖也。

公有「驿书至，偏军已复池州府」诗。阁部驻军海上，最与居民相安。师行所过，野人或折名花以献、或携浊酒以迎。至是，益严军士之禁，秋毫无犯。有游兵阑入剽掠者，即擒治如法，远近翕然；故有『歌吹已知来泽国，樵苏莫遣过田家』之句。阁部整军将取九江，以留都尚未下，乃贻书延平，谓『事久易变，气竭则衰。守镇江诸师宜分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皆畿辅咽喉地，必加扼塞，勿使援兵得入；而大军围留都者日挑战以困之，勿使援兵得出。俟吾四面克复，收兵鳞集，留都直阱中物矣』。延平不能用。「北征录」曰：『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亦未必遽出海。乃遣人间道致延平书，劝其再战；并欲令益百艘，以为上游之助。不意延平竟弃镇江以去』。其时休宁方有兵阻，阁部方有戒心；赖导行皆歙人，故得无恐。既入淳安，已是浙境；遂由海上达海墻。

顺治十七年（庚子），公四十一岁。

公在林门。旧时部曲渐复来归，间至桃渚。

顺治十八年（辛丑），公四十二岁。

公在林门。

是年，滇中尽丧所有之地，旁皇徼外。公与海上诸臣谋结郟东郝、李之兵，一道出蜀、一道出黔，以牵其势，使无急进；乃推吴职方鉏南行，然滇中已不可守矣。

延平渡海取台湾，公力阻之；不听。会沿海民居有令内徙恋坟墓者，或不愿往；公谋以军挠之。因再贻延平书，欲令回军相应；延平终不能用（张美翊案曰：是年十二月红夷食尽，延平始得台湾）。

公有「送幕客罗子木往台湾」诗。罗参军子木者，名纶；溧阳人也，海上水师提督蕴章之侄。己亥，阁部师入长江，参军谒于江上，指陈形势；阁部大奇之，曰：『李清河之客也』！将留用之，以父老固辞去。既而以告延平；延平使水师强起焉，署为参谋军事，即令从营，将东下，徇吴会。会江师溃，参军请再战不听，至于涕泣。乃奉其父浮海而南。时阁部自芜湖收散亡，屯林门；参军将往从之。舟次三山，忽遇大兵；参军率家丁力斗，矢集铠如蝟，坠水得生，而其父竟被缚去。参军大恸，旁皇沧溟；思出奇计，以救其父，卒不可得。拔刀自杀，为人所救；送之阁部行营。阁部以伍胥之事慰之；尝为诗序。然参军每思其父，辄椎胸哭，至于呕血。其后奉阁部命入台湾，致书延平；不听。甲辰，同殉难；葬于阁部墓旁。

公有「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郟阳」诗。吴职方鉏，嘉兴人也；东林复社名士。乙酉谋起兵，应太湖；不克，逃去，遍走山寨、海岛之间。尝南覲滇中、北依鲁邸，谒韩王于巫峡、朝益藩于江西，以至通城、瑞昌诸营无不毕到，濒于死亡者屡焉；家亦以是落。晚年，江上烟沈、海中潮落，遯迹柴桑间；与阎孝廉尔梅、徐孝廉枋等为汐社游，不媿谢皋父一辈。初，桂王以己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国连战不利。公集中送吴职方、黎大行，皆海上所使以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献王；明年至滇，遇害。然是时定国诸军皆在徼外，安得有会师郟阳之举！按流贼将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东之间，驻军屯田，自为号令。时有李来亨、刘体仁等十三家分据兴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诸寨，声势相倚；所谓郟阳之师者也。后都御史洪中丞育鳌总督湖南诸军，当桂王驻安隆时，疏言『十三家抗险据冲，观衅而动。方今楚、蜀虽失，诸军未有贰志；若有征行，可以兵应』。时盖海上诸公之计，谋结郟师，以抒滇患。忠臣区区惆怅，出于无可奈何；事虽不成，亦可悯也。诸野史皆失记，赖阁部诗得以考见。郟阳诸师虽与桂王连和，然别奉韩王本铉为主，改元「定武」，移书序长幼而不称臣。滇事既平，陕西总督李国英等以七将军出湖南，分道讨诸寨；诸寨据险拒守。癸卯，来亨以疾困甚，合诸寨军力斗四昼夜

；国英大挫。甲辰，巫山不能守，育鳌死之；诸寨继破，韩不终。

公有「长鲸行」诗，为郑芝龙而作。是年十月，有告郑芝龙在高俎密谋不轨；前此长江之役，与其子通。有诏：弃市（张美翊案曰：「南天痕」「郑芝龙传」：『是年，芝龙为家人尹大器所首；十月，磔于市』）。林太常时对曰：『芝龙为海盗之首，令行岛上；既就抚后，海船不得郑氏令旗，罔敢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亿万；以此，故富敌国』。其拥立隆武也，非有恢复大略，不过以权势自雄而已。诸大臣颇不悦，隆武亦渐忌之，堂廉遂积相忤。又畏天兵之盛，知力不能抗，潜思归款；而两招抚洪承畴、黄熙胤故皆福人，因与芝龙通问，许以「闽广总督」之官。芝龙喜于顺命而兼得自莅其土也，遂尽撤守御；是即诗中所谓『不望凤凰之池，但乞蛟龙之穴』者也。及贝勒至，缓兵杀掠；负约，挟之而北，芝龙亦大悔矣。成功少为隆武所奇，既有知己之感；素薄其父之有贰志，遂不顾去。芝龙入京，授精奇尼哈番。甲午，招抚闽岛，以海澄公封成功，并赐芝龙同安侯爵；成功不受，芝龙遂入高俎。辛丑，被人所告，终不免焉。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三岁。

滇中赴至（张美翊案曰：永历帝以辛丑十二月被执，是年四月望日蒙难，年三十八），公在东甌哭临三日，军中缟素。乃定策复奉鲁王监国；然闽中自延平卒（张美翊案曰：是年五月初八日，延平卒于台湾，年三十九），诸将多暮气；虽曰推奉，具文而已。

公有「赠陈文生侍御返闽峽」诗。是时滇中报至，相国哭临三日，军中缟素。适延平亦卒，相国叹曰：『所谓人之云亡者矣』！因贻闽南诸将书，议其奉鲁王称尊号；复告延平世子以推戴之事。遂具启上诏书一道；王遣陈侍御修报之。侍御返命，相国复上书。于是诸将复奉王监国，然不过虚名而已。

公有「传闽岛近事」诗。延平之未卒也，忠匡伯张进守铜山，为部将郭义、蔡禄所挟以叛；进自焚死。忠勇伯陈霸守南澳，延平忽得蜚语，遣将讨之；遂入广降。世子嗣位，既杀其世父泰，泰弟鸣骏、子纘绪降；忠靖伯陈辉及蔡鸣雷、蔡协吉、蔡原、杨富、何义、杜辉等相继归命。故阁部有「船闪军散」之语。暨于甲辰，周全斌、黄廷、林顺等降，台湾之势遂衰。

公有「得故人书至自台湾」诗。是年，延平入台湾（张美翊曰：当在辛丑十二月）。国朝适有迁徙之令，相国使罗参军纶贻书，以『台湾远在海外，得之不足为重；而以内地兵远出，是无经略中原之志。况红夷欲乞师，万一内外夹攻，思明寸土亦未可保』。又以『沿海居民惮于迁徙，东逃西窜，鲜从命者。若乘其机而图之，此良会也』。然延平以长江之败丧气，自度无若国朝何，以得台湾为休息之计；故不听相国之言。是时，卢司马若腾、王司马忠孝、

徐中丞孚远、沈中丞佺期皆在延平军中，相国望其激发延平，使之回军西指；故有『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疑』之句。

公有「北回示将吏」诗。按辛丑冬，阁部有复曹监军书曰：『弟栖迟沙关几三月矣。金尽粟空，谁能为景升、仲谋者？只得仍图北返。两番鼓棹，又以石尤留滞；今春风至矣，决计回浙，亦旦晚间事』。是阁部之北回，在是年春也。书中又曰：『沿海迁徙居民，百万生灵尽入汤火，汹汹思动；惜无劲旅为之号召，以致颠连莫告。我辈坐视其荼毒而不能救，真媿杀也』！时阁部欲止延平台湾军，专略海上，而延平不能用；是以有「同仇计左」之语。

公有「甌行志慨」诗。温州自戊戌为延平所克，次年江师败归，守温州将刘猷与官军战，败绩，死之。是后已归国朝。今阁部诗有曰：『岂知魏胜垒，已化李陵城』；又曰：『行矣河梁别，翻为送陇西』。似前此为海军所有；而是时有以温州降者。是诗（？）为延平世子而作。岛事自延平没后，世子无意西出，亲族、兵将大都望风投款以取封爵。于是朝议锐意南征，合红毛夷夹攻，郑人退守铜山。官军入岛，堕中左、金门两郭，收其妇女、宝货而北，两岛之民烂焉。世子入台郡，分诸将地，颇有菟裘之志；度曲征歌，偷安岁月。军不满千、船不满百，兵甲戈矛一切顿阙。相国两诗，深有慨乎言之矣！

康熙二年（癸卯），公四十四岁。

公在东甌。前年，有台州镇将张承恩者潜谋通海，公以书招之；至是，将窥浙东，不克。

是年，招抚王、总督赵皆以书招阁部。阁部答招抚书曰：『执事既衔命而来，以保境息民为念；莫如尽复海滨之民，即以海滨之赋畀我海滨之师。在执事既能捐弃地以收人心，在海上何难息蛮争以待天命。使残黎朝归故里，则不佞夕挂高帆矣』。其答总督书曰：『不佞功名富贵既等之浮云，成败利钝亦委之天命。宁为文文山，决不为许平仲；若为刘处士，何不为陆丞相』！国朝知不可屈，遂收帛书。

康熙三年（甲辰），公四十五岁。

公在舟山，监国卒于海上（张美翊案曰：据「神道碑铭」：监国卒于壬寅十一月；「赵谱」：卒于壬寅九月。此作甲辰，非是。癸卯，公有「祭监国表文」，则非卒于甲辰明甚）。

六月，公遂散军。七月，降校欲致公以为功，从逆者暗中执公，并及罗子木、杨冠玉、舟子三人。公至宁波，方巾葛衣，轿而入；观者如堵墙。至省，供帐如上宾。每日求书堆积，亦称情落笔。九月七日，公赋绝命词云：『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遂遇害；子木、冠玉、

舟子三人从死。子万祺，先公三日戮于镇江。夫人董氏，先时被系狱中，削发为尼，以例当徙燕；因尼得免。今以再从子鸿福为后。武林张文嘉、甬东万斯大与僧超直，葬公于杭州西湖南屏之阴。

公有「入山」诗。是时海上诸军，零落散亡殆尽；郑氏既入东宁，只存阁部一旅。然阁部以监国尚存，誓死不替。是年监国薨于东宁，阁部哭曰：『已矣！吾其谁与事者』？遂以六月散军入山。世皆言阁部以援绝势穷，不复自持；而不知使监国一日不亡，则阁部一日不能罢。监国以是年亡，阁部之命随之，可谓「君亡与亡」者也。读阁部之诗者，尚其知阁部之心焉。监国之死，诸书失记。以阁部之祭表定之，有云「十九年之旄节」；则甲辰矣。近有造为诬史谓郑延平弑王于甲午；是因延平不肯臣王而构之者。壬寅，滇中蒙尘，阁部三疏请王即真；今具在可考也。漫无证据，信手捏造，翻天覆地，谁其是之！

公有「怀王媿两少司马、徐闇公、沈复斋中丞」诗。按王侍郎忠孝，字媿两，沈都御史佺期，字复斋；皆以从亡入东宁，与卢尚书若腾、辜都御史朝荐、郭侍郎贞一、徐都御史孚远、纪仪部许国为郑氏国老；凡有大事，待访而行。当时谓之七公。其后并卒于岛。

公有「过故里」诗。阁部被执入鄞，至张提督署，徘徊四顾；叹曰：『此沈相公第也！二十年前，曾会文于此；今其子孙何在』！提督开中门延入，请阁部东向坐；曰：『迟先生已久，今得一见』。对曰：『国亡不能存、父死不得葬，今日之事，但期速死』！提督更有所问，阁部不答。时提督僦民舍为阁部寓，列卒守之。有一千夫长者，有心人也；夜半，隔窗唱「牧羊记」传奇苏武骂李陵词，音调凄凉。阁部击节赏之，呼与共坐，倚歌而和；和已，泪数行下。提督闻之，乃令诸将选优人奏乐以娱阁部。至省，赵总督廷臣不见，传令狱中盛设帐具，吏卒无得失礼。司道、府县以总督命，相继来慰谕。阁部坐胡床，但拱手，不起。旧时部曲多为幕府僚属，总督谓曰：『此尔辈故主也，何妨一见』。于是庭谒者踵至。省中士民，各赂守者入见。

○年谱（二）会稽赵之谦摛叔纂

「鄞张忠烈公年谱」，题全先生祖望辑。其书出自郑氏，郑氏言得之姚江黄氏。董君孟如修「鄞志」时，尝据以校正；之谦乞孟如假写以归。今反覆读之，有大疑焉。全先生所著书，其弟子董秉纯称三十余种；「年谱」有作，则见于张尚书集序。然『鮑埼亭集』与「外编」所存文字，于忠烈毕生志节、行谊，求之惟恐不尽。忠烈之女，为全先生诸母行；先生年十八时，已从之问遗事。补黄、杨二征士「志记」阙失，纠吴星叟「啸台集」谬误，一见之「神道碑铭」、再见之「与万九沙、赵谷林书」：盖至审且慎矣。「年谱」晚出，一人之书复相违异若此！或谓昔信以是、今知其非；先生之学择精而语详，亦必

识所据依、明失得之故矣。有绝异者，忠烈赐谥在乾隆四十一年，距先生之死已二十年（全先生以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卒）；今既特书首简，犹可曰点窜者过也。「北征录」、「奇零草」、「冰槎集」，忠烈所自作也；而颠倒其岁月、逡易其事实，何为者也？郑氏又称附录「诗话」，谛审之，不类也。文字孱且拙，不类也抑浅夫。因先生原稿久佚，钞撮成之托名焉；虞后儒之滋议也，不辨可也，诬之不可也。之谦年十三，闻从祖占旃先生谈忠烈悬轡被执时事，忽改容而前；从祖尝哂之。越六年，于沈氏书摊得「奇零草」残写本七叶，虽断阙不可读，绎之略存颠末。辛酉寇难，复失之。自乾隆中东南收缴禁书，遗黎私记，穷里复壁罔敢伏匿。抽毁既定，残贖百一，今亦半归灭没。幸故乡耆宿犹及此者，每酒酣耳热，间述旧闻，以息谐谑。三十年前口耳之师，默记四五；虽老而健忘，尚能说约略也。忠烈之自序「奇零草」也，曰：『思借声诗，以代年谱』；窃仰斯旨，闻疑载疑，愿有述焉。证诸本集，期可征信；旁及异闻，有资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诬罔，别为「年谱」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于九京也。

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一岁（是年九月，光宗改元泰昌）。

公讳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浙江宁波府鄞县西北厢人（全祖望撰「神道碑铭」）。姓张氏，宋文节公知白之后（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元时，避兵入高丽（「全谱」：『文节之后，自沧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乱，泛海至高丽』），以家世仕宋。明初，始归，称高丽张氏（无名氏撰「传」）；今称「雍睦堂」张氏（「传」：『高祖伯祥起家孝廉，为令』。「族望表」：『知靖安县；伯祥即筑「雍睦堂」以居兄弟者』）。曾祖尹忠，祖应斗，父圭章（黄宗羲「思旧录」：『圭章字两如，甲子举人。尝教授余家』。「谱」：『圭章官刑部郎』。按公祭四叔父文曰：『叔父雁行有四，吾父居长，止生侄一人；二叔蚤亡，无嗣；三叔以寿终，生从兄弟三人，长嘉言、次昌言，又次德言；叔父无所出，昌言遂为承祧。今叔父既逝，侄与嘉言俱在军次，德言尚孺弱，恐不任箕裘；则高、曾之不祀忽诸，是侄未能报国、先已亡家矣』。公之家世略具于此。祭文又称：『吾姊与吾姊丈暨一、二故交亦在不免』；则公尚有姊。公「奇零草」有「显甥奔至」一诗，系年壬寅；诗云：『初闻购孺子，何幸脱芦中。执手哀吾姊，囊头并若翁。死生尽一别，忠孝已双穷；凄绝青山外，鹃啼血倍红』。是公姊子，惟不知其姓名；公殉节后，购公首者朱相玉，全氏书「公甥」，或为一人。又全氏「张督师画像记」：『公从弟从军海上，入山以后，不知所终。闻有冒其名至钱塘者，为诸遗民所诘而去』。据公甲辰「忆从弟嘉言」诗：『秋声萧瑟到空山，怅望惊鸿去不还；离别紫荆生死际，平安黄犬有无间』。疑相失，在入山以前。「鄞志」据

国史馆「吴万福传」，以总镇林国梁谋内附，煌言围之；国梁炮碎其船，斩煌言弟嘉言。诗意似未审存亡。当时海岛隔绝，故不知确耗也，则事在癸卯）。母赵氏；中年艰于子，祷汉寿亭侯祠，以六月初九日生公（「神道碑铭」。「谱」作十九日。又注：『有作四日者，讹』）。父生时梦五色云见；故小字云（「传」）。

天启元年（辛酉），二岁。

天启二年（壬戌），三岁。

天启三年（癸亥），四岁。

天启四年（甲子），五岁。

天启五年（乙丑），六岁。

始就塾（「传」：『幼善病，辄濒死。六岁就塾；书上口，即成诵』）。

天启六年（丙寅），七岁。

天启七年（丁卯），八岁。

崇祯元年（戊辰），九岁。

能诗（「奇零草自序」：『余自舞象，辄好为诗歌。先大夫虑废经史，每以为戒，遂辍笔不谈。然犹时时窃为之』）。

崇祯二年（己巳），十岁。

崇祯三年（庚午），十一岁。

崇祯四年（辛未），十二岁。

母赵氏卒（「传」：『十二丧母。父判河东、署解州篆，为壮缪故里。煌言谒祠下，撰文祭告，以忠义自矢』）。

崇祯五年（壬申），十三岁。

崇祯六年（癸酉），十四岁。

崇祯七年（甲戌），十五岁。

崇祯八年（乙亥），十六岁。

补邑弟子员（「传」）。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诸生于试「经义」后，试射；莫能中，公执弓抽矢三发三中（「神道碑铭」）。

崇祯九年（丙子），十七岁。

崇祯十年（丁丑），十八岁。

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九岁。

崇祯十二年（己卯），二十岁。

崇祯十三年（庚辰），二十一岁。

喜呼卢，无以偿博进，则私斥卖其生产，父怒。全美樟售己田为清其逋，劝以折节读书（「神道碑铭」。「谱」：『少好黄白之学，绝粒运气，困殆

几毙。已而游于椎埋、拳勇之徒，扛鼎、击剑，日夜不息。忽又纵博，无以偿所负，则私斥卖其生产』。全祖望「穆翁先生墓志」：『张督师苍水为诸生，放诞不羁；呼卢狂聚，穷昼极暮。自其父兄以至师友，皆拒之。先生一见曰：「斯异人也」！尽卖负郭田三百金，为偿其负；而劝其折节改行』。穆翁讳美樟，字木干；其仲子，公婿也。避地居台州黄岩县。按公「述怀」诗「其二」有云：『弱龄尚遐异，辟穀慕青鸾；骨肉相惊涕，时复劝加餐。因缘误烟火，尘鞅日以攒；上书献天子，索米走长安』。黄白之学，当指此。又全氏「张督师画像记」乃述其族母张之言，称『予年十八，张年八十』。时为康熙六十一年，则公女当生于明崇祯十六年）。

崇祯十四年（辛巳），二十二岁。

崇祯十五年（壬午），二十三岁。

举于乡（按是科主司，为翰林院编修吴国华，字蔡庵，南直隶宜兴人；吏科给事中范淑泰，字通施，山东滋阳人。房考，知诸暨县钱世贵，字圣沾，南直隶青浦人；崇祯庚辰进士）。

崇祯十六年（癸未），二十四岁。

国朝顺治元年（甲申），二十五岁（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贼李自成陷京师，怀宗殉社稷。五月一日，南都诸臣史可法等奉福王监国，明年改元弘光）。

大清定鼎京师。

顺治二年（乙酉），二十六岁。

王师下江南（李介「天香阁随笔」：『许定国杀高杰，杰妻邢请于史阁部，必报仇。定国惧，纳款请兵，己为乡道。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迳行千里，直抵扬州』。许重熙「甲乙汇略」：『五月丙申，开洪武门；大僚统百官献册，行四拜礼，请豫王进城。乙巳，刘良佐奉豫王令，追至坂子矶；黄得功中弩，自刎死。良佐入其营，挟福王回南京』），浙西郡县咸望风下。闰六月十有三日，浙东士民竞起；无所期会，城守以外，穷乡僻澁各自为屯（左尹「鲁春秋」）。鄞士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火鼎〉、毛聚奎与刑部郎钱肃乐会乡老合兵，沈宸荃、冯元颺亦起慈谿。十八日，奉笈迎鲁王监国（全祖望撰「钱忠介公神道第二碑铭」）。公先至，肃乐即遣公迎于天台，监国授公行人。至会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诰，出筹军旅（「神道碑铭」。「谱」云：『诏以翰林院检讨，掌制诰；兼行人司事』。「传」云：『授检讨，知制诰』。按「鲁春秋」记同时并起者，会稽郑遵谦、王绍美、王亶、周晋、王襄、郑之瀚、张玉铉，余姚熊汝霖、孙嘉绩、县吏王翊，仁和陈万良、马云龙、道士范大伦

，富阳陆方侯，于潜俞文渊，海宁朱大刚、左尹、周宗彝及弟启琦、沈陵、俞元良及兄元礼，金华张国维、朱大典，东阳陈仓，嘉兴徐石麒、王焜、张翊，嘉善钱梅，海盐王云衢及弟云龙、韩万象，平湖屠象美、陆清泉、倪长吁、马鸣雷、朱大定、汤云章，崇德吕宣忠，长兴金镒，归安韩茂贻、王光祉，德清蔡孺法、蔡子标，永嘉张实孚，临海陈函辉、柯夏卿、翁明英；其江南、江西响附者，不胜书。诸人或绝脰捐躯，或遯荒以死；事蹟久湮，今且无能举姓氏矣。闽中诏使至，议开读，不合；公请充报使入闽，从之（「神道碑铭」）。

顺治三年（丙戌），二十七岁。

大军已克浙东，江上师溃。「鲁春秋」：『监国奔台州，宫眷舟出定海，总兵张国柱袭执以降，元妃张氏见害。复传有妃周氏破瓷盘扼喉死』。杨凤苞「南疆佚史跋七」据「鲁春秋」、「令鲁史」、「江东闰位纪」、「舟山纪略」，以瓷盘自刳为张氏事；盖据戴、周二家，未见左尹书也。公仓卒驰归，拜父曰：『儿将随主航海』。竟去（「传」）。入翁洲，从富平将军张名振，奉监国入闽。既至，招讨使郑成功不为用；公劝名振还石浦，谋再举。乃偕还，加右佾都御史（「神道碑铭」）。「谱」云：『张名振守石浦弃之，扈监国至舟山；黄斌卿不纳，乃入闽。公留舟山』。「鲁春秋」：『是年秋七月，郑芝龙降；郑彩入鹭门，成功画漳、泉为守。八月，郑彩迎监国保鹭门』。「传」：『煌言入海，飓风舟覆，登海岛，饥困待毙。梦神告曰：「饷君千年鹿，俟十九年还我」。诘朝，果得一鹿，炙食之；尝一脔，历旬不饥。遇他舟至，获免』）。

顺治四年（丁亥），二十八岁。

夏四月，苏松总镇吴胜兆约张名振为外援（「鲁春秋」），故都御史沈廷扬、御史冯京第与公并劝名振应之；公监名振军以行。至崇明，大风覆舟，廷扬死之；公与名振皆被执。有百夫长导使走，至公壬午房考钱氏；七日，间道（按「北征录」云：『遭飓风覆舟，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复归翁洲（「神道碑铭」）。「谱」：『胜兆乞师黄斌卿，欲却之；沈公廷扬劝名振行，公与冯公京第同往。至崇明，飓风大作，全军覆焉』。「鲁春秋」：『胜兆与舟师期会，夜中杀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朗，号众以待。适海师炮震潜蛟舟覆，失约；胜兆为中军詹世勳所缚，就法』。按沈寓白「华庄稿」「五梅公纪事略」：『廷扬字季明，别号五梅，乳名百五。南都亡后，敛众舟山。丁亥春，统舟北上。四月十四日，飓风大作，舟胶于福山之徐六泾滩，遂见执；侄元升麾下七百人从焉。同行诸人，皆易服杂乱军中逸去。巡抚土国宝坑七百人于姑苏娄门之李王庙，廷扬槛送金陵按察司狱。七月二日，受刑；元升从焉』。

全氏撰「崇明沈公神道碑铭」述『廷扬言：「兵至必驻崇明，禁打粮，然后可至崇明」。食尽，名振重违前约，乃趋寿生洲打粮，泊舟鹿苑。五更风作，自自相击，军士溺死者过半；大兵逆之岸上，名振与煌言、京第杂降卒中逸去，未尝覆全军也』。是年公在翁洲有「九日陪安昌王、黄虎痴、张侯服、张颢渊、朱闻玄、徐闇公、沈公子昆仲登锁山和韵」诗。又「留节翁城同诸公行长至礼诗」云：『几年卧节梦金盃，绵蕞犹班旧握兰；葭管初开周甲子，葱珩重见汉衣冠。嵩呼恍觉鑪香近，海曙还疑扇影寒。惟有臣心冰雪净，誓将采线续双丸』）。

顺治五年（戊子），二十九岁。

义兴余校复起，出没林麓（「鲁春秋」）；公集义从于上虞之平冈（「神道碑铭」）。按山寨之起，以钱肃乐在闽连下兴化、福清诸城，华夏乞师斌卿，已言师至姚，张都御史当以平冈之师会，可得三百人；则集义从正在是年。及夏六月，肃乐已卒矣。公撰「曹云霖诗序」云：『戊子秋，余入山寨』。此确证也。「谱」以「山师起，公军平冈」系己丑，大误。又肃乐之卒，全氏书五月，「鲁春秋」书六月。考是年闰四月，时海上未奉正朔，置闰遂异耳）。黄斌卿使弟孝卿随冯京第再乞师日本，公以诗赠行（按「鲁春秋」：『二次乞师日本，时同行者有凌士宏』。公送「黄金吾、冯侍御乞师日本」诗云：『中原何地足依墙，惆怅征师日出方。龙节卧持豸斧客，鱼书泣捧豹衣郎。黄河北去浮青雀，沧海东回献白狼。伫听无衣万里外，绣弧应复挂扶桑』！「奇零草」此诗编年戊子，「谱」系丁亥误）。

顺治六年（己丑），三十岁。

公屯山寨（「奇零草」己丑有「屯兵山寨劝农遇雨」诗，又「答上虞伪令」诗。其「端阳喜雨呈张相国颢渊」诗云：『海国悬符为辟兵，驱来雷檄又纵横。中天雨露天中节，半夜风云夜半晴。繁露何须灾异对，商霖原为相公生。忧民幸慰祈年意，笑把菖蒲泛酒枪』。「鲁春秋」：『是年秋七月，张名振议迎监国驻台州临甌。八月，监国至舟山，黄斌卿不即纳；王朝先杀斌卿，名振遂统其军。监国谕名振总督诸师，阮进治楼櫓。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肯堂加太子太保，以吴钟峦为礼、刑二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李向中兵部尚书，朱永佑兵部右侍郎』。向中、永佑自鹭门依监国至舟山者）。

顺治七年（庚寅），三十一岁。

公入卫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鲁春秋」。「神道碑铭」：『名振当国，召公以所部入卫；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谱」称云：『以所部入朝，晋兵左侍兼学士』。按公官阶，在鲁已授左侍郎，桂藩遥授尚书，旋晋大学士。全氏「神道碑铭」于历官年次皆不误，惟「左」、「右」字误，遂为官

止尚书。以浙督所上印文为信，「鄞志」辨之是也。「谱」则「左」字不误，而以授尚书之年为加「阁部」；「鄞志」遂据「谱」以正「神道碑」之误，非也。「碑」既泥旧制，「谱」又无确证；盖两家皆未见左尹书故也）。

顺治八年（辛卯），三十二岁。

公奉监国命，治兵鹿颈头（「鲁春秋」）。九月朔，大军克舟山；公以鹿颈兵，同张名振军卫监国入闽（「鲁春秋」：『八月，大军治舟舰从蛟门向舟山。裨将江天保为阮进先锋，以四艘迎战定海，沈十三舟，余人断右臂纵还。监国诣蛟门祭江，夜半见大星从西北陨舟山，无数小星随之；即还舟山。未至闻警，或请取二王子长宏柁、次宏栋入舟；张名振曰：「如是，恐寒守者心」。监国不强。时舟山精锐分应南北洋。越五日，大军复出，天大雾，咫尺不辨；阮进战于螺头洋，风逆不得前。手发火桶，仓卒触桅焚进船，进创甚，跃水；起之，不能言，瞪目怒视三日死：月之二十一日也。名振弟都督名扬、阁部张肯堂犹撓城键御，历十昼夜。名振等护监国由外洋泛，监军主事金允彦、邱元吉内款，言城中虚实，导攻益急；守者犹醢允彦子传示四门。九月一日午，南门开。肯堂一门皆死。名扬被执，不屈死；戚属五十余人焚死。监国妃张氏赴井死，宫眷十三人从死；一内监死井旁，失其名。尚书吴钟峦、李向中、朱永佑、给事中董志宁、御史朱养时、梁隆吉、主事苏兆人、林之瑛、刘午阳、董元、杨鼎臣、李开国、郎中李国楨、中书顾玠、江中泛、陈所学，皆阖户自焚死。温州义健林伯起、张瑞初、都督焦文玉及妻张，同死。总镇刘世勳格斗死。煌言、名振护监国走三沙，国姓成功迎入厦门；寻居之金门』。按全氏「神道碑铭」：『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亲捣吴淞，以牵制舟山之师，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闽，次鹭门』。「谱」亦云：『公军北行入吴淞，舟山已陷』。「注」则称『阮进舟焚，投水死；名振以王踉跄而去。诸将背城力斗，众寡不敌，城遂陷』。「张督师画像记」云：『名振自以习熟形势，谓「蛟关天险，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锐师奉王，扬声趋松江，以牵舟山之势。闻变遽还，则不及矣。谓其轻出则可，谓其奉王以逃则误』：此定论也。舟山同殉诸人，「谱」注所载，尚有文臣郑遵俭、杨思任、顾宗尧、戴仲明，武臣杨锦、王相、林志灿、叶大俊，又顾明楫、林世英；内监则刘朝也。杨氏「佚史跋六」有岐阳王裔李锡祚、李锡贡：『锡祚佐阮进守螺头洋，进创甚，锡祚趋救，亦破创，赴水死。城被，锡贡巷战，马蹶被获，斩于四明』。又「浙江通志」有娄文焕：『舟山破，痛哭拱坐海边沙上；潮至，随水涌去』。又按监国妃张氏，据全氏「舟山宫井碑」为陈氏，鄞人；杨氏「佚史跋七」云：『陈氏，「监国纪年」作张氏，谓即元妃之妹。「舟山兴废记」、「雪交亭录」、「鮑埼亭集」皆作陈氏』。「鲁春秋」记『壬寅秋九月十七日，监国鲁王以海薨

于金门，年五十四；继妃陈氏明年生遗腹子宏甲，周支长杨王术桂今改宁靖王收养，栖于东宁』。岂又一陈氏耶？刘献廷广阳杂记：『明宗室从郑克塽降者九人，有王八子朱柏，后与宁靖王子朱俨鈔皆安插湖南垦荒』。公有「翁洲行」一篇：『自从钱塘怒涛竭，会稽之栖多铍翮。甬东百户古翁洲，居然天堑高碣石；青雀黄龙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间鸣。虎鞞争如秦妇女，鱼旛半是汉公卿。五、六年间风云变，帝子南回开宫殿；由来蜂国仗楼船，乌鬼渔人都不贱。堂怡穴斗几经秋，胡来饮马沧海流；共言沧海难飞越，况乃北马非南舟。东风偏与胡儿便，一夜轻帆落奔电；南军鼓死将军擒，从此两军罢水战。孤城闻警早登陴，万骑压城城欲夷；炮声如雷矢如雨，城头甲士多疮痍。云梯百道凌霄起，四顾援师无蝼蚁；裹创奋吁外宅儿，誓师痛哭良家子。斯时帝子在行间，吴淞渡口凯歌还；谁知胜败无常势，明朝闻已破岩关。又闻巷战戈旋倒，阖城草草涂肝脑；忠臣尽瘞伯夷山，义士悉到田横岛。亦有人自重围来，向予细说令人哀；椒涂玉叶填智井，甲第珠璫掩劫灰。而令人民已非况城郭，髑髅跳号宁复肉。土花新蚀遗镞黄，石苔早锈缺斨绿。呜呼！问谁横驱铁两当，翻令汉土翦龙荒？安得一剑扫天狼，重酌椒浆慰国殇』）！

时提督田雄、总兵张杰、巡海道王尔禄皆以书招公，不可屈（公复书略曰：『两间自有正气、万古自有纲常，忠臣义士独行其是而已。区区此志，百折弥坚；不过恪守人伦，即是深明天道』）。又云：『河北群盗，皆以兴复汉室为名；今日山中义师，大率类此。故足下得以折柬招之；不孝面目何如，亦欲以此术相笼络，误矣。矧水陆自有长技、战守自有定谋，纵以全力来，胜负未可知也。我辈相晤，正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自况，足下不必以梦炎辈自居尔』。按是时有司亦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父书言：『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他日不惮作赵苞自赎』。故复书中自称「不孝」云）。

顺治九年（壬辰），三十三岁。

公与张名振及义英将军阮骏（阮进从子。按「鲁春秋」：『辛卯夏四月，马进宝使人密招荡湖进于南田，并拉从子义英将军骏同往；骏不从，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进感而止』）、诚意伯刘孔昭诸军入长江，登金山，望祭孝陵。时上游有宿约不至，左次崇明（「鲁春秋」：『监国居金门，遣名振以己意乞师厦门，成功不许；名振露其背所刺「尽忠报国」字激之，并指腹为姻。得助师二万，与煌言及骏、孔昭等直溯金塘，获金允彦磔之，以祭舟山诸死事者。待约失期不进，题诗金山寺而还；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按名振诗，「奇零草」别本误为公作；首句「横」作「淮」，末二句『遥望孝陵应有感，会将大纛抵龙津』，「遥望」句作『松柏阴阴兵缟素』，「会将」作「伫看」、「抵」作「禡」，下又注用「前韵」，系年甲午、一作壬午，皆

误。惟「和张侯服留题金山原韵」六首系甲午，不误。张美翊案曰：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张名振题诗金山在甲午孟春月，苍水和作亦当在是年。又「甲午立春日大雨雪驻师吴淞」诗注：『会名振之师，初入长江，登金山，望石头城，祭孝陵。时上游有宿约不至，左次崇明』。乃追述前事语。公有「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左次崇明」二首，不系年；其一曰：『割云半壁倚中流，天劈东南形势收；铁瓮潮含飞鹭岭，牙樯影撼浴龙舟。画江何代空鼉鼓，横海今来驻虎旂。咫尺金陵王气在，可能瞻扫问松楸』？正是年事也。公「北征录」言『丁亥后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师徒单薄，迄鲜成绩』。皆在戊戌以前。全氏「神道碑铭」言：『癸巳冬，复行入吴淞。寻招军天台，次于翁洲。明年军行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遥祭孝陵。上游宿约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长江，掠瓜州、侵仪真，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东下，驻翁洲』。按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书明年，下复系以甲午，误矣。其云「再入长江」者，据公「甲午再入长江」一诗。盖全氏因「北征录」三入长江之文，而未尝考定初入长江为何年，又不知甲午之自春徂秋二入长江；故愴怍其词。否则，癸巳字误。然以「左次崇明」属之明年，于事仍不合。「谱」则以癸巳、甲午、乙未三年分纪，复与「神道碑铭」相左。又全氏撰「定西侯张公墓碑」，直以癸巳、甲午两入长江为说；则「北征录」三入之文为不足据矣。此实一大疑案；赖左尹书，于三次入江详记始末耳。左尹与于乙酉义师，曾官兵部，画江之役，身在行间；浙东事败，犹遯荒野，又后公数十年歿。虽其书不传，举忆一二，甚资考证；非燕说也）。

是岁，公父卒于家。公屯湄岛（「曹云霖诗序」：『岁在壬辰，余避地鹭、左，云霖在焉，欢然道故。时栾栾棘人耳，故不轻有赠答。癸巳春，余附楼船北归』。「谱」注：『公父病卒，李征君邨嗣葬之城南』。「传」云：『既闻父亡，一恸而绝；比苏，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国，父死不葬；妻子颠连，无以存活；终身不蓄姬侍』。公甲午有「追慕」二首曰：『国难驱人出，家倾待子归。可能磨墨盾，其奈冷斑衣！金革三年泪，冰霜寸草晖；发肤虽不毁，犹恨故园非』！『廿载嗟何恃，长衔栝菴愁。节旄看尽落，斧鬣悔迟谋。燕去巢应改，乌号屋仅留。在堂有委蜕，无计翦青楸』！按公是年有「长至志感」、「除夕宿湄洲禅院」诸诗）。

顺治十年（癸巳），三十四岁。

公自湄岛至琅琦，经南日北还入浙。寻入吴淞（是年有「次琅琦谒钱希声嫔宫」、「重经南日吊沈彤庵」及「北还入浙」、「入吴见雪，忽忆车驾南巡」诸诗。「谱」言『次于东瓯，寻入吴淞』者，自闽入吴淞海道也。公「癸巳

除夕」诗曰：『八岁他乡腊鼓催，乡心撩乱鼓声哀。无情天地犹擐甲，有意山川独画灰。儿女藏钩离别后，君臣投璧播迁来。年华如许人将老，辜负春风又几回』）。

顺治十一年（甲午），三十五岁。

春正月，公与名振会成功全师复入京口（公「立春日大雨雪，驻师吴淞」诗曰：『春信惊催元腊残，江梅犹带六花蟠；屠苏饮出冰余冷，组练光浮木末寒。吹垢岂期风入梦，洗兵自合雨成团。征人感荷东皇意，且逐年光奋羽翰』）。战不利，淹四日退军。成功复令陈六御、程应蕃等协攻崇明，不克。还触吴淞关，掠战舰二百九十；名振以沙船九百泛登莱及高丽，乃还。

秋八月，公复与名振合成功所遣水军总制甘辉再窥吴淞（公「再入长江」诗曰：『江声万古似闻鼙，天险依然渡水犀。涿鹿亦当经再战，卢龙应复待三犁？琯弓挽处驱玄武，镇甲擐来失白题。兵气至今犹未洗，自惭无计慰云霓』），遭风变。旋师移攻舟山，镇将巴臣兴、陈虎御之；陈虎战歿，巴臣兴降（「鲁春秋」：『成功军入京口，战败；丧副将阮甲。旋由平洋沙攻崇明，失利；平原将军姚志卓自刭死』。按巴臣兴本名成功，降始改名）。

是年，名振卒（「鲁春秋」：『名振卒于舟山』。公辛丑「祭名振文」云：『甲午之冬弃捐宾客，距今仅七载』。又「哭定西侯墓」诗注：『卒于甲午』；「祭文」别本作乙未，误。全氏「定西侯墓碑」书甲午卒，「画像记」则书乙未卒；亦误），遗言以所部付公。公平冈入卫部下不满三百，至是始盛（「神道碑铭」。按成功陷舟山，遣戎政司马陈六御及义英伯阮骏守之。公既统名振军，是年当在翁洲。公「闲居」诗有云：『人居闲处非佳境，事到难时且放怀』。「寿阮季友」云：『笑我尚为笼鸽客，相期何日捧龙鳞』！又「海上」二首，其一有云：『浩气填胸星月冷，壮怀裂发鬼神愁』！疑亦作于是时）。

顺治十二年（乙未），三十六岁。

公屯临甕（「神道碑铭」：『乙未成功贻书于公，谋大举』。「鲁春秋」：『乙未秋九月，成功还厦门，改为思明州。议设四屯，公驻临甕、陈文达驻玉环山、阮春雷驻楚山，牛头门亦置劲旅，遥为犄角相呼应。东南遗黎，走集甚众』）。

顺治十三年（丙申），三十七岁。

公移军秦川（「神道碑铭」：『丙申，公军于天台。是冬，军于闽之秦川』。「鲁春秋」：『丙申八月，大军破舟山；阮骏舟胶浅，败绩。刘永锡赴水死，陈六御、张洪德自刭死。杨晋爵以孤军战横水洋两日夜，力竭，自刭死。太常少卿陆九征被执，不屈死。永锡，孔昭子也』。按公「奇零草」自序云

：『缀缉新旧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国再陷，而亡什之三』。是大军攻舟山时，公当自临甌至。既破，乃入闽。公「壶江即事」诗，其一曰：『倦飞无路且投闲，沧海人来第几湾？真觉壶中留日月，犹疑画里对江山。飘零蛋户还相笑，偃蹇柴门长自关。闽越波涛千里阔，那能有梦寄刀环』！又云：『骇浪扁舟轻似叶，重围匹马跳如丸。创深已信伤弓数，痛定应愁卷土难』。又「梦中」句云：『集候秋虫偏解语，失途老骥亦长鸣』。又「舟次三山」云：『每拥麾幢欲泪潜，萍踪无禁又三山；才非命世空沈族，事尚因人亦强颜。猿鹤秋深悲别岫，鱼龙夜舞泣间关。途穷未就行藏计，华发朝来已半斑』！可想见当日情事）。

顺治十四年（丁酉），三十八岁。

公还翁洲（「神道碑铭」：『丁酉，大兵迁翁洲之民，公还军翁洲。时鲁王已去监国号，通表滇中』。按公戊戌「冬怀」八首中「潜邸」一作有句云：『只今冷落蛟螭窟，雪夜徒吟「兔苑」篇』；正谓此也。「鲁春秋」：『时海禁严，沿海居民内徙四十里，限期勿后；恋田庐违限者，火之。徙所许借居，寄食于其姻族；拒者有法』。公有丁酉「元旦驻师秦川」诗）。

顺治十五年（戊戌），三十九岁。

公在翁洲。桂王遥授兵部尚书（「鲁春秋」。按「神道碑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己亥告败滇中，且引咎；滇中专敕慰问，加尚书，兼官如故』。「谱」于是年书『滇中遣使慰劳，晋阁部』。又据公「闻行在所遣使至营宣谕有感」诗「注」中：『时余官少司马兼学士』。谓自述其故官，非是年始授；良然。取诗中『黄麻紫綉不须多』句为公晋阁部之证，皆误。「谱」于「诗注」兼侍讲作学士，尤误。「鄞志」辨：『「己亥告败滇中，滇中专敕慰问」为误。以晋阁部为前一年事，己亥则永明入缅，何有往来之使』？是也。不知全氏乃误会公辛丑「上桂藩疏」中语，而以「加尚书」云云牵连书之，故有此失。若以往来之使为疑，则是年滇使为周金汤；据公疏，又有刘之清。当时诸臣崎岖险阻，帛书蜡表出死入生，恒非意计所及；弗可议也）。

七月，成功以师会公北行；泊羊山，风涛碎船，复还翁洲（「北征录」：『戊戌，随赐姓延平王北抵羊山；遇风碎舟，返旆』。「神道碑铭」：『成功仍推公为监军，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见人驯扰不避。然不可杀；杀之则风涛立至。军士不信，杀而烹之。方熟而祸作，碎船百余，义阳王溺焉』。「鲁春秋」：『成功以舟师大掠招宝山，兵部尚书煌言计资延平大力，勇图恢复。舟山败后，凡大举，必与延平合议。时监国往来鹭门，无定辙』。是年，公有「抚时感事」诗，句曰：『人生百岁安得有？我今草草三十九』。又『纵横露

布浪飞书，突兀星槎莽犯斗；风云缩朒帝应嗔，日月膏肓鬼亦吼。丈夫志气薄勳名，何况文章等刍狗』！「乐府薤露吟」：『赤风荡海宇，弱水群飞扬；日月长麓天，中有蓬莱乡。桓桓国虎臣，据图画封疆；火生木必焚，害金自相戕。屏藩遂已撤，干戈及寝皇；白日窜野马，黄昏号国殇。贵贱同一骨，谁为送北邙』！「藁里曲」：『猛兽在深山，藜藿亦寿考；况也济乱流，干城国之宝。一朝捐宾客，三军哭孤岛；李代桃亦僵，蒯易丝愈扰。吁嗟周遗民，去作流离鸟；路逢故鬼语，死生何草草！野死媚乌鸢，水死蛟龙饱；哀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又「舟山感旧」四首，一曰：『孤云两角委渔矶，极目沧桑事已非。隔浦青磷相掩映，傍溪红雨自霏微。樯乌转逐危舟宿，社燕空寻旧垒依。独有采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归』。三曰：『江皋烽尽烬犹红，猎火岿然满故宫；楼阁总随蜃气散，鼓鼙进入角声空。田横岛上凄凉月，杜若洲前冷落风。翘首灵光何处是？五云应复捧南中』）。

顺治十六年（己亥），四十岁。

夏五月，公会成功舟师，从大江突京口；即严家沙为坛，禡告。入七里港，攻陷瓜洲，直趋芜湖（「鲁春秋」：『煌言以其师领前锋，开府芜湖。传檄千里，上印者三十有七。时艍艘大小八千余号，大将张茂之总五军。令严，掠一黍者死。断镇江铁索，城中擲帽与堞齐；市肆不惊，商旅如故』。「北征录」：『己亥仲夏，延平以余练习江上形势，推余前驱。抵崇明，余谓延平：「崇沙乃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不听。既济江，议首取瓜步。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数百位。延平嘱余领水军先陆师入，遂扬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风急流迅不得前，诸艘且进且却；两岸炮弹如雨，水军伤矢石者骨飞肉舞。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得入仅十七舟，而本辖则十三。次早，师克瓜城。延平欲直取石头，余以润州实长江门户，力赞济师铁瓮。延平虑援骑朝发夕至；余谓「何不遣舟师先捣观音门」？延平意悟，属余督水军往，约直达芜湖。时江潮缩朒，水下如驶，易沙船牵挽而前。未至仪真十五里，吏民遮道来归。舟次六合，得报六月二十四日复润州。余计润州既下，由陆逐北，虽步卒皆铁铠难疾趋，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即致书张茂之谓：「兵贵神速，水道进师迟绌，非策」。余恐后期，昼夜兼程，抵观音门，乃六月二十八日也。舣棹两宿，战船无一至。乃发轻舟数十，先上芜湖；而身为殿，泊浦口。七月朔，战不利，忽一航至，则辖下犁舸也；乘之复战，后继至，（虏）始去而日已曛矣。诘旦，整师前进；部曲驰报，江浦已破。捷闻，延平止余毋往芜关，且扼浦口抚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亦抵七里洲，商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芜湖诸将捷书至矣。延平谓余：「芜城尤上游门户」；促余旋发。七日抵芜城，传檄诸郡邑，江南、北相率来归者府四、州三

、县二十四焉』。按是时公所部义从凡六千人（见徐孚远所撰「奇零草序」）。

七月，大军破成功于江宁，诛其将甘辉、余新（「鲁春秋」作日新）、洪复等；成功遁（「鲁春秋」：『海师战桃湾，不利。甘辉营被劫，大战石灰山，复败绩；失万人，沿江数百里舟师咸去』。「广阳杂记」：『赐姓攻南京，余新为梁化凤所愚，遂不为备。值其寿日，开神策门攻之；余新、甘辉、洪复皆成擒。余新跪请，甘辉不屈死，洪复骂而死。复，泉州同安人。丰姿如妇人，而勇冠三军。赐姓攻漳州，值劫营，失思文所赐七印；复独骑自敌后入营中，挟印囊走。追者至，发三矢，连毙三人，以印反命』。「鲁春秋」：『既执甘辉，责辉劝降成功，酬大爵；辉傲睨曰：「国姓父不能夺国姓，乃仗辉？且辉亦安肯劝国姓也」！请速死，无他言。怒叱日新：「丈夫得死所，濡忍何为」』）。公犹在芜湖，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等遗书招公，公峻词拒之（公与郎总督书略曰：『夫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色变；而忠贞之士则不然。如仆将略原非所长，止以读书知大义；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区区此志，以济则藉君之灵，不济则全臣之节。故不惜凭陵风涛之中、纵横锋镝之下，迄今逾一纪矣。同仇渐广，晚节弥坚；此忠臣义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谢良平竹帛、抗黄绮衣冠，亦之死靡它；岂复浮词曲说足动其心哉？乃执事俨然以书进，似以仆为可利钝、兴衰动者。虎伥戒途、雁奴伺夜，固无足怪。来书温润，谅执事非愤愤者，遂附数行以复。斩使焚书，适足以见不广；仆亦不为也』。按公是书，集中编年戊戌；据「北征录」则在己亥入芜湖后，「上鲁监国启」亦及此事。全氏「神道碑铭」书『戊戌，江督郎廷佐以书招公，公峻词拒之』；凡两见。按「江南通志」：『顺治四年，设总督，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六年以后，总督不辖河南。「会典」：「九年，总督又移驻南昌，亦称江西总督。未几，复归江宁」。郎公以十一年任江西巡抚，十三年授总督』。戊戌为顺治十五年，公方与延平入东瓯，舟覆复退翁洲，未踰浙境；郎公为江南、江西总督，已越疆涉海贻书劝降，疑非事实。集中编年传写易讹，或系后人据书中「逾一纪」之文而改之；不知戊戌以后，皆得言「逾」也。兹从「北征录」，仍系是年）；既知成功全师入海，援绝路阻，遂弃舟登岸，潜行山谷，复归临甕（「北征录」：『余之按芜也，兵不满千、船不盈百；惟以先声号召大义，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余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窥广德；一军镇池郡，扼上游；一军拔和阳，固采石；一军入宁国，徇新安。身往来姑熟间，名为驻节鸠兹，实席不暇暖。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余闻之上书，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无何，石头师挫，时余在宁国府，报至，遽返芜湖；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

意：石头师即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守镇江。故弹压上游，不少退。而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遗书相招，余峻词答之；又遣兵复取太平。然江上下音信阻绝，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款延平，乞益百艘相助；诿意延平不但舍石头去，且弃铁瓮行矣。余欲据城邑，念援绝势孤，终能不守；余名则成，士民何辜？欲冲突出江，池州守兵又未集；因部勒全军，指繁昌。池兵亦至，共议以滕艫竟趋鄱阳；乃决计西上。八月初七日，次铜陵；一军将抵乌沙峡，后队尚维三山。与楚船相值，余横流奋击，沈其四船，溺死无算；以天暮停舟。夜半，楚船遁下流，炮声轰然。辖下兵误为劫营，起帆解缆，一时惊散；或转芜湖、或入焦湖，西江之役已成画饼。余进退维谷，遂沈巨舰江中，易沙船至无为州；拟走焦湖，聚散亡。适英、霍山寨义士来说：「焦湖冬涸，不若入山寨可持久」。因焚舟，提师登岸。至桐城黄金弮，选锐骑驰击，夺马数十，由奇岭进山。十七日，已入霍山界。阳山寨在咫尺，先以书通褚良甫，坚不纳。移札东溪岭，思走英山将军寨；将士疲甚，余强起披衣行。占四课，俱空陷；因申令诘朝早发。余率骑兵前驱，而追骑蹶后；方踰岭，后军报奄至，士卒窜山谷中。余左右止二十余骑，步卒不满百；勒马高坡，后军已截断，首尾不能顾。余念斗死无名，单骑突围走，止一童携印相随。去稍远，牙门将逃而复返，呼之偕行。三人迂回山冈间，迷失道；土人导余乘月行夜，走七十里，望门谋朝炊。主人问所从来？导者答余为馆师、余将则贾客，皆以兵难避，导为送往。进一匕，复行。涂遇散兵十许，见余惊喜，欲相劳苦；导者恐骇耳目，余亦蹶导疾走，村中豪杰竞相遮问。导者谓事露，不反顾；袱被亦负之而趋。余既失道复失导，倾所有分赠诸人，稍稍解去；视其中貌厚者俾导行，其人姓胡，昆季三人。是日，行三十里宿；逆旅主人，胡族属也。胡之季猝至，招兄耳语；却入语余曰：「君自海上来」？余曰：「然。尔何从知之」？胡曰：「君在村中，不见十数人过我门乎？余季问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导不力，所以来耳」。胡之老人为余言：「此村向年亦举旗，卒不成；今莫敢动」。余谋所向，佞云：「当从安庆渡江」。余忆旧时宾从歙人朱君，变姓名卖药高河埠。至高河，朱君他往未返。市人见童子之问朱君也，踪迹之；得朱君友徐某、金某阴左右余，令密友何某伴余由枞阳出江。抵张家滩登岸，金与徐别从安庆来会。滩属池之东流，徐之兄卖药于村中，故问津焉。于是由建德、祁门山中走休宁；余复病疟，扶疾而行。冒险奔驰，道路以目。将次祁门，江右义旅陈九思屯朱桥镇。赖导皆歙人，得无他。计程两日，抵休邑。未至三舍，闻兵阻，不得入，止郭外招提。乘间抵城中，寓徐诸父家。其诸父善岐黄，有隐君子风，盛治具。然亦谓余馆师，与其犹子善；不知为余也。兵退，买棹严陵；过新安亭，达街口，逻卒登舟见余，持之急

；徐起与哄，事得解。解维过淳安，已入浙矣。会省符插民艇，载兵绝浮梁；余船藏他港，卒为插去。乃迂道走遂安，达严郡，计山行无恐。后自婺之东、义，出天台，以赴海壖；鸟道羊肠，较徽州更甚。时余将已令取道于杭，而金、徐诸人皆不谙浙道里；向者导余，兹则余导，然余实茫然问途。已经得至海滨，居人咸来问讯；远近哄然，知余得生还矣。『鲁春秋』：『煌言师不统于郑，自请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为声援，急全师去。煌言不得退，提残校入霍山界。历险巖冲击，死散殆尽；至弃骑，伪为失路贾，往往得故义健曲护之。盖是时中原妇竖，无不知大司马煌言忠者』）。

是年，桂王遥授公东阁大学士，兼官如故（『鲁春秋』：『秋，桂王遥敕仍鲁王监国，驻澎湖；晋煌言东阁大学士，兼原官』）。

冬，筑长亭乡海塘（公『山头重筑海塘碑记』略曰：『台之缙城，枕山负海；东鄙，即尾闾也。有乡名长亭，吞吐潮汐，民居与鱼鳖为邻。而地脉涌出，赘附一沙，与龙山对峙，号山头；实沮如场也。后冯、袁诸姓卜筑于此，为浚以瀦山泉、为塘以扞海潮，而族始盛。其俗：树艺之外，皆鱼盐为业；久之亦遂殷阜。国家盛时，海波不扬，邑多贤长吏；滨海丸封，尤鲜戎马驿骚。故上农以力田举科、蛋户以网罟牢盆着姓氏：家礼乐而户诗书，盖彬彬乎盛哉！但邑居介山海间，田阻山则多硗，恒苦曠；田阻海则多咸，恒苦潮。于是乡之人聚族而谋，伐木畚土隆其地、复其障；微〔但〕沧海〔一变〕为桑田，即泻卤胥化〔为〕膏腴矣。十余年来，义旌遍海，戎服繁兴，民力用是益殫；家室不保，遑问封表？由是沈潦内溃、洪涛外啮，向之膏腴仍归泻卤、桑田亦几为沧海矣。余自乙酉飘泊海曲，近复鞠旅于缙城外岛。闻之怆然曰：「民事宁可缓乎」！乃出金五十为倡，鳩工经始；义士冯某等为之醵金钱、聚土木，以虔其事。大抵富者输财、贫者输力，靡不奔走恐后。因就故址增新防，埤者崇之、圯者累之、阙者修之、薄者丰之。自冬徂春，盖三阅月而工竣。虑人情之易媮也，申约：以今时捐财之多寡，为他日授田之广狭；亦可为计及久远者矣』。公『新安溪行』诗：『曲曲溪流曲曲山，青峰千折水千湾；山亭拥雾遥疑塔，水碓春云巧作关。越榜下滩双桨捷，吴盐到界一帆闲。欲看两岸枫林叶，似送离愁照客颜』。『浮踪同邱含山感赋』诗：『萧瑟干戈事，浮踪已似萍；半床留破席，一室欠疏棂。霜月窥人白，渔灯入夜青。天涯知己在，犹自叹零丁』）。

时大吏已籍公家，夫人董氏及子万祺逮系镇江（公有『代内人狱中有寄』诗：『国破已饮泣，家破复间关。自君之出矣，妾嫠君亦鳏；儿女虽有情，不在别离间。上堂洁脯脰，下堂代斑斓；知君驱汗马，岂敢怨红颜！夷官张罗网，忠义委草菅。奄忽大椿谢，君滞沧海湾；兀然生死魂，并作蛟珠潜。君行宝

肤发，奔跣安所还；妾自感百罹，飞蓬在双鬓。衰门既零落，空闺谁贞艰！哀哉井臼妇，终岁困狂狴；非不轻微生，将雏实且孱。圜扉滋味恶，磷青碧血殷。古称东海妇，严霜暑露斑；天胡尝梦梦，莫辨玦与环！如何贯索星，独照望夫山！视彼摩笄峰，高名良可攀。难将妾巾幗，来佐君羽纶；报君还祝君，旗常树人寰！又「拟答内子狱中有寄」：『盛年不惜别，客久始怀惭。我非蓬蒿人，江湖遂屡淹；况复避豺虎，谁能解征衫。孤雁自西来，仿佛坠书函；书中寄珍重，书外泪重缄。恍见闺中秀，吞声围素缣；卿今陷虎穴，双鱼何从探！珊珊魂魄来，关河谅非谖。棘林魑魅乡，骨肉各生嫌；獬子亦囊头，狼狽形影兼。忆我初行役，兵戈未解严；驰驱悲九折，辗转岁华添。白云空缭绕，长此伤乌衔；水鸥虽忘机，安得此鹈鹕！名教自束躬，柔情非所耽；怜卿持门户，鼎俎心已甘！丰狱有埋剑，紫气若烟炎。莫邪独淹抑，干将惨不銛；神物庶终合，造化焉能歼！生当挽鹿车，死当驾云骖』）。

顺治十七年（庚子），四十一岁。

公在临甌（是年，公有「上鲁监国启」。略曰：『臣万里孤踪，一军特立；又惧旁疑他妒，未敢轻达封章。己亥夏，于东瓯晤锦衣指挥陈贵，曾附疏转达。岂意陈贵随■〈舟宗〉北上，因南师挫衄，流落江上；闻今已往山东。臣自入长江，直夺镇江炮口，传檄而下三十余城，驻扎芜湖，水陆兵至万余；岂意藩师溃于金陵，仓卒南旋。臣之孤军，竟陷重地；虏酋百计阻绝归路，贻书招诱。遂焚舟登陆，提三千余众转战千里、相持二十七日，终以势孤援绝，士卒罢败；臣单骑突阵，窜伏山谷中。由间道徒步二千余里，赖义士挟卫，始得生还海上。然志犹未已，力图收烬，散亡渐集；奈囊空斧倾，力不如必。倘浙海决不可支，亦当南帆一觐。昨差官自思明州回，始知移蹕金门之信。遵养时晦尚无其地，是臣所为日夕旁皇者也。臣垂翅之余，百事艰难；芹曝之献，容俟后期。锦衣张士魁、杨澄亦经患难，俱得生全；现在臣营，合并具报』。「得朱子成书」诗：『书来惜分手，正忆皖城秋。入海仍精卫，还山尚蒯缞。参差非恨事，仓卒少良谋。异日传「心史」，孤忠冀见收』！按子成，疑即高河卖药朱君字。又「重过桃渚」诗：『一棹天台依旧迷，重来秋爽足攀跻；苔衣糝糝须偏美，石磴鳞鳞齿未齐。梦到赤城霞气近，感深沧海水声低。临流空作桃花想，愧煞仙源是武夷』！「复屯临甌」诗：『十年兵甲满沧洲，此日回戈又上游；人去鹿场仍旧迹，秋高蟹浦足晨羞。空山饿犬声如豹，失路穷黎状似鸠。自笑经营何太拙，误将岛屿作并州』）！

顺治十八年（辛丑），四十二岁。

公引军入闽，次沙关（「神道碑铭」）。时成功取台湾，公遣参军罗子木致书阻之；成功不听（公与成书书略曰：『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

，尤在地利。故晋武以独断而平吴，苻坚又以独断而败于晋；尉陀以僻处而据粤，刘禅又以僻处而亡于魏：则人和地利，审之不可不精也。殿下东宁之役，岂诚谓外岛可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但自古未闻以輜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或谓女直起于沙漠，我何不可起于岛屿？不知女直原生长穷荒，适彼乐郊，悦以犯难，人忘其死。若以中国师徒委之波涛浩渺之中、拘之风土狃榛之地，真乃入于幽谷。其间感离、恨别、思归、苦穷种种情怀，皆足以坠士气而顿军威；况欲其用命于矢石、改业于耰锄，胡可得也！兹历暑徂寒，攻围未下；无他，人和乖而地利失也。诚能因将士思归、乘士民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名城可取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于殿下者，以殿下能雪耻复仇也；区区台湾，何与于赤县神州？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碛，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大可惜矣！思明一块土，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今守御单弱，兼闻红夷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负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无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于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进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古迹，纵偷安一时，必诒讥千古。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夫虬髯一剧，祇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鲜，又非可语于今日也』。公是年有「感事」四首；句云：『筭路曾无异，桃源恐不同』；『童女三千笑，孤儿五百嗔』；『鸠居初得计，蛋市转生疑』：盖为成功作也）。

滇中事急，公复草疏遣职方郎中吴鉏南访，兼会师郟阳，谋救滇（「神道碑铭」：『公孤军襄回两岛，滇中事急，成功方得台湾不能行；乃遣职方郎中吴鉏挟帛书，间道入郟阳山中，欲说十三家之军，使挠楚以救滇』。公「陈南北机宜疏」略曰：『臣本书生，遭逢多难；自经倡议，十有六年。虽栖山横海，备尝艰苦，而恢复未奏，但觉有罪之当诛、实无功之足录。蒙主上纶綍频频，节钺谬寄；臣感极生惭，愤极思奋。故于己亥五月，随臣成功直捣长江；分道疾驰，孤军深入。不意金陵挫衄，仓卒班师。臣念上游父老夹道遮留，奋不顾身；持战两旬，援绝势孤，遂至溃败。臣突围间行，始得完节而返。复蒙主上遣监臣刘之清齎到专敕一道，时臣方收烬于浙，而使臣又停桡于闽，未获具疏陈谢；至今悚仄！数年之间，远迹听闻，久不知天南确信。事机得失，关系非轻；兹以职方郎中臣吴鉏不惮万里间关，愿得陛陈大计。特具本附奏』。公有「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郟阳」诗；其三曰：『郟江称斗绝，咫尺向夔门。云栈凌霄起，旌旗插壁屯。金貂皆上将，铁马足中原。一见随何檄，还

应报国恩』！「谱」注：『桂王己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国连战不利。公集中送吴职方、黎大行，皆海上使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献王；明年至滇遇害。是时定国诸军皆在徼外，安得有会师之举？按流贼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东之间；时有李来亨、刘体仁等十三家，分据兴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声势相倚，所谓郟阳之师者也。后都御史洪育鳌总督湘南诸军事，桂王驻安隆；疏言「十三家抗险据冲，观衅而动；楚、蜀虽失，未有贰志。若有征行，可以兵应」。盖海上诸公之计，谋结郟师以抒滇患，出于无可奈何；事虽不成，亦可悯也。诸野史皆不载，赖阁部诗得以考见』。又曰：『郟师虽与桂王连和，别奉韩本铉为主，改元定武；移书序长幼，不称臣。滇平，陕西总督李国英以七将军出湖南分讨，诸寨据险拒守。癸卯，来亨以疾困甚，合诸寨力斗四昼夜，国英大挫。甲辰，巫山不守，育鳌死之；诸寨继破，韩不终』。按吴佩远名祖锡，嘉善人；与于复社。全氏「吴职方传」：『别号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三岁。

公还军临甕（「神道碑铭」）。按公「复曹监军从龙书」曰：『弟栖迟沙关几三月矣。金尽粟空，谁能为景升、仲谋者？只得仍图北返。两番鼓棹，又以石尤留滞。今春风至矣，决计回浙，亦旦晚间事。弟非不知兵力单极，况二阮、一陈俱徘徊闽境，则声势更微。然弟以为宁进寸、毋退尺，宁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咏云：「虬髯定拟浮家去，鴈足空传属国还」；又云：「平沙一旅真孤掌，可有天戈灵武间」？感慨系之矣』）。

时滇中已平。夏五月，成功卒于台湾。公三上书鲁监国，不克行（公书一言：『春来阅邸钞，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内变，道虜入緬；致我永历皇帝蒙尘，扈从宗室、官员无一得免，惟吉王自缢以殉，李定国入海、白文选亦遁深山。臣闻变之日，犹谓狡虜诈传，疑信参半。及四月中旬，闻官眷竟从镇江北辕矣。臣以为延平藩当伸大义，而至今寂寂。道路谣传，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终夜旁皇，恐孤岛孤军难以持久；况复加以他故，譬甌羸之疾，胸胃转增杂病，其能久乎？只今〔虜〕遣招抚于浙、闽、广每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经营，则报韩之士气渐衰、思汉之人情将辍；臣惟有致命，以了生平。所惓惓者，主上羈旅岛屿，不独与闽人休戚相关，且与闽海存亡相倚；计闽勳镇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罗之术，以为拥卫之资。此非欲徼福也，免祸亦宜然；即未暇雪耻也，图存亦宜然。伏乞密与宁靖王及诸搢绅谋之，发愤为雄，以慰遐迩』！二言：『臣违颜以来，忽经十载；百折千回，壮心未已。原非动念勳名，特以越国义旅、鲁邸侍从，止臣一人尚在军次；虽乖哭庭之志，尚图扫

境之功。以主上养晦，潜跃宜权。区区之情，盟之幽腑。何期行阙洊染胡氛，攀髯莫逮；延平忽捐宾客，秉钺无人！臣以孤军孑处荒壤，又无蚊子之援；日夜枕戈，与死为邻，亦以死自誓。若轻为移蹕，则风鹤频惊；仍栖浯岛，窃恐号召既远，复与臣呼唤不灵。乞与诸搢绅、勳镇熟筹妙策，或扬帆海山、或保据沙关，结纳忠义以绝窥伺』。三言：『去冬缅甸之变，君亡臣死，天下已无复有明室矣！海上犹存一线，真乃天留硕果。顾岛上勳贵罔识「春秋」大义，臣实兵微将寡、饷匱粮穷，见宗国之亡而不能救、幸旧主之在而不能扶，中夜椎心，泪尽继血。但得南国首为推戴，臣敢勿协力扈从。恭进膳银，差官賚献』。秋九月，监国鲁王卒于金门（「神道碑铭」作『冬十一月，鲁王薨于台』。「谱」言鲁王卒于甲辰，以公祭表有『十九年旄节』语为证；皆误。按鲁王以甲申袭封，至壬寅正十九年。「冬」字或草书「九月」二字之误；「十一月」则「十七日」三字，因「冬」而改。当时纪载，传写鱼虎，往往有此。惟全氏「画像记」亦云甲辰卒，与碑不合。此当从左尹书）。

是年，朝命招抚使（按公「上鲁监国第一书」：『是时招抚使每省二人』。在闽中则一为洪文襄承畴、一为洪熙允，见林氏时对「记郑芝龙事」；浙中招抚，据卢氏宜述公答招抚书署为「答岳招抚、王兵道、赵督院书」。全氏「神道碑铭」又书「招抚使王公」，皆不着其名。疑浙中二招抚，一为岳公；王兵道则巡海道王公尔禄兼任其事。尔禄，湖北黄陂人；明进士。「浙江通志」：『顺治六年，尔禄已任巡海道』。公前与书，有「足下为昭代巍科」语，必其人也。至康熙六年，海上事靖，缺亦裁矣。岳公无考。又是时分守宁绍台道有王廷璧，河南祥符人；然守道无「兵备」，不当称「兵道」也）与浙江总督赵廷臣帛书招公；公答书凡一千七百七十余言，终不屈（公有「闻族属被逮，且以告密波累亲朋」作：『宗国既飘摇，家门遂颠覆；感此多难生，欲泣不成哭。我生实数奇，乾坤方百六；猘豸满中原，赤灵社已屋。逋臣骨可糜，岂敢惜拏戮！所悲诸父行，斑白樱三木。女儿与所天，株连遭拳梏：幸或作流人，否亦登鬼籙。傴子竟何辜，十载尚淹狱；伉离有寡妻，墨幃兼缁帼。国亡家亦亡，我固甘湛族。迺闻告密风，旧游复被录；白虹惨欲垂，黄金贫莫赎。天地岂不宽，谁念忠义属？惟应千秋名，芬芳追王蠋。破涕慰亲朋，安知此非福』）。

先是，公自编所作诗为「奇零草」。至是，复编其文曰「冰槎集」（公「冰槎集引」曰：『呜呼！此予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为客星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机；故至今羨为胜事。余独不然。浮踪浪迹，当凄霰严霜，不得已而栖托灵槎；笔墨所及，率成冰声。则是槎非贯月也，亦非挂星也。而兹集所存，又皆予晚节所作，于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泽腹坚，天心尽见；乃

从凌阴千尺间而欲论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伦，不其难哉！异日者东风解冻，尚有想见此槎中人而兴叹者否？岁在壬寅菊月朔，张煌言自识』）。

康熙二年（癸卯），四十四岁。

公遣使入闽祭告监国（公「表文」有曰：『十九年之旄节，为国不殊；廿四郡之鼓钲，平原无恙。恨哭庭而未效，嗟扫墓以何时？投璧还秦，早惭狐偃；扁舟去越，敢学鸱夷』！又曰：『穆王驭骏以来归，已孤此愿；望帝化鹃而犹在，莫慰余思』）。

时大军已克思明，岛师散尽（「鲁春秋」：『和兰内附，合攻思明；思明败，而金门、临甕、牛头门、楚山、玉环山诸岛师皆解』。按公诗有「瓠行志慨」三首，「谱」疑指温州事，又疑为郑经作；皆非也。「鲁春秋」言：『思明败，诸岛多内款受职。周全斌先杀马得功，兵败亦降』。诗中『苦口吾同泽，甘心彼丧名』；谓成功父子也。『吹笛悲自壮，击筑和谁亲』；谓无同调也。『行矣河梁别，翻为送陇西』；谓解甲诸人也。『冰雪寒孤胆，风云怯病蹄；玉关虽咫尺，敢复望芝泥』；谓终不可为也。当在是年作）。

康熙三年（甲辰），四十五岁。

夏六月，公散军居悬罍（「鲁春秋」作花澳；一作「范」）。

七月，提督张杰执公（「神道碑铭」：『提督张杰募公故校，使居补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余舟至，不之忌也；故校出刀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乃告之。以夜半出山背，攀藤入；暗中执公，并罗子木、侍者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鲁春秋」：『是月二十有三日，煌言令裨将吴国华哨探至陶家尖。会宁波人孙惟法伺得之，国华被创投水死。舟子林姓者，至死不言。一火者导之，执煌言及监纪罗纶字子木、勇士叶云、门者冠玉并二持槊者。煌言素袍朱履就道』。按无名氏「录遗集记言」云（张美翊案曰：此高斗权废翁所记）：『甲辰七月望后八日，有客来告苍水张公被执至矣。予亟往覘之；见公方巾葛袍，直立牙门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从角门进，公不动；杰知之，令启中门延公入上坐』。此云望后八日，则二十三日为公至郡之日，可信也。悬罍居海中，不能朝发夕至；公以十七日被执，二十三日至郡，非十九日。左尹书「二十三日执公」，又误以至郡日为被执；传闻不若亲见也。全氏书「同执者三人」，左尹则书「五人」；裨将及舟子、故校姓氏，全氏不详，左尹则着之。「记言」从死者，仅举客罗子木及童子二人。钮琇「觚剩」同；「子木」作「自牧」。赵世安「仁和县志」则云：『客罗子木、仆杨冠玉等五人』。徐逢吉「清波杂志」载：『从死二人』；「注」：『皂隶叶云、侍者冠玉』，无罗子木。子木，溧

阳人；本名纶，以字行。公「罗子木诗序」曰：『师指濂水，罗生谒余江上，陈山川形势；余以清河客拟之。然竟引去；曰：「亲在，身未敢许人也」。余扬舲西上，闻罗生应延平招，从其族父军，将往吴会。延平师溃，踉跄挂帆；又闻罗生涕泣遮说，不肯留，遂随军道江入海。未几，舟次三山，猝遇（虜）鏖战，思以死卫父；格斗逾时，矢集铠如蝟，坠水得生，而父就缚以去。罗生流离沧溟、宛转岛屿间，欲出奇计救父；卒不得父生死音耗。然后税驾于予行营，悲凉酸楚，至于呕血』。子木出处，具见于此。冠玉，鄞人；公乡人子，故家后裔。父母死，从之海上。临刑，当事见其幼，欲释之；冠玉曰：『司马公死于忠，某义不忍独生』！延颈就刃（见无名氏撰传）。又全氏「神道碑铭」，言公被执时，有王居敬，黄岩人；以计得脱。林氏时对记曰：『公幕客王畏斋，黄岩诸生；今披缙，名超遁。语予云：「公被执前一日，梦金甲神持符，称帝命召。公次早向畏斋，诧其兆。俄有白气一缕冲所居茅厂，畏斋亲见之。夜半，蒙难」』。又公客徐允岩，相从最久；己亥入江，多所赞画。延平师遁，公走英、霍，徐亦相从。几以格斗死；公劝之，祝发伏匿山中。公还海上，徐复来归。一见公所作「徐允岩诗序」，附记于此）。八月，以公至杭州（「记言」：『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舆公。公至城门，令驻舆；北向稽首曰：「臣志毕矣」！复向城拜曰：「某不肖，徒苦故乡父老二十余年，有辜属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复见张氏家庙矣」。道旁数千人，无不流涕』。按卢氏宜曰：『公少白晰，后乃高颧长髯，岳岳千仞。宜家去公宅仅三、四十武，幼时犹及亲公色笑，知之最详、亦最确』），总督赵廷臣羁公于请室（按「传」云：『至武林，处于旧府』。陈景钟「清波小志补」云：『送居萧寺』。公「上总督书」亦云：『羁留旅邸，则未尝置之狴犴也』。「鲁春秋」：『煌言至武林，总督高其义，礼延之。煌言抗宾座，拱手曰：「昨蒙尺一，下及赋性拘执，不知悔悟，致烦使者」。左右进茶，摇手曰：「从不知此味」。或覆以衣，必不可』。「谱」注云：『至省，总督不见，传令狱中盛设帐具，吏卒无得失礼。司道、府县以总督命，相继来慰谕。阁部坐胡床，但拱手，不起』。「神道碑铭」：『时部曲内附者，皆得来慰问，官吏愿见者弗禁。杭人争赂守者入见；或求书，公亦应之』。公「与赵总督书」曰：『昔宋臣谢枋得有云：「大元制世，万物维新；宋室孤臣，尚欠一死」。窃以叠山业经市隐卖卜，可以远害全身；而元参政魏天佑必欲招致之，乃叠山有死无二。招之不来、馈之不受，却聘书尚存可考而知也。卒触天佑之怒，执以北去，叠山遂不食死；未尝不叹古人守义之坚、殉节之笃也。某今日南冠而縶，视叠山所处已自不同；而台下尚欲贷其余生，屡责贵属存注有加。嗟乎！此固台下褒忠录节之盛心，较之天佑奚啻霄壤！顾某自律，必不因此苟延旦夕也。海思慷慨

引决，馆伴防闲严切，不克自裁；绝粒三日，迫于贵属劝勉，稍稍复食。他人闻之，宁不以某寡廉鲜耻，晚节可嗤哉！揣台下之意，不过谓某生膏斧鑕，始足为忠义者之戒；殊不知大丈夫冰轻鼎镬，慷慨从容，原无二义。犹记去岁华函见及某之报书，有「宁为文山」之语，非但前讖；盖斋心举念时，早已办此。至今日，敢有食言！自古废兴屡矣；废兴之际，何代无忠臣义士、何代无逋臣处士？义所当死，死贤于生；义所当生，生贤于死。有舍生以取义者焉，未闻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忧患过于文山、隐遁殆几于叠山矣；被执以来，视死如归。非好死而恶生也，亦谓得从文山、叠山异代同游，于事毕矣。独惜台下经纶仁厚，后世不察，猥与张宏范、魏天佑比伦，不重可叹息乎？或谓某散兵在前、归隐在后，可以覬觐除死。殊不知散兵者，悯遗民之涂炭；归隐者，念先世之暴荒，谬思黄冠故里，负土成坟，然后一死，以明初志。何期拥兵则岁月犹存，解甲则旦夕莫保；致箕山不有安瓢，而颍水弗能高枕！身为累囚，贻笑天下；是某忠孝两亏，死难塞责矣！临难苟免，非我本怀；偷存视息，更何所待！今羁留旅邸，波累宾从，并攫锁链；以日为岁，生不如死。伏望台下立赐取决，俾某乘风馭炁，翱翔碧落，或为明神、或为厉鬼！是诚台下大有造于某也。否则，某当追随首阳之后尘，不必俟炎午之生祭；毋以馆伴不善调制而谴及之，幸甚！幸甚！）。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口占绝命词曰：『我年适五九，乃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遂受刑。子木等从死。夫人董氏、子万祺，先公三日戮于镇江（「传」云：『夫人董先死』。「谱」称『夫人董氏，狱中削发为尼，得免』。「鲁春秋」：『煌言妻子久禁钱塘，有僧淡斋募饭活之十年（张美翊案曰：僧淡斋事，亦见「南雷文案」卷四「书淡斋事」），后移狱至镇江就法』。公「绝命词」，各本互异：「传」作『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含笑从文山，一死万事毕』。陈景钟「清波小志补」作『我年四十九，却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事始毕』。「谱」则「乃」作「复」，仅一字异耳。今从「鲁春秋」。按「记言」：『公临刑口占绝命词，令人书之；偶讹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鄞故御史纪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购公首（张美翊案曰：纪五昌，字衷文；江上受监察御史。事去，归隐太白山麓。张司马被执至省，其甥朱相玉贫不能从。侍御资其袱被，且以贸首之资付之。相玉奉侍御之教，得收葬于西湖），僧超直（「清波杂志」：『僧问石，法名超直；鄞陈氏子。年二十余出家，来钱塘。甲辰七月，王先生被执至武林，九月七日就义，从者二人同死。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石公与四明万充宗、董巽子、王曰民、钱塘查汉中兄弟，并称至好。乙卯三月，忽自经』。按全氏撰「碑」，不及超直。「清波小志补」云：『王先生，即苍水；初时人讳言之，故称「王先生」』）暨杭人张文嘉、沈横书、朱锡

九、锡兰、锡旗、锡昌兄弟、鄞万斯大收瘞于杭州南屏山荔子峰下昌化伯邵林坟西（按公被执后，有「忆西湖」作：『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里却馍糊；高坟武穆连忠肃，参得新坟一座无』？今墓与岳、于两墓相望，从公志也）。胡浈以端溪石研背刻公姓名、旁及罗、杨姓名，纳圻以志（浈字克生，杭人。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公葬雷峰之右，至今有包麦饭而祭者』。梁玉绳「瞥记」：『乾隆壬子，杭人勒碑表其墓。钱广伯「吊忠烈」一绝云：「华表何年立，丰碑此日题；从教樵采者，不到邵坟西」。广伯名馥，海宁州布衣；有「小学■〈人西皿，上中下〉遗稿」。尝为「张忠烈公墓募田说略」曰：「苍水张公就义之百十三年，皇帝命廷臣撰「胜朝殉节录」，公得谥「忠烈」。壬子季秋，与同人树碑墓上。春秋祭祀，居省垣者以时举行，费率捐于临期。恐久而或辍也，莫若同志各随愿力输银，置间田。每岁所入，纳粮奉祭外，为积累以广祀产。则公之享祀不替，而祀堂、坊表可次第举矣。传曰：「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好义之士，其乐此盛举乎」！慈谿郑勳「年谱跋」云：『公葬七十余年，道士吴乾阳修复墓道。壬子，鄞万斯大之孙福谋立石墓门，海宁陈鱣大书曰「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勳等输财设祀，春秋荐以苹蘩』）。

●附录二

原序一

原序二

原序三

原序四

原跋一

原跋二

原跋三

原跋四

原跋五

原跋六

原跋七

原跋八

原跋九

原跋十

原跋十一

原跋十二

原跋十三

原跋十四

○原序一

于乎！何天心久不定耶，何狎于秽德耶！开辟未三百年而日月复晦蚀耶！明室当再兴，着于图籙，非诬也；其果有验耶？其终不可问耶？汉之中圯，乃以舂陵之气郁然；而世祖名在讖纬，固协天人之符矣。诸葛公始出师北伐，而其自表曰：『成败利钝，非所能逆睹』！然其遗碑秘计，后世犹传以为神；则非不知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也。江陵沦陷，萧梁遂亡，王子珩以一州之力声义抗旌，虽兵败身奔，益以复讎为事，终不北面于陈；君子哀其忠焉。南宋之末，文信公忠贞冠江左，今勿论已。郑所南悼宋国之覆，作「一心史」锢之井中三百余年，其书始出，书中犹然宋室中兴有日也；然则所南生固不知宋之不复中兴矣。夫兴亡者天也，亡而复兴、亡而不复兴者亦天也。君子不恃乎天、亦不阻乎天；诸葛公所云『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斯乃志士之准则也。虜马南侵，普天同仇；死忠之臣项背相接；于今十有八年，而塞旗鸨众以俟时熙者，犹可指数而知。若栖迟山海，汉腊、周冠不为羶族所羁縻，亦所在而有；岂前代所可及哉！

余于丁亥秋，始与余同年少司马张玄箸相见于南国，赋诗赠答、衔杯抵掌，无间晨夕。其时以为中兴大业，指顾可定。既而玄箸与诸勳偕至南海，亦以为藩竿北发，神州豪杰必有响应者。迨师之北入，登金、焦，燿火达高皇帝园陵，题诗兰若中，此博浪沙之一击矣；屯于北海者有年。己亥之秋，延平王以舟师取瓜步，下京口而镇之；玄箸自以所部义从数千人舍舟登陆，复姑孰、宣州、新安、铜陵诸郡邑，沿及江以北历阳、皖口、横江诸险要，大抵皆传檄解纆，无坚城矣。今我师蹶于金陵城下，仓卒南还；而玄箸方经略北方，未之知也。及乎大势崩溃，声援莫接；于是幅巾芒鞋，混迹缙流，夜行昼伏，久之始达浙海，复归行营，树纛鸣角，散亡乃集。昔有梁将陈庆之以兵八千北伐，乘胜而克魏数十城，直据洛阳；其事与玄箸相类。及势失兵燹，间行得达江南，亦与玄箸相类。盖孤军难久持也。然溯往迹者多伟之，斯亦可砭顽起懦，震荡中原矣。于今又二年，江之南北尚尔寂寥；「四七」之讖，为存、为亡？玄箸虽复枕戈，将何所待以成大功！

近缉缀其所着诗，名之曰「奇零草」；而问序于余。夫秉旄钺以佐中兴者，玄箸之志也；耽翰墨以毕余年者，不肖远之业也。乃辍军务而留意于此，将意谓世事汗漫，特以暇日勒为成书，以俟后世之知也耶！余闻诗能穷人，又闻穷而后工于诗；今玄箸之诗，其气宏伟而昌高、其词赡博而英多，盖明堂之圭璧、清庙之贲镛也。长离一鸣，世以为瑞；况律吕之相宣乎！夫气有盛、有衰，先动于人心；取玄箸之诗而咏歌之，不特审音可比于夔、旷矣，我明之再兴

可以推矣，何必反覆前代之已事而为忧恤哉！

华亭徐孚远题于四明之西塘寓。永历十五年（岁在辛丑）九月之望。

○原序二

尚书诗、古文词，皆自丁亥以后，才笔横溢、藻采缤纷；大略出华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齐名，王、李之坛几于扼塞。华亭陈公人中出而振之，顾其于王、李之绪言，稍参以神韵，盖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为节推于浙东行其教，尚书之薪传出于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与人中同主社事，而尚书壬午齐年也，是以尚书之诗、古文词无不与之合。虽然，尚书之集，日星河岳所钟、三百年元气所萃也；而予以艺苑之卮言，屑屑考其源流之自陋矣！呜呼！古来亡国之大夫，其音必凄楚郁结，以肖其身之所涉历；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独尚书之着述，噌吰博大、含钟应吕，俨然承平庙堂巨手，一洗亡国之音。故暗公之序，欲以尚书所作而卜崦嵫之可复。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岂天地间伟人，固不容以常例论耶？当是时，以蛎滩鳌背为金汤、以蛟人蜃户为丁口，风帆浪楫，穷饿零丁；而司隶威仪一线未绝，遗臣故吏相与唱和于其间。其遇虽穷，其气自壮，斯其所以为时地之所不能囿耶！

呜呼！尚书之集，翁洲、鹭门之史事所征也。吾闻尚书既被执，籍其居无所有，但得笺函二大箧，皆中原荐绅所与往来。送入帅府，荐绅辈惧，遣说客请帅焚之；帅府亦恐摇人心，如其请，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残册耿耿不可爇；左右异而视之，则尚书之集也。说客因窃置怀而出，遂盛传于人间。呜呼！尚书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杀其身者，梁父、亢父所以成一代之纯忠；存其集者，祝融、吴回所以呵护十九年之心气。夫孰非天之所为哉！乃为铨次，审定其奏疏、书檄诸种曰「冰槎集」，其古今体诗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纪事曰「北征录」，共十二卷；附以「乡荐经义」一卷。予又为作「诗话」二卷、「年谱」一卷，以详其集中赠答之人与其事云。

全祖望序。

○原序三

余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凡五、七言近体若干首。令久失之矣，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

呜呜！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而沈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虽其揜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客为余言：公在行间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为逻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间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后，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节制；及九江遁还，渐有掣肘，始邑邑不乐。而其归隐于海南也，自制一稗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门有两猿

守之；有警，猿必跳跃哀鸣。而间之至也，从后门入。既被羈会城，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羈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不知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历观前代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齐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君子惜之。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宜思引君当道，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余欲稍缀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之采；犹惧蒐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

慈溪姜宸英西溟氏题。

○原序四

昔钱希声先生叙「智井心史」云：『吾人不可一日无此心，吾人不可一日有此事。夫此心、此事，初无二理。所遭者顺，则存此心；所遭者逆，则行此心』。盖当明季流贼犯阙，神州陆沈，烈皇帝殉国，起义帜于江东、聚兵南海，以至流离困苦，赍志而卒于海峽。若钱先生，真可谓行不媿于言也。然吾乡同时起义先辈，指不胜屈。其间抱孤贞而至死不变者，惟独苍水公哉！

公自鲁王监国、永历继统，局蹐行在，无日不以戮力中原为念，以故三入长江。不幸而同仇兵衄，卒不能申中兴之志。及天下事已全去，无可挽回，一腔热血，犹崎岖起蹶于万死一生之间。卒至途穷南田，从容齿剑以还天地之正气。嗟乎！岂非所遭非其时乎？吾因有思夫海之为海，诚忠义之藪耶。宋之季，则陆秀夫、张世杰诸君子奉小朝廷于海峽，卒至崖山颺起，遂亡宋祀；明之季，惟公一人纵横海岛，留汉腊者二十年。向使宋无崖山诸君子，则宋季乾坤亦太落莫；明无公，则明季生气遂至销沈。公不幸而生明季，明季犹幸而生公，为之震动于晚也。迹公之行事，惟宋之文山啻足相似。然信公犹有诗文垂世，即「正气」一歌已足彪炳日月；而公可无诗文传世乎？虽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而公凛然孤忠，皦如白日；故其文激愤而高亮、沈雅而痛快，其诗痛而不摧、郁而愈壮。公之诗文，自可垂于天壤也。余之藏兹集，非仅为吾乡存文献也；盖将使信公不独有诗文而长焕，实为有明一代存文字，与「正气歌」共存千古耳。第不识他日留传，亦有如钱先生之叙「心史」如其人为之叙否？

时在□第二甲辰岁季春望前七日，卧雪斋书、同里后学五峰沈光宁题。

○原跋一

甲辰七月望后，余病暑偃卧床中。有客忽来告曰：『苍水张公被执至矣』

！余惊起问故；客曰：『公自延平既归，孤军海上，音援俱绝。六月间，散遣士卒，隐居岛中，而每资粮于普陀。提督张杰知之，即令僧为导，率健卒数十伪为僧衣服，夺米舟以济；岛中不知也，遥望以为米舟至。及至公帐下始觉，而公遂被执矣』。余亟望覘之，见公葛袍晋巾，直立牙门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自角门进，公不为动。杰知之，令启中门延入。公长揖，杰答揖；遂延公入内上坐，且以好言慰公。公仰视屋梁，叹曰：『此沈文恭公故第耶！二十年前，予尝会文于此』。终无他言。杰令僦民舍处公，列卒守之。至夜半，忽一校隔窗唱「牧羊记」苏武骂李陵词，音调激楚；公击节称善，校亦有心人哉！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舆公，前后列骑导从。至城门，公令驻下舆；北面稽首曰：『臣志毕矣』！复向城拜曰：『某不肖，徒苦故乡父老，有辜属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复见张氏家庙矣』！道旁观者数千人，无不流涕。至杭，总督赵廷臣不见，令盛设供张，以礼待之。且令诸降弁曰：『尔辈旧主也，盍往见之』！于是争以酒食馈公，公是以有「闻放歌」诸诗。临刑，口占绝命词，令人书之。偶讹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客罗子木、童子杨冠玉，皆不屈同死。时甲辰九月初七日也。公之被难始终如此。

此「奇零草」，乃公所自定。而「采薇集」，乃释兵后作；公自注『起甲辰六月』，而七月被执矣。读斯二集，公二十年之行事始末，具可概见。时同往一卒为余言：公帐下积书充栋，旁置棺一，棺中贮米数斗；床头利剑一。被执时，遽起拔剑而以帐蒙公，遂不及。公之志何如哉！呜呼！公之功业，天下其知之矣；公之文章，天下未必见之也。公之慷慨赴难，天下其见之矣；公之从容就义，未必尽知之也。兹于其卒，幸购得公草；而「采薇集」，更幸为公手稿；复于降弁，得公之遗文。因汇录成集，记其始末，以俟后之采焉。

海滨遗老高允权录毕记。

○原跋二

盛世之音和以平，衰世之音哀以促；此言声音之道，与天运通也。维诗亦然。吾郡张玄箸先生，当天步艰难之世，从亡海岛，志在中兴。自丙戌至甲辰十九年间，飘泊于波涛颶浪之中、轔蹶于干戈颠沛之际，履危蹈险，辛苦万端；宜其音之哀且促矣。今观「奇零草」文辞和雅、气韵平舒，有从容瞻就之风，而无凄飒仓皇之态；有慷慨奋起之情，而无卑靡挫折之念。至若兴趣所臻，风流跌宕；冠裳所集，意象峥嵘。览厥体制，有直追嘉、隆盛时诸作者；何其音之不类也！噫！我知之矣。昔者典午凌夷，江左继祚，新亭之会，四座兴悲；而王茂弘独曰：『当共戮力王室、恢复中原，奈何作楚囚状耶』！玄箸之意，盖在于此。推其志，直以明室中兴，可操左券；故家亡不悔，身丧不顾。

虽王谢偏安之业犹不屑言，讵肯以德佑诸君子自况耶！发诸歌咏，固宜与盛世同符。而天下梦梦，力不从志；岂其始愿哉！夫人以诗传者，王维、储光羲非不名家，而本领未正，忠义之道疑矣；诗以人传者，渊明「饮酒」、皋羽「曦发」，千载下读之，犹沁人心脾。是草亦作如是观。若王、李、钟、谭各标坛坫，特雕虫小技之伦耳；未可为忠义者道也。余之书此，将传诸不朽也。

岁在甲子中秋日，奠邑秦川题。

夏启芬曰：「奠邑」合为「郑」字，「秦川」合为「溱」字；即慈谿郑溱，所称为平子先生也。意国初藏是集者恐有忌讳，故隐拆其姓名耶？张美翊曰：郑寒村「父秦川府君行状」云：『先君丙戌以后，别号秦川』。

○原跋三

全庶常祖望既定尚书「诗文集」十二卷，附「乡荐经义」一卷；又为作「诗话」二卷、「年谱」一卷，以详其集中赠答之人与其事：可谓有功表章矣。勳尝见之，而未及录。忽忽十余年，重见「年谱」于姚江黄氏，附录「诗话」；即假归手钞，旬余而毕。

尚书以康熙三年（甲辰）殉节于杭，从死者故参军罗子木、侍者杨冠玉及舟子三人。尚书尝赋诗，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肃公二墓之间。于是鄞人故御史纪五昌捐金，令尚书甥朱相玉购首领，而杭人张文嘉、沈璜书等殓之；有朱锡九、锡兰、锡旗、锡昌兄弟者预为买地经纪，而鄞人万斯大等葬之南屏荔子峰下，从公志也。姚江黄公宗羲为之铭，子木等三人附焉。后七十余年，道士吴乾阳修复墓道，全庶常复为「神道碑铭」。又三十余年为乾隆四十一年，诏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尚书以原官褒谥「忠烈」。越十六年壬子，鄞万斯大之孙福谋立石于墓之门，海宁陈鱣大书曰「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勳等输财设祀，春秋荐以苹蘩。迄今（己未）历有八载，忽见离墓丈余，有新冢二。查系土人翁耀卿与谢上达私卖，并削余地（耀卿故守墓者）。勳谓同社曰：『是不可长也』。于是公请之方伯谢公、署廉使秦公，委县丈量，征地一亩七分五厘，画界绘图，立「张忠烈公祀户」入册；遂上之大中丞王公，将建坊湖上，以昭朝廷奖忠之典、以示地方禁茔之防。

先是，勳摹尚书遗像于杭，盖甲辰钱塘狱中所画，藏于万氏者。并附记于「年谱」之后，以备参考。时九月七日，正尚书殉节日也。掷笔，不禁泫然。

乡后学郑勳谨跋。

○原跋四

从来鼎革之际，殉难者惟胜国为盛，而于四明之产为独多。苍水张公，其尤从容就义者也。公绝命诗云：『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则公之倡大义也，年才二十六耳。是时，我世祖已受命而作之君

；乃不肯顺天应人，而跋涉山海至十有九年，甘丧元湛族而后已，盖自古亡国大夫之所罕觐也。

余尝画公像，宝藏之。顷于役江南，由京口至芜湖，追想公领军长江，凡瓜洲、燕子矶、观音门诸胜，皆驻师之所；而寻其遗蹟，渺不可得，为慨然者久之。芜关受降最早，公居之几近一月；余以君子过化之地，神必存焉。拟请当道于江口睢阳祠祔祀之，以公忠烈足媲美也；匆匆返棹而中止。家居曝书，得「奇零草」，为先副使所手钞；盖公自定之诗，殉难时，以重价得诸老兵而流传者。然所存虽鲜，全豹已见；且当日军旅往来于长江一带，历历可数。其诗不媿作者，殆所谓必穷而后工乎！公固不藉以诗传，而即此一编，足长留天地间矣。夫公梗化，亦为其主。当不讳之朝，文字无所疑忌；谨钞此册，以广其传。附以「北征录」者，俾后有所考云。

道光五年冬，慈谿后学郑乔迁识。

○原跋五

张忠烈公一生大节，与文信国并峙千古。先贤作志，详哉其言之矣。至其文采风流，歌思人口，大率片鳞寸甲，仅藉一斑以窥全豹；然流俗已无不敬爱。余少时，窃闻之公与余先世大夫两世姻好，谊笃通家，尝有隶书对联赠余家云：『君亲恩，天地之大；圣贤道，日月并明』。乃公所手书。至今奉为宝贵。噫！为此言也，岂有一点尘俗气所能彷彿哉！间尝读黄山谷之文，有云：『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则揽公之余芳，亦可以扑去面上之斗俗尘矣。夫公之大节比于文山，而公之从容就义又岂让稽叔夜哉！试即以其轶事论之：公被檄赴省，道出望京门外，有士人作诗送之曰：『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公大悦曰：『此王炎午之流亚也』。当时固无不以文山况之矣。及赴市曹，睹风景，叹曰：『凤凰山，好山色也』！非即叔夜之挥琴而叹「广陵散」耶？临节如是，此所以发于翰墨无一点尘俗气耶！

家君以秘钞文稿若干篇命余校录，因焚香拜读；三复之余，愈想见其书「君亲恩、圣贤道」之语也。诗集尚未探得，必有出而显于世者。而此残简断篇缮写成一帙，正可大振俗矣。

岁在丁巳，后学费照谨跋。

○原跋六

余尝谓苍水张公，真天地间奇人也。转乾坤于再造、扶日月于重光，虽天数无穷，惟知毕命；剑芒腾跃，讎计殒身！事成在我、事败在天，国而忘家，闻之熟矣；又何待后人以大数妄议公也。苟云「数有所在」，则武侯之「出师表」可以不作、信国之「正气」诸什可以不传；则蒙垢忍耻之徒，且将弹冠相庆，藉气运以为知几，笑孔明、文山不识时务者矣。噫！其何不伦之甚也

！我于公之行事，重有慨焉。十九年之操持，薪胆弥厉；方寸心之筹画，手足俱瘁。昔也梦绕钱塘，与子胥、文种而驰驱；今日墓瘞南屏，与忠武、忠肃而遨游。真灵不灭，在地为河海、在天为星辰；虽千百载，犹一日也。公之功业文章，先贤作志，详哉言之矣；今不复赘。余求公之集十余年，渺不可得；诸耆老虽能言公之事，而终无有藏公之集。今年春，过姊氏家，见甥钞录公集，不胜狂喜；足以见费氏世裔之弗腆也。因袖而归，焚香披读，三复不已。漫云「正气歌」能泣鬼神，今观诗集能化风雷矣。遂缮写成帙，欲付剞劂。因全谢山先生载公丙戌以前文字皆无存者，倘天地间尚有足本，余日望之。

谨赋七律二首以附于后，敢云跋词，聊当碑铭：

啼鹃遗恨归南屏，义钺堂堂十九龄。但识乾坤全浩气，岂知日月竟阴暝！成仁慷慨丹心裂，抗节纵横碧血冷。一木撑天犹挽数，千年国事有余馨。

纵然大数莫能回，志在成仁死亦恢。碧血支天寒鼎镬，鸿毛殉国化风雷。昔时梦绕文山祠（公生平梦谒文信国，信国降阶相迎），今日坟留武穆陪（公墓在南屏，与忠武、忠肃为邻）；同是丹心悬日月，九京相对莫悲哀！

拟吊墓诗一首

名留千古死犹生，浩气依然冢上横；宿草秋风鸣剑铎，空山夜雨战兵声。智穷力尽埋孤岛，身死天昏失大明！缘觉忠魂垂宇宙，相将携酒吊先生。（董懋迁）

○原跋七

一经兵燹，失而不可复得者，书籍翰墨之祸烈焉。余家藏书虽不甚富，然世有蓄积；今顾不能满行篋。至先世著述，精神节行之所寄托，往往可以不朽；力不能俾行世，亦焚毁不可掇拾，心窃痛之！每过坊肆，虽残编坠简蠹蚀黧损，必一寓目。而忠烈是册，适杂残破碑帖中，尘冒涂附，触手虑秽；见字画苍劲，拂拭读之，乃大惊。益搜得十余纸，虽损坏，尚可比次；所失多寡，未之或知。诗词悲壮愤郁，末学又奚赞一辞哉！

顾念先太常公于顺治丙申授命舟山，则海上经营，与忠烈共事；先车驾公左右鲁王，毁家餉士，事终不济，乃逃于禅，则亦忠烈之居悬壘也。而所着「陶庵集」二十卷无刻本，逮予世已亡六卷，今仅「史论」四卷、「杂文」一卷，盖逆氛又亡其大半矣。夫文砚、谢琴仅一器用，后之人犹或抚其形，播之诗歌；不见其物，群相珍重。矧是册为忠烈手稿，虽不无佚阙，而完而可诵者犹三十有七篇。梨洲志公墓，已云『翰墨流传，视为至宝』；矧经兵火煨烬之余，几沦斯掷哉！余不自意得之，收辑潢治，与「陶庵集」同藏篋衍；知孤忠遗蹟偶留天壤，虽世变迭迁，有决不磨灭者。志云『九月七日遇害』；而「放歌行」乃书十月七日，梨洲不应有误；则亦如「毛羽」之书「羽毛」、「祖」之

书「租」，忠烈偶未改正欤？

同治丙寅仲春二十七日，山阴后学陈尔干。

○原跋八

残明余烈，至甬东而极微。然其间义士、顽民惓惓故国之心，久而未熄。藐尔翁洲，浮泊海上，君若臣仓皇遁窜，穷而无归；甲乙之后忍死图存，其忠毅之气，摧丧殆尽。乃至悬壘一老，与猿狙共居。此中声息，卒不能隐，如苍水先生之全节于武陵，尤可哀也！当先生歿时，闽、粤、滇中诸小腆多已消灭；虽堂堂致身授命，兴朝甚礼重之，惟一时不能即予褒恤。东南惩艾方急，无敢控诉以乞异恩；阅百年，而始蒙通谥。在遗献黄先生志墓之初与谢山先生撰碑之日，皆尚未知有日后之表章也。若其生前官阶，或传已加之台辅；又传正命为自经。遗献无此言，自系传闻之讹，俱未足据矣。

吾门陈生尔干，其先世与先生同事监国，旧有令绪。今幸收先生狱中诗歌草稿，录南雷之铭而合装之为一册，举以示稷辰。稷辰先世亦曾有从亡海岛者，是皆患难与共之人；古谊相关，追述无尽。读此册，不禁为之累欷也！

同治六年三月，后学宗稷辰谨题。

○原跋九

张忠烈公「北征录」、「冰槎集」，潘文慎公刻入「乾坤正气集」。其「采薇吟」，则散军以后之作，而蒙难诸诗附焉；甬上有传录本，而蒙未之见。此手书残稿十八纸，纸七行、行字不等，凡诗三十四、词三；向为陈柏堂孝廉所藏。歿后，其家人鬻诸市，蒙购得之。第九纸「孤竹餐周粟」一篇（「墨蹟」「羈恨」二首之一）失其题，不知以上亡若干纸；字多涂乙，纸微损。装潢时波磔阙蚀，几不可辨，未敢臆补。「放歌」自注：『时甲辰十月七日』（「墨蹟本」作八月七日）。按忠烈正命，在康熙三年九月七日。是年闰六月，「时宪术」与「大统术」置闰不同，故书十月；陈跋以为笔误，非也。忠烈被执，「辞故里诗」凡五篇。沈梅史纂公传载「其一」、「三」，与「明季南略」、「三冈识略」字句微不同。计氏又载「其二」曰：『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犹向十洲归。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其四」曰：『揶揄一息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

复望臣糜兴夏室，祇凭帝眷答汤孙。衣冠犹带风云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其五」曰：『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须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当在所亡数纸中。计氏失载「其三」，又以为临难绝命诗，为微误耳。征君纂「王翊传」，载公挽诗云：『

忆君被褐草间来，慷慨论兵未易才。薄海谁堪师昼邑，下江应许画云台！星沈汉垒贪狼耀，风竞胡营战马哀。仗剑犹闻歌「正气」，心悬陵母亦哀哉！「明诗综」录枞阳谣云：『八尺风帆百丈牵，枞阳湖里去如烟；江南米价秋来长，喜杀桐槽卖稻船』。『沿湖下网荡湖船，网得纤鳞锦样鲜；镫火湖光儿女笑，鱼秧种得不须田』：皆「奇零草」也。罗参军字，诸家作「子木」，「柳亭诗话」作「自牧」，此作「子慕」；当以公手书为定。侍者杨冠玉，柳亭作杨贯；或其名云。

光绪丙子正月二十三日，山阴平步青跋尾。

○原跋十

是编从丁松生明府借读，暇日手校数过，是正颇多。惜所载祇「奇零草」（「采薇吟」即散附「奇零草」中）、「北征录」、「乡荐经义」暨全氏所撰「年谱」，而「冰槎集」全阙。爰据湖郡李氏旧钞潘文慎「乾坤正气集」补所未备，汇钞一帙以赠；较之昔人还书一瓿之事，意似少厚。附识以博松老一笑！

光绪甲申仲冬下浣，大兴傅以礼识于临漳行馆。

集内诸文，皆有时事可考。而李氏旧钞「乾坤正气集」两本，均先后失次，殊不可解。爰合「奇零草」、「采薇吟」、「北征录」，参证明季稗野，重加排比，勒定「张忠烈公文集」十二卷，而以「经义」、「年谱」附之；视谢山「张尚书集序」所载，只阙「诗话」一种耳。他日当将嫌讳字句删润绣梓，以永其传。识此，聊当息壤。

甲申嘉平朔日灯下，以礼又记。

○原跋十一

吾郡南屏山麓，张忠烈遗墓在焉。庚、辛两劫，几于湮没。匪贼既平，余访其遗址，言于四明诸君而重修焉。顾莹域距城稍远，岁时瞻仰，人以为艰。于是公之乡人，卜地于众安桥南岳鄂王祠之侧，醵资别建一祠；春秋奉祀，士女来者连袂接踵，所以成公志也。

顾公集先无刻本，为人所秘；全谢山竭力搜罗，仅得八卷。当日传钞，亦鲜遗本。余不忍公集湮没，求之故家，偶得旧钞数册，喜而欲狂。顾编录失次，舛杂不可整理。因寄示傅节子太守，太守与余同有志于刊校公集者也。太守费数月之力，编成十二卷，因并「经义」及「年谱」、「墓志」合成一集；而公之诗文所遗者寡矣。篇章未泯，光焰万丈；世有阐扬忠烈者，知必有亟刊是集以慰后学景仰之志者，余将拭目俟之！

光绪乙酉辜月，松存老人丁丙谨识。

○原跋十二

丙午冬，邓秋枚自杭州丁氏借钞「张苍水全集」十二卷，附「经义」一卷、「年谱」一卷，又「附录」二卷；编首冠以全谢山「张尚书集序」，编末则有杭州丁丙跋、山阴傅以礼跋。盖丁氏得谢山「尚书集」数册、独阙「冰槎集」，以寄傅氏；傅氏乃取湖郡李氏旧钞「乾坤正气集」本「张阁学集」，补所未备，编为十二卷，以符谢山原编「尚书集」之数。然则此编自「冰槎集」外，余皆谢山手编之本，可宝也。曩岁余杭章氏所刊「张苍水集」，因仍旧本，编录失次；较此本阙文三篇、诗四十五篇，又无「诗余」、「经义」两种，而篇中与此异文者殆八百余字。予既取「章本」与此本校勘一过，补其阙、表其所不同。陈佩忍复取「乾坤正义集本」校「章本」，亦有不同；而予取佩忍所校之本以证此本，则又有不同。盖「乾坤正气集」刻本，与傅氏所据李氏旧钞本已有不同故也。故一「张苍水集」也，而异于「乾坤正气集」本、异于李氏旧钞「乾坤正气集」本、异于余杭章氏刻本，其间编录失次则一也。

兹编自「冰槎集」外，若「奇零草」（「采薇吟」即散附「奇零草」中）、「北征录」、「乡荐经义」，殆皆谢山所编之本，而傅氏重订之；惟「冰槎集」则全为傅氏所编。其间编录失次，又无以异于曩者诸本。予乃考苍水之行事以次序文，复订兹编；合诸谢山所编「奇零草」诸种，附以「经义」、「年谱」、「诗话」、「附录」为「张苍水全集」，谋与秋枚刊之。嗟夫！嗟夫！世有宝藏谢山所编「冰槎集」者，他日幸见示，以正吾过；此则南明二十余年光复之鬼所更生而泣者！

丁未二月，顺德黄节识于国学保存会之藏书楼。

○原跋十三

予校「苍水集」三年于兹矣。中间湖海往还，或吴、或粤，人事多端；顾未尝一日不置之行篋间也，至今始毕矣。悲夫！苍水之被难也，口占绝命词，令人书之；偶讹一字，未及更正。苍水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夫今日所据以校诸本之异同而两存之，皆讹之自后而不及正者多矣。讹之当日，不假苍水倾刻之命使得而正之，而转令其期之他日之后人，后人将何据而正之！然则予所据以正诸本之讹者，非苍水所望知于他日者也。苍水所望知于他日者，盖不徒知其文也，知其志也。然则予于「苍水集」知其文且弗悉，而遑论其志！悲乎！是岂苍水所望哉！

予去夏游武林，失道南屏，问苍水墓，有不知苍水为何若人者；名与姓之勿知也，而又遑论其志！然则知其文者或鲜矣夫，苍水亦期他日之有知其文者，亦是瞑矣。其文存，则其志存矣。悲夫！悲夫！然则是集之刊也，愿与读苍水文者，毋忘其被难时所望有知于他日之人之一正其讹云尔！

己酉六月戊寅朔越四日，后学顺德黄节校毕，谨跋于广州。

○原跋十四

苍水公「全集」，余于丙午冬钞自杭州丁氏善本书室，人事夙夙未遽刊。丁未春，余同学友黄晦闻来自粤中，与余同居藏书楼，谋共刊古人遗书。乃举此集，以属晦闻校勘编补，刊而行之。晦闻用力于是集甚勤，缀拾微茫，一字一句必细心考订；复从此本谢山「年谱」内寻出「诗话」。盖「诗话」一种，后人即散附于年谱之内。于是而谢山所编十二卷原本，乃复其旧。蒐补既竟，旋校旋刊，月成一编。未几，晦闻别余归粤，携其稿而南；一卷校竟，仍邮其稿至沪。中间或刊或辍，盖自丁未春以迄己酉秋，全稿始毕刊，已历三年矣。

乃于己酉八月，晦闻方以其全稿寄沪刊成将发坊，而余复于沪遇苍水乡人奉化孙玉仙（铨）赴杭州九月七日之祭者。叩以「苍水集」，乃出慈谿人王棠斋（慈）所编本见视。于是取「王编本」校此本，凡此本所无者，增「补遗」一卷，「题咏」上、下各一卷，「姓氏考略」一卷，「传略补」一卷；更嘱公乡人为雇工拓取苍水祠堂壁间石刻各墨蹟（「墨蹟」内诗有「羁恨」二首、「梅花」第四首、「忆菊」一首，为集中所无）及苍水遗砚拓本、「甬上三忠墨蹟」内苍水手札，并摄影苍水之墓，为之镂铜石印，冠之卷首。繇是，而苍水全集可称完本矣。顾予独怪苍水殉节后二百余年间，士大夫皆知宝其遗着、家有钞本（王棠斋云：『据所见，有郑氏「二砚斋本」、有蔡氏「墨海楼本」、有「何范明经本」、有「蛟川夏佩香本」；而夏氏本所采辑，复为古董徐董诸陈本』），然亡有为之镂版以行世者！直至今，而余杭章氏得钞于甬上张氏，始为刊行，顾缺略尚多；至今而予友晦闻始编补完善，天假之缘，集将刊成，而适遇公之乡人，得「王氏本」、「墨蹟」等，而后公集乃大备。呜呼！岂非公之精灵历久不泯，适于是时默为呵护者哉！然则公集虽晚出而愈显，盖可信矣。

抑余犹有感者，二百年来文网尚密，故士大夫宝公集者，宁不避传钞之劳而亡敢为之刊印；今文网疏阔矣，而士大夫方驰心域外，岂复置意于乡邦文献！余与晦闻合二人之力，此区区十余卷之书，以迫于人事及刻工，江海浮沈，亦必历三年之久始成；使不幸而中辍而有意外之变，则此集卒不成。而卒成之，岂非幸欤！

己酉十月二十五日，后学顺德邓实谨识于沪上。

●张跋

张苍水先生集，余尝得永历辛丑钞本于郡城黄东井先生后人凡二钜册，徐闇公序后名印烂然；嗣展转为余杭章太炎借去，因于光绪辛丑铅印，后序称为得之鄙人。当时尝购数十部，分贻知好；迄今原本尚未见还，不知流落何处。

此本则顺德邓秋枚钞自钱塘丁氏，而其友黄晦闻所编校，增入「附录」，自较完备。然失之冗蔓，而校字尤草率。海上遇邓君，劝余重行编辑校印，诚乡后学之责也。

壬子仲秋月蹇叟记。

●张跋

呜呼！昔全谢山有言：『尚书之身可死，集不可泯』。姜西溟则谓：『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当文网严密之时，士大夫明知收藏其集为不祥，而展转传钞，犹往往流布人间；则全、姜二君之言信矣。考其最初之本，当即所谓传之防守卒史丙者也。海滨遗老高先生允权尝得其稿，为之跋云：『兹于其卒幸购得公草，而「采薇集」更幸为公手稿，复于降弁得公遗文；因汇录成集』。是高氏此本为得之防守卒者，固确乎其可信焉！而谢山为公「神道碑」称：『有宜兴人徐尧章者，从丙购其书，不与；且曰：「公之真迹，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尧章乃钞以归。是徐氏别有钞本，必与高氏同出一源也。

寿镛搜罗公集廿余年，先后所得不下十余种；反复勘比，实以「高本」为最胜、「邓本」为最详；而致力搜校专且久者，厥惟张丈让三。当甲寅五月张丈寓上海宾乐公旅馆，与寿镛纵谈刊行乡献遗书，因出示所校邓本「苍水集」。且曰：『昔周布衣琢隐尝鬻田以刻公集（「续甬上耆旧诗」：『周布衣章泰字宪臣，一志琢隐；诸生昌时子也。布衣生于丙戌以后，而时以其父志节未伸，终身不求进取。张尚书「冰槎集」，布衣卖田刻之。每岁九月，必至杭之南屏展尚书墓。家居喜深衣幅巾，可谓畸士』）；君既有志于斯，盍速图之』！遂以校稿相付。今距甲寅夏，忽忽廿载，此集始刊成；而丈之墓，有宿草者久矣。故凡丈所勘校之语，今并注见集中，不敢没先辈搜校之勤，即亦所以不负曩日付嘱之意也。

至编次年月虽依「高本」，而大体不出「邓本」范围。盖邓君秋枚与黄君晦闻合力共订此书历时三载之久，而黄君致力尤勤，搜求极富；若视为冗蔓，轻率割弃，则甚负二君搜集之苦心矣。故兹刻凡于「邓本」之善，悉仍旧贯。惟谢山「年谱」或云非谢山所作，其间年月多有舛错；寿镛譾陋，何敢遽言校正。然以晚出之本有为谢山所未见者，既获互相参稽，期归信实。故于「全谱」之年月，未敢悉从；即「黄传」所叙、「赵谱」所注，亦复多所更订。他如稽考「世系」，则清池原谱确有错误，今亦未敢苟同。凡此区区，皆寿镛所以聊竭其愚而已。近三年来，日事勘校编次；今年春，始缮录藏事。甚矣！编辑之难也。而清池之谱得之张君爱棠、苍水画像得之张君安甫，皆「雍睦堂」裔也。让丈与寿镛，则皆苍水先生之族裔也；尽其责于斯也固宜。书刻既成

，谨复叙述搜集、编录之颠末如此云。

甲戌七月，张寿镛跋。

●原书「附录」未采诗文存目

传略明史仁和县志觚觥张玄箸先生事略（「行朝录」）思旧录黄宗羲右二文已见「文丛」第一三五种「海外恸哭记」「附录」。张煌言列传（「东南纪事」）右传另见「文丛」第九六种。张煌言列传（「海东逸史」）右传已见「文丛」第九九种。张煌言列传（「南疆绎史」）右传另见「文丛」第一三二种。明季南略右文另见「文丛」第一四八种。小腆纪年右文另见「文丛」第一三四种。明季殉节诸臣事蹟张煌言列传（「象山县志」「寓贤传」）张煌言列传（「定海厅志」「寓贤传」）四明人物传刘慈孚鄞志大事记西渡僧掷诗瓦（「四明谈助」）阜隶叶云（「茶香室续钞」）张临门供招叙查伊璜

墓录乾隆杭州府志光绪杭州府志两浙防护录清波小志清波小志补张忠烈公祠堂碑铭董沛张苍水先生墓图识（补）张美翊张苍水先生祠庙志（补）张美翊重信西湖张苍水祠纪实张寿镛南田张苍水公祠堂始末纪实范贤祥

题咏（上）（诗词）哭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鄞县苍水张公林时对哀苍水（「南富诗历」「八哀」之一）黄宗羲寻张司马墓前人哭苍水高允权甬上拟薤露词（「试一掷」、「苏卿谅弗听」二章）全祖望重九前二日张尚书忌辰设祭全祖望甬上杂歌（「羊山吟」一章）全祖望燕子矶兰若寻苍翁题字全祖望约同人每岁为苍水先生设祭今年将有渡江之行先期举之全祖望苍水先生墓道渐湮道士吴乾阳谋修复之和钝轩韵全祖望长至日展苍水公墓同江声用离合格全祖望逸田以人日祭苍翁得三绝句全祖望戊辰元夕芍庭以其世父忠介公生辰为苍水先生设祭即用苍水琅江殡宫韵全祖望七夕钝轩集祭苍翁于隐学山房全祖望道光壬辰八月朔日同叶二（元阶）姚大（燮）诣张忠烈公墓下并置公诗卷祭之厉志南屏张忠烈公墓（调寄「金缕曲」）周世绪谒张忠烈公墓吴騫南屏拜张忠烈公墓仇养正湖上展张忠烈公墓戴高谒张忠烈公墓查揆西湖谒明权兵部尚书苍水张公墓张庭学南屏吊忠烈公（煌言）墓汪端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吴鼎元南屏张忠烈墓王焘吊张忠烈墓钱馥南屏山谒乡先辈张忠烈公墓徐甲荣再过钱司寇祠兼忆张司马姜炳璋拟谢山先生甬上薤露词（「好山色」）徐甲荣南田篇吊张忠烈公陈维垣南田篇吊张忠烈公欧景岱南田篇吊张忠烈公王蒔兰南田篇吊张忠烈公欧景辰南田篇吊张忠烈公陈致新南田篇吊张忠烈公邓克甸题张忠烈公遗像王涑又高廷兰又张萱又孙世学又朱成毅又林则徐又孙燮勳又朱文翰又崔以学又王焘又董沛谒忠烈墓即以拜题遗像秦瀛题张忠烈「奇零草」王焘书张忠烈（煌言）「采薇吟」后张迈明张忠烈公手书睢阳闻笛诗墨蹟李绍城题张忠烈公石刻遗札郭传璞张忠烈遗砚诗曹伟皆张忠烈遗砚歌刘云俶张忠烈公遗砚歌杨泰亨南屏吊忠

烈公（煌言）墓汪端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吴鼎元南屏张忠烈墓王焘吊张忠烈墓钱馥南屏山谒乡先辈张忠烈公墓徐甲荣再过钱司寇祠兼忆张司马姜炳璋拟谢山先生甬上薤露祠（「好山色」）徐甲荣南田篇吊张忠烈公陈维垣南田篇吊张忠烈公欧景岱南田篇吊张忠烈公王蔚兰南田篇吊张忠烈公欧景辰南田篇吊张忠烈公陈致新南田篇吊张忠烈公邓克旬题张忠烈公遗像王涑又高廷兰又张萱又孙世学又朱成毅又林则徐又孙燮勳又朱文翰又崔以学又王焘又董沛谒忠烈墓即以拜题遗像秦瀛题张忠烈「奇零草」王焘书张忠烈（煌言）「采薇吟」后张迈明张忠烈公手书睢阳闻笛诗墨蹟李绍城题张忠烈公石刻遗札郭传璞张忠烈遗砚诗曹伟皆张忠烈遗砚歌刘云俶张忠烈公遗砚歌杨泰亨张忠烈公遗砚歌王元圻题张忠烈公遗砚王迪中题双忠书画册厉志倪文贞张忠烈两公书画卷为范文义亭（永祺）题邵志纯题明倪文贞公兰石画箴张忠烈公「江上闻笛」诗牋合卷为叶琴楼作尹元炜题倪文贞元璐兰石便面张忠烈煌言自书「江上闻笛」诗合装册子赠琴楼光禄王焘题甬上范氏所藏双忠卷卷为倪文贞公兰石画张忠烈公「江上闻笛」诗墨蹟各一纸（调寄「百字令」）孙德祖范莪亭孝廉得二扇面一为倪元璐画石一为张煌言自书「江上闻笛」诗合装成卷索题敬书于后赵翼

题咏（下）（文）与赵谷林辨「啸台集」中纪苍水事蹟书全祖望张忠烈公遗像征诗启徐淳张公忠烈公像赞（并序）吴德旋题张忠烈公遗像童槐又赵之琛又钱泳又厉志又胡敬又陈劬又边葆诚又杨泰亨南屏社簿序童揆尊双忠砚室记孙德祖张忠烈遗砚跋万经又王荣沐前明张苍水尚书煌言破砚题词宋世莘题张忠烈公石刻遗札孙德祖张苍水先生墨蹟跋钱维乔跋张忠烈公墨蹟王家振再跋张忠烈公墨蹟王家振祭苍水张公文全祖望合祭钱张二公文前人合祭钱张二公于砌街李氏文前人旌忠庙祭正室钱张二公文黄桐孙杨氏经畚塾祭文杨家駒明张忠烈公墓石记邵志纯书张忠烈公墓石记后秦瀛

世系校订清池张氏世系图表清池张氏宗谱世系原图

世德录清池张氏世德录引张尹忠续世德录序张肇治文节公传（「宋史」）槐隐轩记袁士元槐隐轩记志后张绍宗自然老人事实张绍宗自然斋杂言张绍宗自然轩记周礼自然轩诗周礼又周翰又谢谨又张得中又全朴又倪维哲又邱达又陶恭明故颐庵处士张公妻陆氏合葬墓表洪常张伯祥传（「鄞县志」「孝友」）闻性道张伯祥传（「鄞县志」「人物」）钱维乔张圭章传（「宁波府志」「人物」）曹秉仁张圭章传（「鄞县志」「名贤」）闻性道明处士四岑张先生墓幢文全祖望